

帝都賦

[illegible]

Howdy



一、帝都

帝都的月色是空朦的，照着三重禁城里的楼阁深宫。

明明空中没有一丝暮云雾气、那一轮玉盘却仿佛拢了一层薄纱般，朦胧绰约，似近实远。就如一个绝色的女子、终于羞涩地从深闺中走出，却非要隔了一层面纱对着人微笑——这样的美丽、带着远在天边的琢磨不透的神秘。

——就像此刻颐馨长公主的笑靥。

景和宫的高台上月华如洗，花气轻红，侍女和宦官小心翼翼地退开三丈、站在下首等待传唤。婆娑的树影下摆着一张酒席，金杯玉盏、九菜十八碟，极尽奢华——毕竟是帝都，便是宫里的一次随兴小酌、也有不可不遵的规矩。

月桂的影子投在白皙如玉的脸上，将那一缕若有若无的笑意都遮掩了。当今武泰帝的姐姐、颐馨长公主执着银壶坐在侧首，将琼浆斟满了、奉给居中南面而坐的男子，嘴角含着笑：“今晚的月色真好啊，是不是？候爷？”

居中的男子身形高大挺拔，穿着织了龙纹的玄色衣服，在树荫里看不到面目，就连一双眼睛似乎也没有任何光芒——颐馨长公主的那番话，他似乎听不到半句。递过来的酒杯放入他手中，然而他的手掌似乎没有丝毫力气、玉盏啪的一声跌在他衣襟上，滚落地上砸得粉碎。

酒水溅了他半身，可那人依旧是木然地坐在阴影中，一动不动。

“你看你，手也不能动、脚也不能动，连喝一杯酒都弄成这样……”颐馨长公主娇笑着，掏出一块丝绢擦拭着溅上男子脸颊的酒水，轻轻磨娑，娇嗔，“可怜啊，半点都不象当年那个起兵乱世、诛杀四王匡扶皇室的鼎剑候呢。”

居中坐着的那个黑衣男子依旧没有半丝反应，只是木然地看着前方。

“妹妹也真是有趣，明明知道他什么都听不见了，还这般逗他？”坐在颐馨长公主对面的女子有着不同于中原汉人的碧色眼眸，蓦然笑起来，“早知如此，当日夺宫之变时，何必下那么烈的毒把他变成

废人呢？还剔了手筋脚筋，弄得人不人鬼不鬼——偏偏妹妹却又心软、留着不杀。”

“姊姊莫笑奴家了……奴家见过的风浪太多，已经是惊弓之鸟，哪里敢大意半分？”颐馨长公主微笑着重新斟满了玉杯，“鼎剑候是何等人？不止你们明教、甚至我们夏氏的大胤国都差点落到他手里！若不是我曲意逢迎、隐忍多年，如何能得来机会和姊姊坐在此处喝酒赏月？不把他弄成这个样子，我卧榻之上、又怎能安心？”

明教三圣女之一的月圣女梅霓雅在帝都大内的高台上，看着对面娇怯怯坐着的大胤长公主，微微笑起来——果然是个狠厉的女子，足堪为自己的搭档。

当年她带领教徒从昆仑东来、穿过敦煌来到长安，就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巨大的政治漩涡中。中原大胤朝要灭明教，其中原因、原本也不是那么简单的，其中牵扯到了方方面面。这样混乱的局面中，她看见了唯一可以合作的同盟者：当时还是宗室远支的颐馨帝夏雱——那个被鼎剑候一手操纵的两姐弟中的长姐。

没有人知道这两个各怀心思的女子、是如何在这样混乱险恶之极的政局中歃血为盟、走到一起来的——更没有人知道、一年多前魔教冒死行刺景帝、并不是为了报灭教之仇，而是为了让八岁的宗室之子夏梵早日登上帝位！

那是明教、甚或是回纥国与大胤夏氏姐弟开始合作的第一步。

景帝架崩后，鼎剑候扶持七岁的孩童登上了王位，是为武泰帝。武泰帝唯一的姐姐夏雱，被封为颐馨长公主，入住景和殿，把持内宫、成为事实上的国母。而被年幼武泰帝称为“亚父”的鼎剑候权倾天下，出入宫闱更毫无避忌——朝野多有传言，说颐馨长公主为了保住幼弟的帝位，早已委身于摄政的鼎剑候。

然而谁也不知道，那个看似纤细的傀儡长公主、竟然神不知鬼不觉地分化了鼎剑候麾下的几名得力干将，甚至连他的心腹属下、智囊长孙斯远都已投入夏氏姐弟门下。从敦煌秘密返回后，鼎剑候重新染上了药瘾，而这一次却无论如何戒除都无法成功——因为他的贴身侍从已被长孙斯远买通，将极乐丸暗自掺合在摄政王的日常饮食中。

在某一曰摄政王药瘾发作、失去反抗力时，政变发动了。

禁城大门紧闭，宫闱之内只是短短半日变易了主——销声匿迹的明教同时发难、把持了内宫上下，将御林军和大内侍卫全数控制。而当夜留宿于景和殿的鼎剑候，从颐馨长公主房里出来后便成了一个活死人。

天明后，如往日一样列队上朝的那些文武百官，居然没有个人看得出、此刻坐在孩童皇帝身侧摄政的鼎剑候，已经成为新的傀儡。夏氏姐弟暗中已夺回了大权，然而顾忌着分布于天下的效忠于鼎剑候的军队，极力掩饰着政变的消息，而依旧让这个傀儡坐在原位、借他之手继续一步步铲除着反对势力。

听得长公主如此说，梅霓雅嘴角却露出一丝锋利的笑意，注视着木无反应的鼎剑候：“留着他终究是个祸患。何不早日解决？莫非妹妹衾枕承欢多年，舍不得了？”

“舍不得？呵呵……姐姐真是说笑了。”颐馨长公主掩嘴微笑起来，转头看着月圣女，眼色忽地沉静下来，“百足之虫，死而不僵——忠于鼎剑候的人还没死绝呢，中原的军队十有六七效忠于他，万一激起哗变可是大大不妙。别的不说，敦煌城中手握十万大军的高连城、不就是出自鼎剑候门下？”

说起敦煌，梅霓雅手指不易觉察地握紧了，点头：“不错，高连城英明勇武，用兵不在其兄舒夜之下，的确是个心腹大患——父汗连年出击、都被他挡了回去。”

颐馨长公主微笑着喝了一杯酒：“高连城也罢了——多亏你父汗围攻敦煌，此刻西域吃紧，他就算知道了、也还不顾得帝都这边。”

梅霓雅诧异：“那你怕什么？”

“斯远死活都不肯让我杀了他……大约还念着旧情。”颐馨长公主放下酒杯，忽地笑了笑，若有所思，“我也不好和他撕破脸——毕竟用得着他的地方还多着。”

梅霓雅似乎有些不解，扬眉：“也真是奇怪，当日拜倒在妹妹石榴裙下、不惜叛了主公的是他；夺宫之变里献计献策、一举定江山的也是他——妹妹你还许了事成之后便下嫁，将大胤江山与他共享。他还有什么顾虑，要顾惜鼎剑候性命？”

“斯远说留着鼎剑候，可以一步步吸引散布各地的余党前来，便于一网打尽。其实我想，他大约是心里有愧吧？”颐馨长公主微微摇头，“他跟了鼎剑候那么多年，毕竟有情分在——他若是斩钉截铁的要置其于死地，反而有点说不过去。”

梅霓雅颌首，沉吟：“论家世、长孙一族是你们大胤名门巨族；论才智，也是个难得的人才——妹妹嫁了他也算得人，将他牢牢攥在手心里，将来复兴大胤也少不得他。”

提起那个未婚夫，颐馨长公主眼神有些复杂，正待说什么，那黑沉沉的禁宫里，猛然闪过几道雪亮的光！——是谁？居然闯入了层层把守，防卫森严的禁宫？

“十二黑衣何在？”月圣女梅霓雅悚然动容，回首呵斥。

然而话音未落，一物忽地从高台下扔了上来，滚落在宴席前。

月明如水，赫然映出一个须发皆张的人头！

“阿七？”梅霓雅脱口惊呼出来，认出了是属下十二黑衣中的一人，手一按腰侧，束腰软剑已弹了出来。

“妖女，拿命来！”刺客一声低喝，电光随着人头激射上来。然而月圣女梅霓雅摆腰掠起，一丈长的软剑层层展开，转瞬将整个高台笼罩在剑影之下。刺客经过方才一轮搏杀，显然已经有些不支，此刻只勉力抵挡，无法向鼎剑候那边进得一步，只能嘶声力竭地唤：“候爷！候爷！我们来救你了！”

然而，那个玄衣龙纹的男子端坐在月桂树下，木无表情。

那个刺客还待拼命，梅霓雅的软剑已经如灵蛇般缠住了他的脖子，剑尖抵在凸出的喉结上。然而那个刺客居然毫不畏惧，拼着性命不要一般、向宴席旁的鼎剑候扑去！

“候爷！你怎么了？我们来——”话说到一半的时候，软剑锋利的边缘已经削断了来人的咽喉，人头滚落在宴席上，血喷洒了鼎剑候一身，然而他依然仿佛什么也听不见、什么也看不见一般，木然坐在那里，直直看着前方。

“真糟糕……又弄坏了一桌酒席。”颐馨长公主叹了口气，伸出戴着长甲套的手勾起那颗人头，看了看，扔到了鼎剑候怀里，“你看，多

忠心热血的属下啊.....是探丸郎吧？可惜，你中了梅霓雅的摄心术，不管他的血有多热、你都已经感觉不到了吧？”

那颗人头滚落在衣襟上，睁大的眼睛正好对准了他，然而鼎剑候的眼睛却是无神的。

仿佛想起了什么，颐馨长公主眼神却有些犹豫：“可我...总觉得不放心。朝廷上虽然没有敢再反对我们了，各地的驻军也暂时被稳住，不曾进京哗变。可江湖上那些人却一批批的来！也不知道当初鼎剑候给了他们什么好处，如今他们这般舍命。”

梅霓雅站在高台上，凭栏看着底下重重的宫殿，其中，不知道埋伏着多少明教人马和大内高手。今晚来的那一批刺客、也已经被全数歼灭在这些阴影中了吧？可不知道下一批、又什么时候会来。

梅霓雅冷哼一声，长眉一挑：“中原武林也实在太不识抬举了，敢和官家作对？”

“大胤兵荒马乱了这么些年，无君无父、强者为王，官家的威信早没剩多少了。当年鼎剑候起于江湖草莽，结识不少武林中人。那些江湖人义气为重、哪怕什么王法？”颐馨长公主有些苦笑地摇摇头，“将来奉你们明教为国教时、大约还会遇到更大麻烦吧？”

明教月圣女低低笑了一声：“长公主是要明教出手，替你除去鼎剑候的江湖势力么？”

颐馨长公主注视着杯中的美酒，一字字道：“‘探丸郎’一日不除，我一日不得安睡！”

长安探丸郎，原本是直属鼎剑候的杀手组织。当年鼎剑候听从智囊公孙斯远建议、从长安城的落魄寒微少年中招集武功出众者，恩威并施地培养出了一批杀手，以对付与他作对朝上官宦、阵前大将。每次行动前，那些少年杀手便探丸作分工：探得红丸者杀武官，黑丸者杀文官，白丸者则负责联络和收敛尸体——乱世中，“探丸郎”这个称号悚动一时，在中原的威慑力不下于西域诸国听到“修罗场”之时。

夺宫之变后，颐馨长公主和明教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控制了禁宫上下，将鼎剑候掳为阶下囚。秘密倒戈的智囊公孙斯远、更用计引来探丸郎中排位前十者、由明教派出高手一一歼灭——一场血战后探丸郎剩余人马突围而去，便和深宫中的鼎剑候失去了联络。

朝廷也不是没有派人去追查，然而中原武林人多为鼎剑候故交、虽不好明着和朝廷作对，可暗中支持包庇却是少不了的。是以那个由鼎剑候一手培养的杀手组织，一离帝都、就消失在茫茫江湖之间。

虽然遭到狙击后元气大伤、群龙无首，可这群长安少年郎依然以惊人的忠诚和毅力，坚持不懈地一次次冲击内宫、试图将主人救回。而夏氏扶植的朝廷势力、也时常遭到刺杀，一时间让大内御林军和明教都极为被动。

“妹妹想来已有了妙计？”梅霓雅试探地问了一句，一直不知道这个看似弱不胜衣的娇怯怯公主心里、转着什么念头。

颐馨长公主没有回答，只是又倒了一杯酒、递到那个已经木无反应的王侯嘴边，看着那个傀儡听话地喝下，扯出丝绢替鼎剑候擦了擦嘴角，忽地回头对着梅霓雅粲然一笑：“我已让斯远去了南疆、把公子舒夜寻回帝都来。”

“公子舒夜？”这一惊非同小可，即便决断沉稳如月圣女都变了脸色，“那个修罗场第一杀手、鼎剑候的刎颈之交？你疯了？居然去找高舒夜？现下幸亏他不知所终，如他在、你我今日大计哪里能成——你居然想把他找回帝都？这不是开门揖盗么？”

颐馨长公主纤细的手指拿着丝绢，轻轻笑了笑：“是啊.....如果不是你认出了鼎剑候就是墨香，我怎么也想不到、远在西域的那个敦煌城主，居然是鼎剑候的至交。这一步棋子、可算埋的深。真不知道、这样埋着的棋子，还有多少？”

梅霓雅有些不解：“那你为何.....”

“我不抢先派人去找公子舒夜，难道还等着那些鼎剑候余党先找到他？”颐馨长公主蓦地冷笑起来，“那些余党们群龙无首、只缺一个领袖登高一呼——与其让人勾结外盗杀上门，还不如开门揖盗来的大方些吧？我派斯远去埋伏在他身侧，将他引回了帝都，然后.....”

琉璃错金的长甲套勾起了方才那个刺客的头颅，秀美纤弱的长公主笑了起来：“然后，等着看吧.....我要把那些不怕死的家伙一网打尽！”

颐馨长公主站了起来，手捧满杯美酒，看着梅霓雅微笑了起来：“待得天下重归夏氏手中，我必立明教为大胤国教、普天下建摩尼

寺六百四十座，同时割敦煌以西十二州于回纥，姊姊为西域中原两地教母，天下无不奉若生佛。”

梅霓雅接过酒一饮而尽：“但愿如妹子所言！”

月桂树下，大胤长公主和回纥教母相视而笑，一个娇弱文静、一个明丽爽朗。然而这两双纤纤玉手里、却掌握着扭转乾坤颠覆时局的力量！

那是怎么样一个乱世？当所有王室男丁都在内乱中自相残杀殆尽、当大胤夏氏一脉只剩下一对孤儿，那个原本只会在深闺中待嫁的贵族女子竭尽了全力，终于将几乎被谋夺的国政保全。

两人还要继续说什么，忽然台上传来了脚步声，黑夜里一行明黄色的宫灯飘了过来，引路的宫娥身后是一座锦绣的肩舆，上面一个妇人怀抱着一个七八岁的孩童，神色惶惑：“禀公主，皇上半夜醒来忽地不停哭叫，说要见公主。臣妾无法，只好……”

“阿姐，阿姐！”不等那妇人说完，那个孩童忽地哭喊起来，扑入了颐馨长公主怀中，“我怕！它们又来了……那些白色的小鬼、又在我床上跳舞了！”

颐馨长公主看着痴痴傻傻的弟弟，眼里那一点冷锐睥睨瞬间消失了，换上的是由衷的疼爱，连忙抱着小皇帝轻声哄：“小梵，小梵，不要怕，那些鬼早就跑了。啊？”

“它们没跑……我每夜都见到它们！阿姐，它们…它们从地下爬出来，在我床上唱歌跳舞，踩我……我、我要死了……”年幼的武泰帝哇地大哭起来，语无伦次，“阿姐，阿姐，你不要杀亚父啊……我好怕……亚父很好，你不要杀他……”

颐馨长公主，摇了摇头，无声地叹了口气——她的幼弟作为夏氏唯一的血脉、却自幼体弱多病。长到了七岁、智力却依旧停留在两三岁小孩的水平。而那一日、在亲眼见到姐姐猝然发动血腥政变后，年幼的皇帝更是受到了极大的刺激、从此开始夜不能寐，幻觉连翩。

那一次夺宫之变里、鼎剑候“正好”毒瘾发作，无法自控，然后接着中了她下在酒里的毒，失去了反抗能力——然而他的随身的侍从却不顾一切地战斗、没有一个人肯投降。直到最后一刻，那些忠心的侍从明知无望、居然纷纷服毒自尽。

那一夜过后，整个景和宫内外，栏杆上、墙壁上、屋顶、台阶，全部溅满了血，犹如屠场。阿梵当场就被吓得大哭起来，怎么也劝不住，神智更加痴傻了。

后来，为了对外掩饰这场政变、那些尸体被就地掩埋。景和宫外那片盛开的菊花底下，只怕都是些支离的白骨了……难道，真的是那些厉鬼缠上了阿梵？

改日等外面的局势平定了，该让梅霓雅请明尊降临、驱邪辟恶吧？

颐馨长公主耐心地哄着哭叫的弟弟，将他抱到酒席边上，让弟弟看着端坐在桌边的鼎剑候：“喏，亚父在这里呀！好好的，姐姐怎么会杀亚父呢？”

看到熟悉的脸，年幼的武泰帝止住了哭声，定定看着那张木无表情的脸，半晌忽地问：“亚父……真的活着？我觉得他死了呀……他这样子，是不是死了？”

“胡说，亚父当然是活着的，”颐馨长公主勉强笑着，急于将弟弟抱开，“亚父只是倦了了，他每日要处理很多政务的，小梵你乖乖的睡，不要打扰他。”

“不！我要和亚父睡！要亚父给我讲故事！”武泰帝却不依，又大哭起来，“有亚父在，那些白色的小鬼才不敢来……阿姐，我要和亚父睡！”

颐馨长公主无法，抱着弟弟哄着，哄着哄着，不知为何眼眶就是一红，落下泪来。旁边的宫娥侍从噤若寒蝉，不敢出一声。

二、梦寻

九月已经是秋季，然而南疆一眼望去、还是那样葳蕤茂盛的浓绿。

暮色笼罩苗寨的时候，竹楼上的火塘边围坐着一家子人，气氛热闹。按照苗寨的规矩，那个远方来的白衣客人喝过了三道茶：第一杯是油茶，第二杯是苦茶，第三杯是甜茶。丝毫没有不习惯的表示，白衣客人不动声色地将五味杂陈的酒喝了下去，赢得了火塘边苗人男子叫好一片。

“舒夜，拿着。”主人家的孩子阿岩将斜支着的竹筒从火上拿开，用小刀一剖、便成了两碗喷香的米饭，递给了那个白衣人一份，自然而然地叫着客人的名字——却全然不知这个名字背后、曾经有过怎样惊天动地的过往。

鱼已经烤得焦黄，火塘旁坐着的老人斜过身子、眯着昏花的眼睛将手中某种果实碾碎了，细细撒在上面，竹楼里陡然便弥漫开了一股奇异的香味。老人用筋脉暴凸的手将鱼分成几块，夹了一份到他碗里。

然而这样热闹舒展的气氛里，公子舒夜依然心急如箭，没精力绕圈子客套，便从怀中抽出那轴画卷，跪坐在老人面前，徐徐展开，恭敬地提出了此行最重要的一个目的：“请问寨老，您见过这个人么？您知道这个人的下落么？”

老人喝着玉米酒，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亮光，看了看白衣客人，没有回答。

“我找了她很久……从西域大漠一直找到了这里，”公子舒夜知道这位异族老人是扶郎寨的寨老，同时也是苗人中的鬼师，在当地有着极高的声望，此刻恭谨的俯身请求，从怀中掏出一封金叶子，放在老人面前：“她是我妻子，我走过了千山万水、就为了找到她。您若能指点一二，我必然竭尽全力报答。”

老人眼睛霍然睁开，看了他一眼，也没说什么，只是一声厉喝：“送客！”

所有人都惊住，火塘边喝酒的男人们都面面相觑。

“阿爷！”阿岩不知道哪里出了错，哀求着叫了一声，嗫嚅，“我知道这个画上的人来过家里。舒夜是个好人，你帮帮他吧。”

“好人？你知道画上是誰？你看到銀箭和金弓了么？這是拜月教里的東西，”老人咳嗽着，渾濁的眼睛里放出戒備的冷光，“竟然敢说神女是他的妻子！还试图用金子来收买我们——亵渎月神的人！你快快送走他，不然拜月教知道了，会连我们一起惩罚的！”

一听到“拜月教”三个字，所有人都噤声，连阿岩也低下头去。苗疆万里，巫蛊之道众多、大小教派林立，而拜月教却是执牛耳者，拥有无数的教徒——这个扶郎寨的苗人也大半是月神的信徒，此刻一听，立刻起了敌意。

“侍月神女？”公子舒夜怔住，然而很快就明白过来了——沙曼华在来到昆仑大光明宫之前、的确是苗疆拜月教中地位崇高的神女，为了两大教派的联盟而被派往西域的。

记忆中，沙曼华的形象总是和雪山、荒漠、古城联系在一起，他几乎已经忘了这个女子的真正身份，忘了这个葱郁浓绿的南疆才是她真正的故土。

“对，我竟忘了她是拜月教的人……”公子舒夜喃喃，忽地醒悟，“那么她是不是回了月宫？”但火塘边所有的苗人都对他冷眼相看，没有人再回答他一句话。

“走吧。”阿岩扯了扯公子舒夜的衣服，递了个眼色。走下竹楼，阿岩神色复杂地看了他一眼，低声道：“原来你找的那个人是侍月神女……那谁都帮不了你了。”顿了顿，少年把自己知道的都告诉他：“半年前她们来寨子里的时候，和那个神女一起的婆婆已经奄奄一息了，似乎是感染了极厉害的瘴气和巫毒——阿爷说只怕只有灵鹫山月宫里的风涯大祭司才能救她的命。那个女子就背起那个婆婆走了……”

“是去了月宫？”公子舒夜脱口，一把抓紧了阿岩，“告诉我月宫在哪里！”

阿岩站在吊脚楼的竹梯上，压低了声音和来客说话，生怕楼上的族人听了责骂：“没有人知道月宫在哪里——阿爷说，月亮是从灵鹫山背后升起的。”

“月出之处么？……”公子舒夜神色一震，扬眉，“向着东方一直走，到了天之涯、定然就能看到月宫了！”

到天之涯？少年被那样斩钉截铁的语气惊住了，带着钦佩的眼光看着这个白衣客。

“多谢你。”公子舒夜不再多说，将怀中的金叶子放入阿岩手心，便连夜上路。

阿岩忽地想起了什么，脱口惊呼起来：“别出去！舒夜，不能出寨子！”因为惊慌，他顾不得压低声音不让楼上族人听到，嘹亮清脆的嗓音忽地划破了苗寨静谧的黑夜。

公子舒夜已经掠出了十几丈，此刻诧然回头，看着少年从吊脚楼上跑下来。

阿岩跑得气喘吁吁，脸色焦急：“晚上不能出寨子！这几天外头每座山头上都有‘五蛊神’赶路——所以夜里是万万不能上路的！”

“五蛊神？”公子舒夜微微一怔，苗疆巫蛊之道横行、时时处处都有忌讳，这些他不是不知道的——可此时此刻以他的心情，实在不想再耽搁片刻。他对阿岩笑了笑，手指轻点、袖中的承影剑跳出了一尺：“没关系，无论什么蛊，都伤不到我的。”

看到客人不听劝阻，阿岩更是焦急，顿足：“你听听！仔细听听！五蛊神在夜里赶路呢！”

夜风是冷而湿的，夜里有淡淡的雾气从周围群山中飘来，游弋在寂静的苗寨里，仿佛一个个淡白色的幽灵。然而，就在着万籁俱寂的夜里，细细听去、却有细碎的簌簌声连翩响起，仿佛极远处有数不清的细小蛇虫在夜中行走。

那种铺天盖地而来的细碎声音、让人听久了心里不由生出层层寒意来。

公子舒夜眉头蹙起，问：“五蛊神是什么？和拜月教有关系么？”

听得“拜月教”三字，阿岩的神色也恭谨起来：“五蛊神是苗疆的神物啊……到了夜里，凡是月光照到的地方、山岭大地都是五蛊神的行道！它们只听从拜月教主的指令，也只有教主有驱使五蛊神的力量！——你千万不要出去、以免挡了五蛊神的路……”

“阿岩！在这儿罗嗦什么呢？”这边话没说完，几个族中壮丁已经赶来，一把拉开了少年，“阿爷让你赶快回去！半夜三更的，是五蛊神赶路的时候，惊动不得！”

少年挣扎着，却拗不过几个壮汉，被叔伯们拖着往回走去，嘴里还是一叠声的嘱咐他、千万不要在夜中离开寨子。

公子舒夜握着剑，站在一团团飘移的雾气中，并没有回答，只是对着那个苗人少年微微一笑、转身消失在夜色里。阿岩大声的叫他，白衣客人却再也没有回头，浓重的黑暗迅速地将他整个人裹入、湮灭。就如那样瞬忽地来到这个荒僻的苗寨一样、又瞬忽地消失了。

他去了哪里？是月出之处的灵鹫山么？那个天之涯……可能真的到达？

三、百鬼夜行

南疆的草木是出奇葱郁的，一踏入扶郎山麓的林间、行不得几步，头顶便没了一丝月光。脚下是软而湿的落叶土壤，藤蔓垂挂纠缠着，仿佛在密林中布下重重叠叠的罗网——这种山林，除非是阿岩那种自幼生长于斯的土著、才能在暗夜里穿过重重密林赶路。

再一次劈开挡路藤蔓的时候，公子舒夜终于吐出了一口气，放弃了连夜上路的想法——或许，自己真的是太心急了？然而不等他找到地方休息、等待天明上路，四野里那种诡异的簌簌声又响亮了起来。

仿佛千万微小的动物贴着地面急速爬行而来、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细碎响声。整个空旷的扶郎山麓、四处充溢了这种单调而可怖的声音！

五蛊神？难道这就是苗人口中拜月教驭使的五蛊神？

公子舒夜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密林里，试图听声辨位、然而那些铺天盖地而来的声音充斥了每一个方位，根本分不清。在他凝神不动的刹那、忽然间有冰凉的水流一掠而过，湮没了他脚背——是什么？

那一瞬间、本能让他就要拔地而起，一剑挥下。然而他还是忍住了，一动不动。

一阵阵冰冷的触感从脚背流过，源源不断，伴随着另一种诡异的滋滋声——蛇！暗夜里从四面八方山野中涌出的、竟是无数毒蛇！那些不知何处涌出的蛇汇聚成了巨大的洪流，在黑夜里急急赶路，朝着某个方向涌去。

空气中涌动着腥甜的味道，让他几欲呕吐。然而置身于巨大的蛇流中，他不敢乱动分毫，生怕自己一动、便会惊动这些夜中赶路的蛇群。全身肌肉都已经蓄满了力道，剑气弥于指尖，在一条毒蛇刚从脚背溜过、第二条尚未赶到的那一瞬间、他瞬忽飘起，半空中手指攀上了一根藤萝，身形便如一只大鸟稳稳落到了枝头。

枝叶间总算抖落了几星亮光，破开了南疆密林中令人窒息的黑暗。

然而借着那一星光亮一眼看去，公子舒夜却是倒抽了一口冷气，忙不迭的松开了手指、足尖一点树枝、再度掠起——蜘蛛！在密林的

枝叶间，居然密密麻麻地爬满了蜘蛛！那些蜘蛛色彩斑斓、形状颜色各异，均是巨毒之物，此刻却也和那些毒蛇一样、自行成群结队地沿着枝叶爬行，朝着同一个方向匆匆而去。

再也不敢触碰任何地方，他一连用剑借力几次，才跃出了那片林海，在一颗巨大的杪椌树梢停住了脚，吐了一口气——杪椌树是一种奇异的树木，据说在这种树身侧一丈之内、没有任何毒草毒花可以生存。而显然这些暗夜里赶路的毒虫也畏惧着这种相生相克的力量、纷纷绕开了它，继续着自己的行程。

这棵杪椌树高达十多丈，远远超出了树林中其余同类，枝干如云一样铺开。

公子舒夜就坐在这棵出尘的灵木上，看着脚下那般诡异的情形出神——今夜是满月，月刚至中天，将清冷的辉光洒遍了岭南大地的苍莽群山。而在这皎洁的月光下、满山遍野的树木都在微微起伏，仿佛有微风不停吹拂。

其实，是每一棵树木的枝叶间、都有无数各类毒虫在蠕动！

他将枝叶削开了一些，让月光透入底下的密林，看着暗夜里的毒流匆匆汇聚、涌动。不知从何而来、又到何处去——然而在杪椌树上俯瞰下去，连公子舒夜这种艺高胆大的剑客、都有一种从心底冒出的寒意。

他看到了恍如梦境的景象：那些毒虫仿佛不约而同地朝着同一个方向而去，分门别类、秩序井然。无论是蜘蛛、毒蛇还是蜈蚣蝎子，都有自己的道路，每一个都循着同类的脚步前行，不同族类之间绝不逾越半分。行路中、不时会有强壮的同类跳出，和领头毒物厮杀，所以领头的毒物也在不停的更替，优胜劣汰、直至越来越强壮。

这一切都井然有序，仿佛暗夜里有无形的手在操控着一切，让这些毒虫俯首帖耳。

他忽然明白过来了——苗人所谓的五蛊神、便是这些毒虫吧？毒蛇、蜈蚣、蝎子、蛤蟆和蜘蛛，这苗疆里用来提炼蛊虫的“五毒”！这几年来行走于南疆大地，他也看到过有能人异士操控蛇虫、甚或施用异术；然而，能控制这么多毒物、进行如此大规模的迁徙，这根本超出了他以前的见闻！

是拜月教主？能有如此操控毒物力量的，在苗疆只有拜月教主了吧？

然而.....这样大规模的召唤和迁徙毒物，又是为何？莫非是教中出了什么大事？

公子舒夜坐在三十丈高的杪楞树上，俯视着脚下浓荫密林，心事重重。这片陌生的土地上的一切都是那么诡异莫测，非常人所能想象。他孤身一人一剑闯入南疆，此刻真是有了沧海觅一粟的茫然。

若一切如阿岩所说，那么沙曼华来到这个扶风寨已经是半年之前、那之后她便带着明教长老妙水婆婆，骑着白狮去了灵鹫山月宫——她是拜月教的人，对苗疆一带应了如指掌，那么，现今、她应该已经到了拜月教总坛月宫了吧？而看现下这种情况，拜月教内部，应该也出现了很大的变故，才会惹得苗疆千山蛇虫横行。

不知道她如今、又是如何.....

如果跟着这一群迁徙的毒虫走去，迟早也能碰到和拜月教相关的事情，进而打听到那个渺若云汉的月神之宫吧？

—

灵鹫山上的月色似乎分外的明澈，仿佛月神也偏爱自己的教民、将天下月华中的三分慷慨地倾泻在了山顶的月宫中。

圣湖和神庙沐浴着月色，然而一向信徒众多、彻夜祈颂不绝的月宫里，此刻却笼罩着一层死一样的寂静，空气中充满了不祥的血腥味，侧耳听去、满山遍野的咿咿声如潮水般涌来，无数的毒物汇集在月宫周围、将这个南疆圣地包围，如同一座孤城。

高高的祭坛上，伫立着一个女子的身影，披散着长发，广袖长襟，对着当空朗月举起了双手，高声祝诵着什么，每一次她声音转为尖利的时候、四野中蛰伏待命的毒物便是一阵骚动不安。那女子穿着白色的长袍，上面刺绣着极端繁复的曼珠沙华的花纹，孔雀翎毛的饰边，在暗夜中灿烂夺目。

她的脸是象牙一样柔和光洁，额头很高，有着智者和神女交汇的光芒，散发出震慑人心的美丽。漆黑的发上没有任何首饰，只在左边脸颊上用金粉画了一弯极小极小的月牙儿，闪着黯淡的金色，仿佛是第三只金色的眼睛，窥探着教众的心灵。

那是苗疆至高无上的拜月教主的身份标记。

然而此刻，这张美丽的脸却因为紧张而微微扭曲。她不停的祷告着，一边抓起案上朱红色的粉末、投入到祭坛中央的石鼎中——嗤啦一声，腾起了一股淡红色的烟雾。那粉末是由金线菊、黑心莲、毒蟾卵、沾了瘴毒的菌类、再加上拜月教圣花曼珠沙华几种毒物烧灰炼成，只要一丝一毫的气味散播出去、四野毒虫无不俯首听命。

红雾散入空气、四围的毒物蓦然发出了可怖的嘶喊，相互扭打在了一起！翻翻滚滚中，终于又有五只毒虫成为各族之王，从四周向着祭坛爬了过来。

拜月教主将手伸到了神鼎上，指尖忽然滴落了一串殷红色的血珠。

那五只毒王仿佛嗅到了血的味道，一跃而起，直直投入到那滚热的神鼎中，在里面再度剧斗起来。而拜月教主只是将手伸在神鼎上方，不停将自己的鲜血注入其中，口唇开启、喃喃地祝诵着什么，脸色越发苍白得可怕。

“夷湘，你竟然不惜使用分血噬魂术、也要制我于死地？”圣湖边，一个白衣人遥望着高台上施展蛊术的拜月教主，冷笑，“你难道不知，历代拜月教主、从来都不会比大祭司拥有更强的力量？”

月光照在湖面上，泛起万点银光，映照在白衣上。也不知是那袭白衣用什么织成，皎洁的月色被湖光一映、竟仿佛活了一样，在衣襟上流动。然而璀璨夺目的、还是那位白衣人深碧色的双目，以及额环上那一块血红色的宝石。

暗夜里，那一点光芒分外夺目、竟似震慑住了一旁蠢蠢欲动的剧毒蛇虫。

这一次月宫内乱，拜月教主与大祭司彻底决裂，相互间斗法已经持续了一个多月。

他身侧重重叠叠堆满了各种各样毒蛇蜈蚣的尸体，几乎垒成了一道三尺高的墙。然而后面黑暗里，依然有无穷无尽的毒物准备着张牙舞爪扑上来——白衣祭司伸指点出，背后圣湖中死水微澜，仿佛有什么跃出了水面、让空气陡然发出了奇妙的扭曲——那是应祭司召唤而

来的鬼降。似乎有无形的力量瞬忽出现、将一只跃来的毒蛤在半空化为齏粉。

“去！”就在此刻，远处高台上陡然传来了拜月教主凄厉的语声！

药物和血混和的味道还弥漫在风里，而神鼎随着那一声厉喝轰然碎裂——原本入鼎的五只毒王赫然无踪，从中腾起了一只庞然大物！那只怪物蜿蜒在半空、身长几达一丈，两只眼睛在暗夜里发出红惨惨的光，瞬忽扑近、遮蔽了他头顶上的所有月光，张开了遍布利齿的血盆大口。

“蛊王！”风涯大祭司脱口低呼了一声，按住了额心的那枚红色宝石——那是拜月教三宝之一的月魄，可以辟易一切邪魔异兽。

然而，不等他发动降头术召唤鬼降，头顶的月光陡然消失了。月光一旦消失、他的力量便滞阻了一下，湖水中的恶灵居然不曾听命涌出！

“夷湘……我将你从小带大，教给你一切、你如今竟这般恨我？”在蛊王当头扑下、一口咬住他半边肩膀的时候，风涯祭司没有丝毫痛楚的感觉，眼里深碧色慢慢凝结成冰。

他忽然长笑起来，声冷如冰，大笑声中、额环上红宝石如一道电光贯穿了蛊王的身体，那个庞大的怪兽、居然应声裂为两半！

白衣祭司风一般地从漫天下落的血雨中掠过，转瞬逼到了神坛前。

“起！”拜月教主却丝毫不惧，手指一点，周围无数的蛇虫毒物便如雨般扑了过来。然而这些普通毒物、又如何能阻挡祭司的脚步？风涯祭司如天外飞仙般掠过，手指探出、已然点住了拜月教主颈侧的血脉——然而奇怪的是她居然不避不闪，眼里也没有畏惧的光。

“夷湘，你竟敢叛我！”风涯大祭司眼里陡然闪过妖异的狠光，手指并拢，厉声。

“风涯大人！”就在那一瞬间，他听到了暗夜里有个声音急促地唤了一声。

风涯微微一惊：是沙曼华那小妮子？也真是可笑……这个昔年被送往大光明宫的神女居然自己跑回来了，可一回来、偏偏遇到了教中最大的一场内乱。

风涯大祭司冷笑，手上却片刻不停，手指微一用力、便掐断了拜月教主纤细的脖子——那一瞬间、温热的血如喷泉一般濡湿了他的手，他怜惜而轻蔑地看着这个即将失去生命的女人，叹了口气：“背叛我的人，死后只能永困湖底。”

夷湘却在笑，眼睛里充满了嘲讽。怎么？陡然觉得有什么不对，他想回头、忽然发现自己的身体在一瞬间不能动弹了。是血咒！……是夷湘居然用自己全部的血下了咒术，在这一刹那把他困在了神坛上！

“风涯大人！”背后那个声音越发惊慌焦急了，“小心！”

他努力想解除身体的麻痹，然而这个用生命作为代价的咒术太过可怕，即便是拜月教灵力无上的大祭司、都被困住了动弹不得。在眼角的余光里，他看到了极其诡异的景象——在他身后的黑夜里，那一只被剖为两半的蛊王、竟然又重新复合了！

巨大的蛊王呼啸而来，冲向祭坛上的两人。夷湘的血似乎刺激得它发了狂，不管不顾地要将祭坛上所有人都吞噬下去！

“祭司大人！夷湘姐姐！”沙曼华从远处急奔而来，眼看已经来不及赶到，便立住了脚，引弓发箭，连珠成一线——那一瞬间、七道光华撕裂了黑夜、追逐着那条蛊王腾空的轨迹，将巨大的妖兽钉在了虚空中！

四、拜月教主

好长的噩梦.....原来，祭司也是会做梦的么？或者只是暂时的魂不附体？恍惚中，他依然停不下思考，在虚浮的感觉中不断的自问自答。

那也是这长得看不到的岁月中、他唯一可以做的事情。

如果不出现意外、遇到比自己更强的术法家，拜月教的大祭司是不会老也不会死的。他们的生命远远长于一般人——许多人都奢望永生和无上的力量，然而没有人知道永生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。

“虽然我们在苗疆至高无上，但是你要知道、其实我们不过是一个怪物。”依稀中，想起前一任祭司帝江对他说过的话——那时候他还是一个普通少年，有幸被拜月教大祭司收为弟子，有着无穷无尽的好奇心。

拜月教的大祭司偶尔会收徒弟，传授一些术法秘籍，引导他们窥探天地的奥义。但在那些徒弟几乎都无法触摸到祭司的宝座——因为师傅是永生的，而凡人终将老死。那些徒弟往往只是作为拜月教的左右使者、终其一生。

然而帝江在说过这句话后不久，却真正的死去了。

师傅在琼州那边和一个当地著名的鬼师斗法时死去的——那时候全南疆为之震惊。谁都没有想到那个五仙教的鬼师有如此厉害的术法修为，竟然将拜月教大祭司都斩杀在半空！为了给师傅报仇、也为了挽回拜月教在南疆的至尊地位，他在继任祭司后去往琼州，一番斗法恶战后、终于杀死了那个鬼师。

“那个拜月教的祭司.....根本没有...布下防御的结界。”临死前，那个鬼师忽地喃喃道，有毕生未懂的惊诧，“你.....知道为什么吗？”

为什么？他想他是知道的。师傅，根本是想彻底结束这种“永生”的苦境。

然而，永生是苦境么？

那之后又过去了多少年？已经不记得了.....在拜月教中，祭司是至高无上的，教主不过是名义上的最高领袖。刀姬、阿慕、摇光.....

直到夷湘，他忘了自己到底从南疆苗寨万千教民中、选出过多少神女。又从那些神女中、封了几个教主。

那些出身高贵的少女、被所有教民尊称为月神的纯血之女，然而，在他看来也不过是容易朽烂的白骨而已。他也曾收过几任徒弟，然而那些徒弟比他更早地“转生”去了……

凡人生生不息，神祇明明灭灭——而他又算什么？

“我们不过是怪物。”恍惚中，他苦笑着、喃喃重复师傅当年的话语。

“嗯？你说什么？风涯大人？”忽然间耳边听到一个怯怯的声音，询问。

这个声音……是沙曼华？他游离的神智陡然一清，睁开了眼睛。入目的便是湛蓝的天空，和一张惶急的脸——那个丫头……当年十岁就被送往昆仑的丫头，居然长这么大了？也变得这样美丽。

他忽然有些感慨，想抬手，却发现手臂没有力气。

——是昨夜和夷湘那一场决斗、消耗了自己太多力量罢？

他心里陡然一凛，迅速地看了沙曼华一眼，不知道这个丫头是否看出了自己此刻的状况——“夷湘死了，你便是教主。”想也不想，他蓦地开口，试图稳住她的心，“招集教民前来吧，我现在便在神殿内举行仪式、与你封号。”

“嗯？”然而沙曼华怔了一下，没有表示欢喜，环顾着四周尸横遍地的样子，再也忍不住：“怎么会这样？……夷湘怎么会杀祭司大人？她、她昨夜的样子就像疯了一样！”

“她是疯了。”祭司冷笑起来，隐约带着彻骨的失望，“权欲激得她发疯了……她想杀掉我、做真正的教主！我给她的已经够多，她却总是不知足。”

勉力调着内息，他慢慢扶着地坐起来，巡视着俨然修罗场的月宫，嘴角浮出冷笑：“沙曼华，看来当年我是小看了你的潜质——十五年后，你居然有了射杀蛊王的力量？西域大光明宫，果然也是名不虚传。”风涯微笑，眼神却是冰冷的，示意：“扶我起来！”

沙曼华上前扶起了白衣祭司，感觉他的手如冰一样寒冷。

“看来，倒是你没有辜负我当年的心血。”侧头看着惴惴不安的女子，风涯嘴角慢慢溢出笑意——忽地抬起手，在沙曼华颊边划了一下，勾出一弯新月的形状：“我原本还在想、夷湘死了，该从现任的两位侍月神女中选哪一位当教主？——看来如今是不用费脑子了。”

然而沙曼华脸色苍白下去，顿了顿，仿佛鼓起了勇气，才开口：“祭司大人……我、我不是为了当教主才回来的。妙水婆婆染了瘴毒，都说只有您才能治，所以我……才冒昧再回到这里，求您救她。”

“为了那个老婆子么？”风涯再度诧异，蹙眉看了一眼白狮上驮来的老妇，“她染了桃花瘴和碧蟾蛊，没救了。”

“祭司大人，求求您救她！”沙曼华吓了一跳，哀求，“只要还有一口气，以您的力量、都能将她救回来！”

风涯的眼神却一直是冷淡的，“那老婆子不是教民，凭什么要我救她？现在我们拜月教和明教、早已经没有瓜葛了——中原在剿灭魔教，我可不想把我的教民拖下水。”

沙曼华拉着他的衣袖，苍白了脸：“祭司大人，求求您。”

“你答应留在教中继任教主，我就救她。”风涯冷冷扔下了一句话，再也不和这个哭哭啼啼的女子纠缠，“否则，就去准备她的后事吧！”

为了清理月宫，用掉了整整半个月。那些蛇虫的尸体遍布墙角沟渠、甚至连檐角天花上都有，仿佛全南疆的毒虫都源源不断地赶到灵鹫山、并将此作为最后的墓地。

夷湘应该是用了份量惊人的召蛊药引、把药味弥漫到四野，以至于在她死后，那些毒虫还在陆续不绝地赶赴灵鹫山。月宫里所有教民都在努力与那些遍地蠕动的蛇虫斗争，用尽了一切手段。那些过惯了养尊处优日子的侍女们、时不时地为一只爬到裙裾上的蜘蛛尖叫。

风涯从回廊上走过，看着神圣月宫中从未有过的混乱景象、只觉得好笑。

看来，活得长久些还是有好处的，起码总有些新奇的乐子可以看。

“昀息，她还不肯出月神殿么？”走过回廊的时候，他询问身边的弟子。那个白衣垂髻的少年有着高爽的额角和苗人深碧色眼睛，明朗却深不见底，应也是跟着大祭司修行了不少年，举止风致居然和风涯宛然相似。此刻听得师傅询问，便低下头去回答：“是的，神女一直在月神殿里为妙水祈祷，三天不曾出来半步。”

“求那尊玉石人偶有什么用？”风涯冷笑起来，一拂袖，转头离去，“想不到那丫头还这么倔，当拜月教主有什么不好？居然拂逆我？”

少年不敢回答，只是随着祭司的脚步又转过了几个弯。

夷湘此次的背叛、只怕是真的触怒了师傅——不然多年喜怒不形于声色的师傅不会有此刻的语气，更不会有此刻看着月神庙神思恍惚的情形。然而……身为大祭司，一切悲欢喜怒都属于摒绝之列的吧？因为平日里驭使鬼降、降服恶灵，所耗费灵力已经太大，已无心再对这些凡世作出任何回应。而且，任何属于软弱的情绪、都会成为遭到反噬的致命弱点吧？

那一瞬间、少年深碧色的眸子里，闪过了冷电般的光。

无言地穿行在圣湖旁的长草中，风涯忽地开口：“昀息，你跟了我多久？”

“十一年。”少年恭谨地开口回答。

“才那么短的时间啊……”大祭司忽地笑了一下，略微有些诧异，“你真的是我见过的最有天赋的弟子了。看来我的眼光还是没错——什么出身高低根本不堪一提！你当年不过是个琼州横云峒里讨饭的孤儿，可全苗疆寨老的儿子、又有哪个能比得上你？”

少年低着头，恭谨地回答：“师傅再造之恩，昀息永生不敢忘。”

“干什么？我不是要你感恩，只是考验自己的眼力罢了——”风涯笑了笑，转过身去没有理睬弟子，望着天，忽地发问，“你自问、如今学到了我几成本事？”

昀息怔了一下，一时间居然不知如何回答。许久，才道：“弟子不知。”

“不知？”风涯眼神转为严厉。

“师傅宛若天人，弟子根本不能揣测一二，更无法估量。”昀息仰望着圣湖边上白衣翻飞的祭司，由衷回答，深碧色的眼睛瞬了瞬，不知是惭愧还是失落。

“哦？”风涯大祭司忽地扬眉笑起来，若有所思，“若一日你能真的杀了我，便到了可以继承祭司之位的时候吧？”

不等惊诧的弟子作出反应，风涯大祭司大笑起来，广袖一拂，转身离去。一如平日那样傲然自信，有睥睨天地、不容人质疑插手的霸道和决断。

—

空旷的神殿里，只有滴漏的声音呆板凝滞地响着，伴随着老妇人急促空洞的咳嗽声。沙曼华紧紧抓着妙水的手，看着形容枯槁奄奄一息的老妇人。

白衣少年依旧在一旁面无表情地看着她，从未说过一句话。

躺着的老妇忽然猛烈咳嗽起来，喉咙里的黑血涌了出来，她连忙用手去擦，然而那些粘腻的血块大量地涌出，染透了她的手、流到她袖子上。看到妙水婆婆脸上乍现的黑气和污血中夹杂着的内脏碎片，她不由自主地惊呼起来，紧紧抱住了老人：“婆婆！婆婆！”

那一刹那死亡将要夺走亲人的恐惧和不甘压倒了一切，她猛然大哭起来，对着昀息大喊：“祭司！风涯大祭司！你快去叫他来！”

五、封神

八月十五的月色是一年中最好的，灵鹫山顶的广场上，宛如水银泼地，照得每个教徒的白衣泛出微光来；不远处的圣湖映着月光、璀璨晶莹。全体拜月教徒匍匐在地，无数袭白衣铺得神殿旁宛如下了一场雪，祝诵声如潮水般绵长。

拜月教诸位长老都已经到齐，列队跪在神像前，仰视着神前的白衣祭司。昀息捧着白玉仰钵，跪在万盏灯火前，等待着仪式的正式开始。

骨节修长的手指伸到玉钵里，略微蘸了一点金粉，轻轻按在女子软玉般的面颊上。

“真是美丽。——十五年前为什么会送走你呢？”对面的白衣祭司微笑起来，深碧色的眼里闪过满意的表情，抬起了手，扶住她的脸。她闭上眼睛，感觉到那微凉的手指微微一顿，在她左颊抹过，留下了一弯淡金色的新月形记号。

那是一旦印上、直至死亡才能消除的印记——拜月教教主的标记。

“月神之子，新教主沙曼华！”风涯大祭司拉过她的手，面相神殿外的无数教徒，高呼。月光通过屋顶特制的小孔射落，正好照在那一弯新月上，发出璀璨的金光——底下的教众沸腾起来，欢呼声响彻云霄。

“婆婆呢？”在万众欢呼里，新任教主却惊疑不定地站住了脚，不肯随着大祭司一起出去接受教民的朝拜，转头低声问，“我已经答应了，你……”

“我若拖到现在才救她，只怕也要有起死回生的本事。”风涯祭司嘴角露出一个微笑，拉住她的手往外走，“妙水早已无事。你走出去，就能看到她了。”

月光在他们并肩踏出神殿的刹那倾泻而下，如此的明亮皎洁、一瞬间让她目眩神迷。风涯祭司拉住了她，抬起手来，指着前方——越过千万白衣的教众，她看到了人群最后那张熟悉慈爱的脸。站在人群后，看着高台上脱胎换骨的女子，老人脸上的表情却是悲哀的。

“放我师傅走。”透过纯金的面纱，沙曼华的眼睛盯着远处的老人。

风涯微笑了一笑，似是不介意地点点头：“好啊，放就放——不过，你别忘了我既然能救她、同样也能反手就取了她性命。不管她去到哪里都一样。”

“你.....你对婆婆下了蛊么？”沙曼华一惊，忽地叫起来，“你是不是对她下蛊了？”

她的惊呼被压在咽喉里，根本无法吐出。白衣祭司只是手一覆便压住了她的所有动作，她身不由己地被拉着走出了神庙，根本无从反抗——在那样霸道得足以俯瞰天地的力量面前，所有人都犹如草芥！她拼了命挣扎，而自身那点灵力、又如何能和大祭司抗衡？

外面的教民看到新教主和祭司并肩步出神庙、来到月下，再度爆发出了欢呼。

“放开我！放开我！”她想叫却发不出声，旁边那个人依旧只是若无其事地淡然微笑——她一次又一次用尽全力反抗，然而压制力却是随之一次次加重。似乎也略微感到了吃力，大祭司脸色严肃起来，不再带有笑意。

仪式有条不紊地进行着，完美地到了尾声。一切结束后，大祭司和新任教主缓步走下神台，走过开满曼珠沙华的神道，向着白石砌筑的居室走去。所有教民都匍匐在地上目送。

沙曼华完全身不由己地被拉着，如木偶般做完了所有事。仪式完成的时候，月已西沉，他们并肩路过曼珠沙华花丛。风涯祭司松开了一直压着她腕脉的手，沙曼华得了自由，那一瞬间、愤怒和不甘如同火山般从心里爆发出来，

她觉得全身恢复了力气，一抽手退开两步，狠狠瞪着那人，脱口就叫了出来：“难怪夷湘要杀你！你这样的人、谁都会恨死你！”

月夜下，白衣无风自动，风涯大祭司眼色慢慢凝聚，落在华衣美服的新教主身上，嘴角的笑容僵硬如刀刻：“哦？你也想杀我了？学夷湘学得这么快啊.....当上教主才不过一天呢，还是等你翅膀长硬一点再说吧。那之前，最好给我乖一点。”

他的手缓缓握紧，又慢慢松开，便沿着花径走了开去。

沙曼华站在盛放的红花之下，看着风涯祭司远去——然而，就在那一瞬间，她看到那一袭白衣无声无息地跌落在花丛中。

“祭司？风涯大祭司？”沙曼华吓了一跳，小心翼翼地问，然而那个人没有回答。

怎么会这样呢？从小起，记忆中从来没有看过祭司大人有过这样的情况。

——他出了什么事情？

直到第二夜的月亮升起的时候，她才听到了答案——“你以为夷湘她拼了命、却真的没有伤到我分毫？拜她所赐，我起码有三个月不能使用灵力。”

空洞整洁的白石屋子里，深碧色的眼睛睁开了，额心的红色宝石映着外面的月光，似乎给苍白的脸笼上了一层血色。风涯大祭司站了起来，深深吸了一口气，转头看着窗外的月色，开口：“怎么不杀我呢？和那个夷湘一样？杀了我，你就可以和你婆婆一起离开拜月教、去你想去的地方了。或者，你还可以做至高无上的拜月教主，真正主宰南疆。”

沙曼华不答。许久，手指绞着发丝，低声回答：“祭司大人、毕竟对我有养育之恩。”

“哦？”风涯挑起长眉，忽地笑了一笑，脸色转瞬温和起来，“难得你倒是还记得幼年养育之恩——很多人都早就忘了。不过幸亏你也没有起歹心，不然此刻定已尸横就地。”

仿佛在回忆着什么，他伸出手比了一比：“你和夷湘一起被选入月宫的时候，还只有那么一点大。”嘴角又浮起了一丝笑意，白衣祭司那一瞬的神色变得分外温和：“真是可爱……人只有在什么也不懂的童年时才是最可爱的——一旦长大了，心魔也就生出来了。”

“夷湘一直很敬慕祭司大人的！”忽地觉得不忿，在风涯祭司面前一直怯生生的沙曼华抬起头来，脱口反驳，“你一定是把她当孩子一样管着、时时处处操纵她！谁都受不了这样，所以夷湘当然恨死你了。”

顿了顿，她复又低下头去：“不过…她为了这个就要杀你，也是不对。”

风涯祭司没有回答，只是侧头看着她。“还像个孩子的应该你吧？……沙曼华。”他忽地微笑起来，“你什么都不知道，就来指责我？”

仿佛又回到了十几年前抚养两个神女的时候，祭司在她面前坐了下来，极其耐心地一一解释：“夷湘野心很大，你知道么？她不但想推翻我控制拜月教、甚至还想染指中原逐鹿的局面！——我和明教断交、就是为了不然我教卷入漩涡里去，让教民在南疆平安生息。可夷湘觉得不够…她甚至私下派出使者、向目前中原朝野中的霸主鼎剑候示意结好，想先支持鼎剑候谋夺大胤、再联合其南征苗疆！”

“真的？”沙曼华脱口惊呼起来。

“可鼎剑候不知为何迟迟没有回应她的请求，所以夷湘就等不及了。她就自己先下手了，”风涯祭司微微阖了一下眼睛，吐出一口气，“她联合了教中几位长老、想趁着月蚀之夜召唤南疆所有毒虫炼制蛊王，将我一举诛杀——然后……再用教中秘法、吃掉我的身体，便可继承我的一切力量！”

“什么！”沙曼华惊叫起来，“她要吃你？怎么可能！她疯了吗？”

“也只有你还念着养育之恩。而很多人早已经忘了。”风涯祭司微笑起来，月光照在他依旧年轻英俊如往昔的脸上，泛出玉石般的冷光来，“在长大后的他们眼里、我不过是一个令人畏惧却无可奈何的怪物罢了。他们总是嫌我给他们的不够多，碍了他们的路。”

“祭司大人……”沙曼华愣住了，抬头看着风涯大祭司——这个幼年时记忆中极度强悍而凌驾一切的人、嘴里居然吐出了这样的话。

“我带大过多少孩子？早就不记得了，也不过是无聊找事情做罢了——也不指望你们真的感恩。”风涯祭司抬头看了看外头的月色，忽地笑，“当年真不应该送走你。为什么我那时总是觉得你比较笨、又优柔寡断呢？还是，明教霍恩那个老头子手段比我高，所以把你教导成了这样一个好孩子？”

“教主才不管我——他只相信苏萨珊和梅霓雅。”沙曼华撇嘴，显然大光明宫那段岁月对她来说算不上愉快，很快她就岔开了话题，哀求，“只有婆婆对我好。祭司，你解了我婆婆的蛊毒、放她走吧！我已经答应你留在这里当教主了，我说话算话，绝不翻悔。”

“这般讲义气？——倒真是长大了。”风涯祭司微笑起来，转过身来将手按在她肩上，借着月光细细凝视那个曾怯怯牵着自己衣裾的女童、忍不住微微点头，忽地笑，“谁说我对她下过蛊？拜月教的祭司是不修蛊术的，难道你忘了？”

“是呀！”沙曼华猛然跳了起来，恍然大悟，“你刚才是吓唬我的，是不是？”

“是你自己吓自己罢了。”风涯摇摇头，不再和她罗嗦，“我相信我的好孩子沙曼华是说话算话的——明日你就可以去见那个妙水，要走要留，随便你们决定。”

—

八月十五，月满南疆，照着风尘仆仆的旅人。

蛇群依然在前赴后继地朝着一个方向赶去，四野蠕动着一道道黑色的洪流，所到之处草木枯萎、腥臭四溢。然而万种毒虫之上，却有一袭白衣点着树梢枝叶、如风一般追逐着那一股毒流，朝着月出的方向急奔。

他已经追逐着这些可怖的毒虫、奔过了山水迢递。白衣早已破碎不堪，原本英朗如玉树的人也是满面风尘——然而，这个随着毒流追逐天涯之月的人，却丝毫没有停顿不前的意思。

这一路的颠沛流离，毒虫里稍微弱小一些的早已死亡、而领头毒虫之间不断争夺撕咬，也早已更换了几任——原来，拜月教便是以这种方式在招集和挑选毒虫么？月宫中，究竟是出现了什么变故？

他奔跑得不知方向。只觉山峦越来越高、草木越来越密。

然而万重的浓绿中、蓦然有什么东西跃出，炸入他眼中——急奔的人全身一震、停了下来，转头看着山阴灌木下丛生着的、火焰一样的花朵。那些野生的花儿开在山阴，一簇一簇，恍如满山跳动的红色火焰——和昔年她在昆仑山时描述给他听过的一模一样。

曼珠沙华？曼珠沙华！这满山遍野的、便是曼珠沙华么？

那是她的花儿，开放在她的故土上。而他这个生长在西域的人，竟还是第一次看见。

“舒夜！舒夜！”那弥漫一片的火红中，恍如看到那个白衣银弓的少女、穿过满山遍野的花儿朝他奔来，唤着他的名字——那一瞬间，

泪水模糊了他的眼睛。

过去多少年了？十年？十五年？时间和命运已经将他们分隔得太久太久，他甚至已经记不起当年十几岁少女的容颜，也不知今日的她又有了怎样的改变——宛如这些年来挣扎斡旋于谋之中、他和墨香都有了极大的蜕变。然而唯独留存的、只是心头始终不灭的那一点执念——他必须要放下一切来追逐那个梦，否则，他真的不知道余生又该如何渡过。

在将近三十年来的大起大落中，他早已尝过了世上极盛的一切滋味；也经历过地狱般的苦难，到如今，声色犬马毫无滋味，权势金钱犹如粪土——

滔滔浊世如锤，将一切击碎；如若不执，又何存何在啊。

六、湖畔

在那人凝眸之时，千里外，沙曼华正提着裙子从圣湖畔大片的红花里穿过、追向那个离去的身影，恋恋不舍：“婆婆！婆婆！”

白发飘萧的老妇人在月宫门前停下了脚步，转头看着背后赶来的女子，满眼慈爱。

“婆婆……你还是留下吧！”虽是昨日妙水自己提出要离去，沙曼华还是忍不住开口挽留，“你不能回昆仑山去了，还不如留下来吧。你若留下来、拜月教不会亏待你的。”

妙水长老没有回答，定定看着她，忽地叹了口气：“星圣女，你真还是个孩子啊……真是让人担心。”老妇人眼睛里有担忧的光，靠过来，替拜月教主将一缕散发掖回耳后，趁机贴近她耳侧，低声：“如若我留下，将来万一你有什么叛逆祭司的地方——比如想逃回敦煌——我这个老婆子，就会变成你的负累啦。”

沙曼华蓦地怔住，说不出话来，明亮的眼眸闪了一下，慢慢黯淡。

“所以，趁着风涯祭司如今松口肯让我走，还是早日离开吧——”妙水长老低语完，直起身子，再度凝视视如己出的女子，眼里的神色却是担忧而无奈的，“婆婆老了，能力有限……没法子为你再多做什么了。唯一能作的，就是不拖累你啊。”

“婆婆！”沙曼华忍不住啜泣起来，将头靠在老妇人的肩上。

“哟息，送长老下山。”风涯只淡淡挥袖令门下弟子相送，自顾自拉了沙曼华回身。沙曼华却不舍，苦苦回头看着婆婆，眼看着这个自己最亲切的人被关在了宫门之外。

风涯大祭司带着她回到了宫中。夕阳正好，湖边盛开着如火的曼珠沙华，湖面反射着大片粼粼金光——那样强烈而华丽的眼色，瞬间让人的眼睛一亮。仿佛在大片的光与影中看到了什么幻象，风涯在湖边立住了脚步，凝视着湖水，天空不语。

沙曼华不敢走开，只好坐在他身侧、去采撷身侧如火般绽放的曼珠沙华——忽然想起，据月宫里的老侍女说：当年祭司大人就是在一片开满了曼珠沙华的坟地上、将被遗弃的自己抱回教中抚养的。按惯

例、神女必须要在苗疆几大寨子寨老的女儿中选出，如夷湘。然而祭司大人却认为她有天赋，坚持让这个孤儿当了神女。

忽然间，她感到羞耻起来。她怎么能恨祭司大人呢？

“您在看什么？”沙曼华有些惴惴，摸着旁边飞光靠过来的头。

“终归有一天，我也将回到这片碧水中去。”许久许久，她听见风涯祭司望着圣湖，低低说了一句。她不由悚然一惊——她知道、圣湖底下有个水下墓地，那些石穴里沉着一具具入水不朽的桫欂木棺材。

里面沉睡着的、都是拜月教的历代教主，还有极少的几位祭司。

那个从不衰老、强于一切的风涯大人，在这一刻、心里想着的竟然是“死亡”么？

夷湘的死，真的给祭司大人很大打击吧？

她不知怎么说好，只是安静地站在风涯身边，小心翼翼地扯着他的衣袖，对他笑了笑，把手中的曼珠沙华递给他。风涯摸了摸她的长发，接过花束，一扬手远远洒落在了湖面上，夕阳下宛如下了一阵血红的雨，点碎了一湖黄金。

“祭司大人……”沙曼华沉默许久，忽地下了决心般开口，“我一定不会背叛您！”

风涯凝视着湖水深处，没有回头，却默默地微笑了一下：那个声音怯怯却坚决——宛如幼年时的那个小神女。

十几年来，人世所有的东西都在扭曲、改变，失去原来的本色。夷湘变了，气息也变了……周围所有一切都在改变，变得不受他控制、让他不得不断然采取极端的措施。然而在这个异乡归来的女子身上，居然还能看到一些最本源的东西？

那些在后天成长出的种种性格，比如权谋、野心、手段、嫉妒、独占，在活了百年的他看来可以轻易地被解构——然而，唯独这种显然出自于天性的明亮和高洁、那种似乎是赫然天成的纯白灵魂，却是他无法想象其原因，也始终让他这样的人都不得不……心存敬畏。

那是他在这个浮华尘世中、所能握住的不多的无暇美玉。

沙曼华侧过头，发现送客的氣息不知何时已经回来了，站在远处一棵巨大的桫欂树下，无声无息地看着这一边。

那之后又过去了半月，在昀息主持下、月宫内乱残局终于被收拾干净，血腥和药气一并被清除了，苗疆各地赶来的毒虫也已经日间稀少，渐至消失。

沙曼华成了新教主，每日里做的、不过是祈祷和阅读，了解教中的教义和教主必须学习的一切：包括祭司仪式，祈福禳灾，以及蛊术——按规矩，拜月教主是没有实权的，一切重大决定由祭司作主。而平日里的具体事务，则由风涯的弟子、教中的左护法昀息来打点。

自从立了新教主之后，大祭司便恢复到了不问世事的常态，一贯的深居简出。沙曼华虽是当了教主，依然一如既往地敬畏这个人，为了不被斥责、努力地学好一切，遇到不懂的地方也不敢去询问大祭司，实在无法，便只有私下里问那个少年昀息。

不同于风涯的独断冷漠，昀息是个脾气温和心思缜密的少年，没有那种因为学习术法而产生的“非人”气质，言谈说笑间和常人无二。教中等级森严、普通教民侍女根本无法和教主交谈，于是，新教主便和左护法熟了起来。

昀息今年不过二十一岁，琼州横云峒人，出身贫贱、据说家中世代均为乞丐，自幼流落街头、受尽旁人欺凌。十岁那年，风涯大祭司偶尔游历南疆，路过琼州，惊于他的资质收其为弟子。昀息来到拜月教时，沙曼华已经被送往西域昆仑，因此两人从未见过面，而十几年后机缘回转、竟是一见如故。

“其实……我一点也不想当教主。我想回敦煌去。”那一日，夕阳下的圣湖畔，沙曼华抱膝坐在火红的花丛中，终于开口对昀息说了自己心里的话，“我想去找舒夜。”

昀息不语，许久才淡淡道：“那是不可能的。师傅说过的话、从未有人敢违背。你应看到夷湘的下场。除非有一日他不当祭司了，你才能回去。”

沙曼华微微一震，低下眼去，轻声：“我知道。”

昀息正待说什么，忽地看见湖边杪椌树下来了一个侍从、对着这边下跪。知道教中有急事、他当即起身走了过去，听得那人低声禀告：“大人，有贵客到访，现在朱雀宫中等您。”

“贵客？”昀息一惊，念头瞬间转了几转，却想不起有何人居然能直闯月宫。

侍从跪在杪椌树下，捧上一贴：“是两个自称来自帝都的贵客，他们带着我教的通行令符，属下不敢阻拦——这是他们的拜贴。”

昀息拿过那张拜贴，目光一扫、登时一震：“长安探丸郎？居然是鼎剑候的人来了？”

昔日前任教主夷湘不甘屈居祭司之下，暗中运筹，试图结交中原霸主鼎剑候、借力推翻风涯祭司，曾主动派出密使联络帝都长安的摄政王，却不知为何半年多了那边一直不见回音——此刻夷湘已死，帝都反而来了使者？

那一瞬间他有些犹豫，眼睛里光芒闪烁，然而很快就不动声色收起了拜贴，挥手令侍从退下。转过身来，对沙曼华微微一笑：“教中有些事，我先告退了，你自行休息。”

“嗯。”沙曼华点点头，便一个人在水边发呆。

飞光匍匐在花丛中，懒洋洋的甩着尾巴，将水边一群蚊蚋赶开——从漠北来到南疆尽管经年，白狮却始终无法适应，情绪一直低落。沙曼华忽地起了玩心，从飞光身上解下长久不用的银弓，眯着眼睛拉开，一箭射去、正正把一只飞舞正欢的飞虫钉在杪椌树上。飞光看到主人出手，陡然也高兴起来，一扫平日惫懒，驮着沙曼华跃起，飞奔在圣湖旁大片的曼珠沙华中，连声嘶吼，惊得灵鹫山上鸟雀纷飞。

沙曼华咯咯笑起来，十二支金箭如闪电般射出，半空中色彩斑斓的羽毛如雨而落，竟用十二支箭射下几十只飞禽来。

转瞬已经绕湖一周，飞光跃到了湖边那棵巨大的杪椌树下，伏下休息。在杪椌树下，她抚摩着这个唯一伙伴的鬃毛，将下巴搁在飞光的顶心，看着湖光水影，极力回忆着所记得的有关舒夜的一切……依稀记得，她曾不止一次地对他张弓射箭吧？

然而，尽管她极力回想，居然连那张日夜思念的面孔都记不清楚了……努力想着，忽然觉得脑颅中撕裂般的痛、她忍不住抱着头低低叫了起来。飞光吓了一跳，感觉主人的身子一瞬间剧烈发抖，不由回过头来，用舌头轻轻舔了舔她的手。

“怎么了？让我看看。”身侧忽然有人温和地问，草叶簌簌分开，一只手按在她的顶心，一股清冽柔和的力量透入，让她裂开般的脑子瞬间一清。

沙曼华讶然抬头，看着那一袭如雪白衣。

风涯大祭司不知何时已经来到了圣湖畔，穿过大片曼珠沙华来到她身侧，一手扶起她，另一手覆上了她的顶心，缓缓抚摩。沙曼华讷讷低下头去，感觉脑中说不出的清凉舒适，那只手顺着她的发髻下滑，忽地按在她脑后三处大穴上，顿住。

“啊，痛！”只是微微一用力，她不由自主地叫了起来——风涯拨开她的长发，检视着发下的细微伤口。曾被金针刺入长达十年、如今一列三个小洞已经再也不能复原，就在黑发下掩藏着，赫然可怖。

“金针封脑……是霍恩那家伙干的？”风涯骨节修长的手指按着她脑后的伤口，语气肃杀，“明教那些家伙，竟然敢这样对待我们拜月教派去的神女？”

沙曼华低着头，只道：“是我自己求教王给我封脑的——也怪不得他们。”

“哦？”脑后的手指顿了一下，风涯语气平静，“为了高舒夜？”

“你知道？！”反而是她惊叫起来了，不可思议——祭司真有洞彻天地的能力？

风涯却是淡淡的，手指一用力，封了她脑后的几处穴道：“那年明教有使者来苗疆拜访，说因为你约了那小子私奔、结果弄得差点全教覆灭——我让他带着我教的血犀角和白蟒内丹回去给教王治伤，上下打点多时，才把那边的气给平了。”

沙曼华听得睁大了眼睛，霍然回过头来：“祭司大人？是你…是你当时为我求情么？怪不得教王他们没有因此治罪于我！原来……原来……”她忽地哭了起来：“我以为教里把我送去了大光明宫、就再不管我死活了。”

“傻孩子，我怎么会不管你？你毕竟是我带大的。”风涯微笑起来，封好了她的穴道，拍拍她的头，“起来，随我去丹房拿药。”

沙曼华随着他起身，跟在后面，一路走过神坛和神殿。夕阳的余辉洒落在两人的白衣上，那一瞬间她忽然觉得有说不出的暖意，默不

作声地伸出手指、怯怯地拉住了风涯的衣角，恍如一个小孩牵着长辈的衣袖。

墨香·帝都赋(中)

□ 沧月

七、远客来

丹房还是一色的白，大理石的光冷冷的，唯独居中那一个炼炉是赤红色的——拜月教向来将灵丹与蛊虫同炼，这个炉里不知道是染了多少生灵的血。沙曼华低头坐在巨大的铜镜前，侧眼看了一下，不由微微一哆嗦。

“以后记着每日按我说的方法运气静养，”身后却传来风涯的声音，手指将沾着的白药透入伤处，“大喜大悲都在禁忌之列，否则血气入脑、就麻烦得很了。”

“嗯。”她答应着，心底依稀暖意。

涂药的时候，忽听得丹房外有人禀告，竟是昀息。风涯微微一怔，心知弟子赶到此处面见自己必有急事，当下在软布上擦拭干净了手，对着沙曼华一摆手、便走到了外面的廊道上。

外面站着的却不只昀息一个人，还有另一个风骨清奇的三十许男子，满面风尘，眼底含光不露。风涯在第一眼看到这个人时，眼神便凝了一凝：居然是一眼看不到底的人？

一行三人转出廊道，进了玄武宫密室，主客坐下分茶。昀息侍立在一边，禀告：“禀祭司，这位是帝都长安来的长孙先生——长孙先生奉鼎剑候之命，此次来月宫有要事相求。弟子不敢擅专，特来请师傅示下。”

“长孙先生？”风涯祭司的眼神越发尖锐，忽地冷笑，“是中原大胤十大门阀中的长孙家？鼎剑候的心腹智囊长孙斯远？”

长孙斯远微微一躬身：“不敢。”

风涯祭司打量着这个在中原乱世中赫赫有名的男子，似乎是为对方是如此年轻文弱而感到惊讶，嘴角浮起一丝笑意，缓缓端起一盏茶来：“长孙先生离开帝都远道而来，定然是有非常重要的事了。不知有何指教？”

长孙斯远没有喝茶，答得干脆：“在下想借贵教在南疆之力，寻找一个人。”

“哦？何人如此重要，竟要劳动长孙先生？”风涯心不在焉地吹着盏中的茶沫，嘴角那一丝笑有如刀刻。

“前任敦煌城主，高氏舒夜。”长孙斯远回答。

开阖着茶碗的手霍然顿住，风涯祭司眼睛里有光一掠而过，却没有抬头：“丝路上那个公子舒夜？据说他年前已传位于其弟高连城，挂冠而去不知所终——竟到了南疆么？”

长孙斯远的笑容淡定沉稳：“在下一路追寻、前日在扶风寨查得了他的踪迹。据说是直奔月宫而来了——南疆广大，若不是确认他入了贵教地盘、在下可真不知找谁去借力了。”

风涯祭司抬起头，看了来客一眼：“那公子舒夜来南疆，又是为何？”

长孙斯远声色不动，只笑：“自然是为了来寻贵教前侍月神女、现任的教主：沙曼华。”

“砰”，茶盏砸碎在大理石地面上，昀息一惊，抬头看着师傅。风涯祭司拂袖而起，深碧色眼里已然有了怒容：“好大的胆子！一个异族异教徒，竟然敢觊觎我教神女、现任教主？”

昀息眼神一闪，低下头去收拾碎片。

“祭司何必动气，”长孙斯远却依然不动声色，微笑，“只要祭司相助在下寻着他、在下自然立时带他回去，断断不会有冒犯贵教教主之事。”

风涯冷笑：“他若万里寻了来、哪肯善罢甘休，听你一语便转身离去？”

长孙斯远点头，淡定地笑：“在下自有办法——只请祭司答允让在下留在月宫中，等其前来。在下保证，定不让公子舒夜踏入月宫半步。”

“哦？”风涯的眼睛落在长孙斯远身上，定了定，忽地唇边又露出了一丝笑：“长孙先生运筹帷幄、名满天下，本座就信你一次。若先生劝不回他，可别怪本座出手无情。”

长孙斯远长身而起，深深作揖：“多谢。”

风涯微微点头，以为事已完毕，便待转身出去——不知怎地，一听到那人竟寻到了南疆来，心里便有些忐忑，不想将沙曼华独自落在丹房片刻。

然而刚一回身，便觉得背后凜然生寒，本能地站住脚、霍然回头！

一颗寸许大的血色珠子，在长孙斯远掌心放出淡淡的光芒——那径寸之光，竟让拜月教大祭司都不自禁地闭了一下眼睛，不敢直视。旁边的昀息更是下意识地退了三步，才从那无所不在的压迫力中解脱出来。

“这是……这是万年龙血赤寒珠？”定了定神，风涯的话语有些走音。

长孙斯远出示了那颗珠，脸色自如地点头：“不错。这是昔日海外贵霜国的镇国之宝、一串十八子万年龙血赤寒珠。”

风涯此刻才能直视那颗珠子，略微失神：“原来……世上真的有这种东西？”

长孙斯远颌首，将那颗珠子握紧：“对我这种常人来说，这大约不过是一颗普通珠子，但对祭司这样修习术法的人来说，龙血珠便是至高无上的法器罢？”帝都来客微笑起来：“传说，若将此珠纳于口中吞吐呼吸，辅以术法修行，便能窥得天道；若见血，其毒又可屠尽神鬼仙三道，可谓万年难求——这《博古志》上的传说，也不知有无根据？”

风涯不置可否，眼神凝重，忽地道：“有话直说。”

“如若祭司大人肯出山一趟、帮忙除去一人，不但龙血珠双手奉上，大胤国库中所有珍宝也可任祭司挑选。”长孙斯远果然也不含糊，立时直截了当提出，又拿出一个锦盒来，捧出的却是一方玉玺，放在案上，神色肃穆，“大局定后，大胤可封祭司为大理王，苗疆九大寨俱听命于阶下——虽然祭司目下是南疆的教王、可若成了真正的国主，岂不更好？”

那样的话是耸人听闻的，昀息都不自禁变了脸色，然而风涯依然只笑不语。许久，拜月教大祭司负手转身，看着窗外碧蓝的天空，悠然问：“如此高的条件——那人是谁？”

长孙斯远正待开口，看到在屋角侍立的昀息，却闭口不语，只是伸指蘸了茶水，迅速在案上写下几个字——

“是他？！”风涯祭司脱口惊呼，难以压抑眼中的震惊。

长孙斯远手指一覆，抹去了那几个字，微微点头：“正是。否则如何惊动祭司出手？”

风涯祭司尤自吃惊：“为何是他？”

话一出口便回过神来，摇头：“想来你也不会说。”

长孙斯远微微一笑，并不否认，只是道：“祭司之意如何？”

室内是长久的沉默，风涯祭司脸上没有任何表情，连喘息那样跟随他多年的弟子、都看不出此刻师傅的心思。许久，一声轻笑打破了寂静，白衣祭司不再看那些宝物一眼，负手转身：“富贵权势、通灵永生——诸如此类，我得来又有何用？”

“中原那些乱七八糟的事，你们中原人自己解决，”风涯挥手，嘴角噙着一丝笑，“我不是夷湘那傻妮子——长孙先生，你找错人了。”

看着拜月教大祭司长笑着走了出去，长孙斯远脸色蓦然有些苍白，站在那里，竟略微有些失神——连这样的条件、都打动不了这个人的心？这个人，还真的是个“人”么？还是……如苗疆教民传言，祭司大人、早已是不老不死之身，所以看淡了一切？

原本前来之时，按计划是想让夷湘出面劝动风涯祭司出手——却不想月宫形势变化莫测，等他来到南疆之时、夷湘已经被诛杀；如今内外无援，若是请不动拜月教大祭司，这次计划可能就要功亏一篑！长孙斯远心念电转，只觉额头冷汗涔涔而下。

“长孙先生。”许久，神思恍惚的来客才听到身后传来问话，“是否移驾青龙宫休息？”

转过身去，看到的是那个一直安静地站在屋子一角的白衣少年。

那是风涯祭司的徒弟，神色和气质和师傅几乎一模一样——然而，那个少年显然是尘世里的，他的眼光没有师傅那种“非人”的淡漠超然和淡淡的厌倦。

就在那一瞬间，历练深刻的他在少年眼中捕获了某些东西。他忽地想起了一些传闻，那是一年前由夷湘派出前往帝都的拜月教使者所带来的、关于这个祭司亲传弟子的种种揣测。或者……这个人才是真正可以利用的？

“麻烦阁下带路。”长孙斯远微微一笑，将桌上所有东西收了起来，“久闻月宫堪比仙境，今日总算可以开开眼界——只是不知贵教忌

讳，做客的不敢乱闯。”

“这有何难。”昀息也在微笑，恭谦温润，“贵客远来，在下自当陪伴。”

两人寒暄着，从玄武宫走了出去，联袂消失在曲折的游廊中。

—

风涯匆匆回到丹房的时候，推开门，看到沙曼华正百无聊赖地用黄金的小箭拨拉着丹炉里的灰烬，出神地想着什么。斜阳照在她脸上，有一种不属于人世的光泽。祭司的眼光温和起来——也只有在看沙曼华时，他眼里的厌倦才会消失不见。

他默不作声地走过去，俯身从她肩头看下去。原来她在丹炉里的灰烬上画了一张脸——然而奇怪的是那张脸没有眉眼，空白一片。黄金的小箭就停顿在灰烬上，微微颤抖。

拜月教主看着看着，忽地泪水就簌簌落到了灰烬里。

“画的是公子舒夜？”他忽然在背后开口，问，声音平静，“怎么不画了？”

沙曼华吓了一跳，回头看到是祭司，忽地有一种手足无措的窘迫。半晌，忽地掩面哭起来：“我不记得了……我竟然怎么想都不记得他的样子！金针把我的脑子弄坏了么？”

“不要多想。”风涯祭司温和地拍拍她的肩膀，拿走了小箭，“更不要大喜大悲。”

沙曼华听话地任他拿走了金箭，忽地道：“可如果他在我面前、我还是能认出他来的。”

“何苦如此执着。”风涯终于有些不耐，挥手将那支金箭扔在丹炉里，“你连他的样子都记不起来，为何还非要想着回敦煌去？你知道他是怎样一个人么？——骄奢跋扈、独断专行、夜夜笙歌纵情声色，是个糜烂颓废到家的浪荡子！那种人你还记着他干吗？”

“不是的！不是的！”仿佛被触到了伤处，沙曼华睁大了眼睛，极力反驳，“舒夜根本不是这样的！他才不是那种公子哥儿、他是个很腼腆的人！他待人很好，讲义气，只是…有时有点傻傻的。”

“呵……腼腆？傻？”风涯嘴角泛起了一丝嘲讽的笑意，“你一直守着幻影罢了。这样的公子舒夜？你去问问，只怕世上没有一个人认

识。”

“只要我认识就好！”谨慎温和的沙曼华激动起来，第一次在祭司面前大声反驳，“别的人怎么看他关我什么事？只要我认识他就好！”

风涯的眼神一变，似乎极度恼怒，转瞬就将她的肩膀扣住，用力将她从丹房拉出去。

“带我去哪里？！”她余怒未歇地挣扎，摸到了腰畔的银弓。

“要射杀我么？”风涯的声音却是淡漠的，“那么我会先掐断你的脖子——你一定要永远留在月宫，沙曼华。你绝不能像夷湘那样背叛我。”

“……”她忽地怔住，看着祭司深碧色的眼睛。那里面有某种危险而看不到底的东西，让她不自禁的打了个寒颤。方才的一时激愤而起的血勇褪去，她忽然间又感到畏惧起来，不敢再反抗，便被他一路拉着、回到了神庙旁的白石屋里。

“今天开始，没有我吩咐、不得出门一步！”一路将她拉到了最里间，风涯才放开了她，眼神严厉，“教中近日有外敌来犯，你最好不要出去，知道了么？”

沙曼华握紧银弓，低下头去不说话，但眼里是有些不服的。

“如果觉得闷，飞光可以陪陪你。”缓和了一下口气，风涯祭司补充，“昀息也会来看你。我这几天要去看宫里的实务，只怕不能过来。”

新任教主侧了一下头，不说话，许久才道：“我的武功不差，不用把我关起来。”

“你贵为教主、不得轻易范险。”风涯祭司的神色却是淡漠的，带着一贯说一不二的独断，抬手轻抚着她漆黑的长发，分开，看着刚敷上药的伤口，“何况你还在治伤——拜月教刚失去一个教主，不能再这么快失去另一个。”

沙曼华略微吃惊地抬起头。额环上璀璨的宝石光芒之下、那个宛如天人的祭司眼里，却是萧瑟而倦怠的，隐约还带着从未看到过的……某种恐惧。

燃起的青檀香，在房间内绕出了一圈圈诡异的白色痕迹。

青龙宫内，长孙斯远一边喝茶，一边看着那个白衣少年点起一炉香，再似不经心地摆弄着室内的一些物件——客人不出声地微微一笑：如果没猜错，是在布一个阻止外人进来或者偷听的结界吧？

这个少年……这个眼睛里还残留着俗世种种欲望的少年，看来是唯一能帮助他的人。

他没有说话，只是专注地喝茶，直到对方停下了动作，在自己的对面落座。青檀香的烟雾在两个人之间萦绕，一时间长孙斯远竟然有某种恍惚感，似乎要被催眠——他连忙握紧了那粒龙血珠，神智骤然一清，开口：“无论如何，帝都方面都想请令师出山，此事事关重大，非祭司大人相助不可。”

昀息没有说话，只是不动声色地喝了一口茶，低垂着眼睛：“为何？我，不可？”

“因为——”长孙斯远顿住了声音，手指蘸了茶，迅速在案上再度写下一个名字，“他。”

昀息的手猛然震了一下，然后迅速握紧了茶盏，一寸一寸放下，神色变得非常慎重而奇怪：“原来如此……果然非我师傅不可。”顿了顿，少年的眼睛里陡然掠过一种说不出的笑意，轻声：“如此，正好。”

那样奇怪的笑，让长孙斯远这样的人都一时间心中一寒，不敢接话。

昀息注视着案上那个茶水写成的名字，嘴角泛起了淡笑：“你们又做了什么局？竟然要牵连这么多人？——可怕。帝都真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啊。”

长孙斯远微微一笑，颇尴尬：“此中曲折，现下尚不能相告。但事关天下运势，只求公子务必相助，劝动令师出山——为此，帝都愿付极高的代价。”

极高的代价？……昀息却仿佛没有听见长孙斯远说的话，目光只驻留在那个名字上，嘴角的笑容越发莫测。许久，他一拂袖，案上的字迹便转瞬消失。

“此事非常难，但我可为你设法促成。但，你许诺给我师傅的几件事，也一样要给我。”白衣少年重新端起茶盏，放到唇边轻轻吹着，神

色淡定，“现下，也只有我能办成此事。”

长孙斯远微微一怔，没有想到这个年纪轻轻的少年有如此野心，不由迟疑：“血龙珠也罢了，可封公子为大理王，这个...似乎势暨越了？——祭司大人恐怕不会答应罢？”

“这边的事，我自会处理，”昀息放下茶盏，摊开手来，“但是，请先将这一颗血龙珠给我，作为定金。否则，一切休提。”

长孙斯远注视着少年碧色的眼睛，然而许久竟然都看不到底。

“请收好——小心一些，此宝据说对你们术法之人有特殊的作用。”长孙斯远不再迟疑，将那颗珠子放入了昀息手中，同时问：“公子心中，可有计划？”

“这个么.....”昀息握紧手，那颗血龙珠似乎让他的气息都有些紊乱了，许久才深深吐了口气，“到时候，我会告诉你。”

他将那颗血龙珠放到眼前一寸处，细细端详，忽地笑了起来。

八、战月下

第二日，从丹房出来，昀息走过游廊上，向着教主居住的白石屋走去。一路上教中的守卫和侍女纷纷鞠躬，让出一条路来，让他直走到最内室。

明亮高敞的房内灯火辉煌，他一进去就看到了新任教主坐在猩红的地毯上，用空空的银弓弹着一边白狮的耳朵。飞光依然是惫懒地瞌睡，却被主人扰得不能安眠，不停地摇头甩耳，甚至发出低低的怒吼。

“怎是一张空弓？”昀息走近来，笑着将手里托盘放在案上，“请教主用膳。”

“前几天在圣湖旁射猎，将那些箭都用光了。被关在这里出不去，又没人替我收回来！”沙曼华情绪有些烦躁，狠狠地将银弓一丢，站起来，“到底外头出什么事了？不许我外出？我到底是教主……祭司以为我是什么？傀儡？”

“师傅也是为你好。我跟了师傅这些年，还没见过他这样待一个人如此着紧。”白衣少年却是不惊轻尘微笑，忽地抬起了手，拂开了袖子——那月白色的广袖里，竟是裹着一支金箭。昀息将那支箭放在桌上：“教主可曾在丹房遗落了这支箭？”

“咦？倒是被你拣到了。”沙曼华拿过箭比在银弓上，微微眯起了眼睛。

昀息却是微微一惊，迅速地连退了几步，甚至带翻了案上的杂物。

“怎么了？”沙曼华诧异地看着失态的白衣少年。

昀息很快定了定神，笑：“教主莫要拿着箭比来比去，甚是吓人。还是快点来用膳吧。”

沙曼华面对着风涯祭司向来拘谨畏惧，可和昀息却相处甚欢，此刻把弓一摔，没好气：“吃不下！天天闷在这里，哪里吃得下东西啊……你偷偷带我出去散散心吧？好不好？”

昀息眼里掠过一丝不易觉察的微笑，口中却道：“师傅的命令，谁敢不从？这几天外头看得紧，连我出入都不大方便——等过几日有了

空档，我自带你出去。”

“还是昀息好。”沙曼华笑了起来，随手搁下弓箭，揽着飞光过去一起用膳，“你比我还小着几岁吧？说话这般老成，将来、可别和师傅一样学得霸道独裁了。”

昀息只是笑。少年的面庞，温和的表情，深藏隐忍的碧色眸子——竟有某种惊悚的感觉。

送了晚膳，从教主居所出来已经是暮色初起，昀息是沿着游廊行走，不带任何侍从。

月宫规模庞大，然而布局却规整简单——遵循着天地方圆的古训，外墙是方形的，东西南北四个门喉，各设有青龙白虎、朱雀玄武四宫。居中的是方圆不到一里的圣湖，圣湖旁边依着山势建造了神庙和神坛，神庙后、便是教主和祭司的起居之所。而长而曲折的游廊，将所有建筑连了起来，无论刮风下雨、月宫中的人均可自来去。

眼下风涯祭司下了命令，月宫上下进入了高度的戒备状态：四门均有重兵把守，外墙上下每隔三步便安插了一人；甚至游廊上都设了侍从——这样的天罗地网，只怕外面飞进一只苍蝇来也不容易吧？

少年站在抄手游廊下，望了望明里暗里的布置，嘴角那一丝隐约的笑意终究泛起来了。

这个人，这般重视沙曼华么？失去了夷湘之后，是无论如何都要保住另一个吧？这般强大到足以睥睨天地、逆转枯荣的人，看来又是多么寂寞啊……那是永生带来的脆弱？

昀息微微一笑，广袖长襟，飘飘摇摇向着来客下榻的青龙宫而去。

“公子，高舒夜可曾到来？”一进去，长孙斯远就站了起来。外面戒备森严，长孙斯远这几日都在行馆呆着，然而连他这样沉稳的人眼里都慢慢有了焦急之意——想来，帝都那边的政局定然严峻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吧？

昀息不动声色地想着，嘴里却道：“尚未。”

然而顿了顿，少年嘴角一弯、却从袖中拿出一封信来。这信是用洁白的云版纸写的，折成了飞鹤的形状，昀息手指夹住了纸鹤尾部、轻轻一抖，将那封信展了开来：“不过，今日我收到了这封信——教中

下属密报，说公子舒夜如今已过了苍山洱海。以此估计，在这封信抵达的同时，他也该差不多到了吧？就在明后两天了。”

长孙斯远不做声地长出了一口气，不知是放松还是紧张，许久才道：“祭司大人知道么？”

“所有日常事务向来由我打理，下属教民都习惯传报于我——而我，尚未告知师傅。”月白衫子的少年术士唇角露出一个笑容，眼神却阴郁，“不过，我不确定师傅是否知道……他在术法上的造诣深不可测，说他未卜先知、也不是不可能。”

“风涯大祭司学通天人、天下早已众口相传。”长孙斯远脸色敬慕，缓缓开口，“所以这一次帝都危局，非请大祭司出手方能解决——我马上就去朱雀宫门口守着，好拦住高舒夜，免得他和大祭司起了冲突。”

昀息依然只是一笑，眼神却森冷：“若起了冲突，只怕死的会是公子舒夜吧？”

“所以在下得马上去！”长孙斯远站了起来，神色坚定，“除了必须要请大祭司出山之外、我也必须带高舒夜回帝都去——这两件事，每一件都必须做到！”

昀息微微一顿，沉吟着开口：“高舒夜万里来寻，你真能在宫门外咫尺之遥将其拦住？”

“此事在下自有方法。”长孙斯远长揖到地，却不愿多说，“只是，风涯大祭司之事，需得拜托阁下设法了。”言毕，匆匆往外便走。

眼前白衣一动，也不见那个少年举步，昀息便拦在了门口，抬手：“去不得。”

“如何去不得？”长孙斯远一惊，声音不由得厉了起来，然而一抬头就迎上白衣少年阴郁森冷的目光，那一瞬间心里仿佛有一道寒流掠过，声音便低了下来。

“如果你还要请风涯大祭司出山，现下就去不得！”昀息低声道，那个声音却如同浮冰在黑夜的海上轻轻碰撞，冷到了人的心里——毕竟也是权谋运筹惯了的人，长孙斯远凭直觉忽地明白了什么，嘴巴微微张了张、眼里露出震惊的神色。

许久，才道：“公子舒夜必须要随我回帝都去——他恐怕不是你师傅的对手。”

“的确，大祭司是不会死于常人之手的——除非遇到了法力更高的术士。”昀息微微一笑，脸上有温润的神色，“但长孙先生尽管放心，公子舒夜不会有事……我不管你们帝都那边是如何布局，但只要你配合我，定然能达成此行的所有任务。”

长孙斯远诧然抬头看着这个少年——这个修习术法的化外之人，也和师傅风涯一样、有着一双苗疆人特有的深碧色眼睛。这样的眼睛都是看不到底的，然而大祭司的双眼宛如平静清浅、却飞羽皆沉的湖水，空洞得仿佛让人能看到时空彼岸；可这眼睛却如一口万年寒渊，黑暗、静谧，透出寒气，也涌动着种种欲望，竟完全不似一个二十一岁的少年。

这宛如世外桃源的灵鹫山月宫……居然是帝都的另一个倒影么？

然而就在两人僵持之间、一道红色的火光从山下呼啸着直冲起来，位于东方朱雀宫门口，在灵鹫山上空溅出了一朵巨大的曼珠沙华花样来——

“已经来了么？”昀息低低惊呼了一声，返身便掠出，人到门口，忽地回头又对着长孙斯远说了一句，“你若信我、就先让他进来！你若拦了，便万事皆休！”

话音未落，那一袭白衣瞬忽消失在青龙宫外曲曲折折看不到头的游廊中。

长孙斯远站在门口，看着一瞬间沸腾起来的月宫、手渐渐握紧，终于掉头朝朱雀宫奔去。

终于是来了……飘摇的灯火下，他一眼便看到了那个正登上宫门石阶的白衣人。月光照在那一袭零落不堪的白衣上，刹那间四野俱寂，只有风从远山上吹来。

无视于门后罗列的无数刀兵，那个人抬手扣着朱漆大门上的金环，开口：“敦煌高舒夜，特来灵鹫山月宫、求见拜月教主。”

此言一出，月宫的明暗中均发出了微微的惊动，那是无数武器和巫蛊就位的象征。

长孙斯远在心里长长叹了口气：即便风涯大祭司不出手、以高舒夜一人之力，要破除这么多防卫闯入神殿也不容易吧？——他下意识地往前走了一步，想要拦住那个莽撞的人。然而耳边骤然响起响亮的警告，登时迟疑。

然而黑暗中忽地有人开口了，冷冷：“敢踏入一步者，杀无赦！”

“你是谁？”凭着直觉，心里一惊、公子舒夜霍然抬头，“你能作主？”

“我是拜月教大祭司，这里我能作主。”暗影里那个人缓步而出，额环上的红宝石璀璨夺目，嘴角带了一丝冷笑，“你难道不知、拜月教中一向由祭司定夺一切？”

白衣如雪，崭新不染一点尘埃，和来客的褴褛衣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那个从暗影里步出的人身上仿佛有着某种神奇的力量，在他踏入月色中的一刹、天地间的辉光便亮了一亮！

“好。”公子舒夜看着面前的人，长长吐了口气，“那么，祭司大人，请让我见侍月神女沙曼华。”

“侍月神女沙曼华？”门廊下白衣祭司忽地笑了起来，冷而空洞，“没有侍月神女沙曼华——只有拜月教主沙曼华！你一个外族异教徒、怎敢直呼教主名讳！”

“拜月教主沙曼华？”那一瞬间来客怔住，继而眼里腾起了一股冷厉的亮光，“不管她是神女还是教主，让我见她！”

说话之间、公子舒夜已经踏上了最后一级台阶，往里便走。

“公子，停步！”那一瞬间，一直犹豫不决的长孙斯远发出了一声警告。

“站住！踏入一步者死！”风涯大祭司厉声喝止，然而就在这一句话发出的同时、来客已经毫不犹豫地跨过了那一道门槛！在他足尖落到朱雀宫地面的刹那，所有明的暗的阵势一起发动了——那一瞬间、呼啸的飞箭和毒物弥漫半空。

也就在那一瞬间、一道雪亮的光华斩开了黑夜！

无影的承影剑从公子舒夜破旧的衣袖中流出，那样凌厉的剑气、转瞬便将半空呼啸而至的暗器毒虫一一搅碎！那是出自于明教圣火令

上的武功，多年刺杀的实战中被反复锤炼、曾斩杀无数国君贵族于剑下，此刻一旦施展开来只觉厉风割面，拜月教徒无不倒退。

只是那样缓得一缓，公子舒夜夺路而去、点足便掠上了游廊顶上。然而不知教主又居住在何方、夺路而去的人又略微迟疑了一下——只是一个迟疑，便复又陷入了重围。

“铁马冰河？”风涯祭司蹙眉，饶有兴趣地看着月下拔剑的男子，“没想到你一介声色犬马之徒、居然真练成了圣火令上的武功？好，好……本座数十年未曾出手，今日便和你一战，也不枉你万里来苗疆一趟埋骨！”

“祭司大人手下留情！”长孙斯远骇然脱口，祭司却只是扬眉一笑，冷睨了他一眼。额心红宝石映着月光、照亮了他眉下深碧色的双目。那寂寥的眼神里，陡然弥漫起了多年未见的杀气和斗志——手指一挥、令教民暂时退下，白袍翩翩如飞鹤，转瞬也掠上了游廊。

只是那样一掠、便能看出对方的深浅，公子舒夜眼神一凝，心念如电，再度重复：“我要见沙曼华——我无意与拜月教为敌。我只要见沙曼华！”

“等来世吧！”风涯大祭司嘴角有个尖锐的冷笑，拂袖转身，指尖忽地泛出了淡淡幽兰的光——那一瞬间，月华忽地冷了下来。

—

昀息直奔八重门后白石屋，重重深殿里、外面的嘈杂已经完全听不见了。

最后一道竹帘被拂开的时候、他看到新教主正握着金箭在地上画着什么，飞光伏在她身侧眯着眼，听到急促的脚步声霍然低吼了一声站起。

“带上弓箭，快跟我来！”来不及多说什么，昀息一把拉住了沙曼华，往外便走。

沙曼华握着弓箭被他拖起，茫然随着冲出了几步，随即惊问：“怎么了？外头出了什么事？”——然而她的惊问转瞬变成了低呼。因为她看到在昀息拉着她冲出的时候，有几个显然是祭司大人亲自委派来看守她的人出手阻拦，而昀息居然毫不留情、只是一瞬间便将那些人斩杀！

那一些拜月教弟子倒下时，眼睛里都是骇然不可思议的光：谁都没有想到、教中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左护法、祭司的亲传弟子，居然翻脸便霍然下了如此重手！

“跟我来！”昀息片刻不停，拉着她往外冲，低声，“公子舒夜来了！”

“什么？”那一瞬间沙曼华全身一震，脱口惊呼起来，下意识地便放弃了对抗，随着他迅速向外掠去——出了八重门、外面游廊里把守着的拜月教弟子显然已是昀息的属下，看到左护法拉着教主奔出，个个眼里都有诧异的表情、却没有一人胆敢上前阻拦。

“舒夜来了？在哪里？”沙曼华惊呼，抓紧了昀息的手，“他在哪里？！”

昀息不答，只拉着她往东方朱雀宫狂奔，目光却迅速在黑暗中逡巡。果然，一个教徒从游廊顶上翩然落下，单膝落地，迅速禀告了一句什么。

“在圣湖旁！”昀息迅速回答，顿住脚，回身，“他在圣湖旁同师傅交手！”

“什么！”沙曼华惊惧地脱口，脸色霎时苍白——舒夜和祭司大人交手了？

来不及多想，她转身便向圣湖方向奔去。沙曼华低啸一声，飞光得了号令一跃而起，就在那一刹、白衣女子握着银弓掠上了白狮，转瞬消失在暗夜里。

昀息站在廊下，手一挥、制止了教中弟子想要追上去的企图：“所有人呆在原地！”

“昀息公子！总算找到你了！”长孙斯远沿着游廊奔来，看到了他、脸色焦急而紧张，“祭司、祭司他就要下杀手了！你快想法子……公子舒夜必须要随我回帝都！”

“我已设法了……”白衣少年却是阴郁如故，忽地转头微笑，“放心、他不会死。”

昀息不紧不慢地走上来，做了个“请”的手势：“此刻，我们安步当车，走到圣湖那边应该正好是时候吧？——到时候，就请你务必用‘你

的方法’，把公子舒夜带回去。这里的残局，由我用‘我的方法’来收拾。我也会实现我对你的诺言。”

长孙斯远微微一怔：事情已经到了如此刻不容缓，这个少年还如此气定神闲？

九、伤心小箭

一百五十七招上，他点足后掠、停在桫欂树的树梢，右手挥出、弹在承影剑剑脊。

那一弹指他用足了十分的力，几可令天地间一切有形之物辟易，罔论一把剑？

力道透入、沿着剑脊传递，那把无影的长剑陡然发出了一连串的爆裂声！恍然间仿佛一蓬冰雪在两人之间炸开来，节节寸断。

然而对方临危不乱、一声低喝，并指插入了剑风之中，搅起。

那些寸断的碎剑、居然被劲风带起，宛如千百片暗器直向他飞来！

好身手，好机变，好胆量！那一瞬间祭司微微动容，止不住便要喝采一声——为这一数十年来才得一见的一战，才得一遇的对手！然而，他看到了公子舒夜脸上那种一往无悔、不顾生死的热切和执着——那种表情，转眼就让祭司眼里那一点激赏冻结。

这个人……是来带走沙曼华的！

虽然是有意容让、想看看对方到底有多强，才一直未曾下杀手。然而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个远道前来的贵公子、居然能接下那么多招——不愧是修罗场昔年的第一杀手！虽然历经了十年声色犬马的生活，技艺尤自如此惊人？

在退到圣湖那颗桫欂树下时，风涯祭司眼中霍然闪过了杀意！

“到此为止！”他冷冷一叱，广袖一拂、双手转瞬将半空中寸断的碎剑都碾为粉碎。拜月教的大祭司在桫欂树上站住了脚——只要他一旦站住了脚，便无人再可以越过他身侧半步！他必须要在这个地方解决掉这个闯入者，否则，再近一些、便要被神庙那边的人听到动静了。风涯并指如剑，刺破虚空——大祭司出手的瞬间，额心的红宝石骤然光华一盛，令人不敢直视。

虽然两人之间相隔尚有一丈，在对方远远抬手一劈的刹那、公子舒夜却还是下意识地急避——他看不到有武器近身、也猜不到对方招式的来路，但多年杀手生涯练就的本能让他在那一瞬间便感觉到了“死气”——慢得一刻便要送命的死气！

然而，还是晚了一步。

在他掠起的刹那、他感到身上的衣衫发出破裂的撕响，随即胸腹间传来凉意——他身子还在继续拔高，然而一低头，却看到暗夜里胸腹间霍然裂开了一道血缝！

拜月教那个白衣胜雪的大祭司根本没有近身、就只是站在一丈开外，缓缓竖起了手、做了一个手刀的姿式——然而，无形无声的劲风、居然就瞬间斩开了一丈外的空气？这算是武功、还是邪术？那样的不可思议！

脑中电光火石地掠过一个念头——这...不就像沙曼华当时使出的“无色之箭”？只是她还必须借助银弓才能发出气劲，破空也不能无形无声，而眼前这个祭司.....这个妖鬼般的大祭司，居然已经到了如此出神入化的境地！

上掠的势头已竭，他重重落了下来，落入湖边草丛中——眼前一晃而过的、居然是火红色的花朵.....曼珠沙华？那一瞬间，胸前衣衫尽碎，他却忽然笑了起来。

背后衣衫拂动、他知道是那个人从杪楞树上一跃而下、要将他的生命攫去。他来不及多想，伸出手去死死抓住了一株曼珠沙华，火红的汁液染在他手心，他忽地用尽全力大呼，响彻月宫：“沙曼华！沙曼华！我来了.....你听见了么？我来了！”

仿佛回应着他，一道金光裂开了黑夜！

“舒夜！舒夜！”——有人在黑暗中回应着他，呼声嘶哑。那一瞬间、已经触及他后心的手陡然一震，停下。血顺着雪白的衣袖流了下来，仿佛痛极，风涯祭司捂着肩膀连续后退了三步，震惊地看着暗夜里的某处。

那里，白衣金冠的女子骑着白狮飞奔而来，一箭射穿了他的肩膀！

那一箭不知是如何发出的；

那一箭可知是能发不能收的。

——然而在那样的生死一瞬里，她没有别的选择。

她甚至不相信自己真的能射伤了天神一样的大祭司.....情急之下她顾不上使用无色箭法，只是用尽了全力一箭射出、只希望能缓得一

缓对方的杀手。然而，这个她自幼就当作神一样仰望的祭司，就真的被那一支平平常常的小小金箭洞穿了肩膀！

血仿佛无止尽地从拜月教祭司的肩上流了出来，半身转眼血红。

“沙曼华！”跌落在地的人看到白狮银弓的女子出现在黑夜里，一跃而起，喜极。

“沙曼华？”那个捂着肩膀踉跄而退的人却不可思议地望着她——眼里的那种神色让她忽然间就彻底呆住，止不住想跪倒在面前请求宽恕。

冷月下，她不知为何忽然觉得心寒颤栗。果然，她一眼就认出了舒夜……无论隔了多少年，她还是一眼就认出了舒夜，那几乎是已经刻入她骨髓的本能；然而，就在那一眼之后，她发现自己再也不认得风涯祭司。

或者说，那个曾一手将自己带大的人、就在她张弓一箭射去的转瞬陌生。

“舒夜！”看到败于祭司手下的人，她蓦然颤声喊了出来，下意识地想迎上去。然而旁边白衣一动，风涯祭司抢身而上，已经按住了他后心的死穴。

“不要！”那一瞬间她脱口惊呼，下意识地举弓。风涯却微微笑了起来，放开了手。

然而他一放开手，公子舒夜便委顿了下去，应该是被封住了要穴。

“还想射我么？那尽管再射吧。我知道你的无色之箭，不需要箭也能发出。”半边的白衣宛如血池捞出，风涯的眼睛却是灰冷的，既无怒意、也无恨意，只是淡淡，“你可以再射我一百箭、一千箭——用我教你的残月半像心法。”

那一瞬间沙曼华不知说什么才好，因为恐惧和激动而全身发抖。

“你为了和这个人在一起，不惜杀了我，是么？”风涯继续淡淡问，拂了拂袖，将满襟血珠甩了出去，缓步走过来，眼里的光温温凉凉，宛如此刻月色，“你曾承诺过要留在月宫、发誓过永远不背叛我——然而你学夷湘，却学得那般快。”

“不，不是的……”她一步步倒退，忽然间觉得对方的眼睛宛如深渊，令她窒息。

“怎么不是呢？夷湘为了她个人的野心，你为了你自己的爱情——就算出自不同的欲望，可是……你们想要的性命，却还是同一条！”那个人却一步步的走过来，声音里隐约有某种死寂，“你们为了别的东西、都不惜置我于死地——沙曼华呵，我以为你会是一个好孩子……可是连你、也这样报答我的‘养育之恩’么？”

语声仿佛利箭直刺她心底，那样的眼神让她不敢直视，忽地将银弓扔到了地上，掩面痛哭：“我…我只是想离开这里！我想和舒夜一起生活……我想离开这里！”

风涯走到了她身边，忽地微喟：“所以，你要杀我。”

就在这一瞬间、他的手指停在了她的颈侧动脉上。

“不是！”沙曼华只觉脑子里极痛，血涌了上来，让她无法呼吸，她抱着头大喊起来，“我只求你不要杀舒夜……并不想杀你！我根本不想杀你！”

风涯眼里有一丝苦笑，松开了手，从左肩将那支金箭连血带肉拔了出来，递到她面前。

她侧过头去不敢看，耳边却听祭司静静问了一句：“那么，你为何要在箭上抹血龙之毒？这是普天之下唯一能伤我的毒……这般处心积虑。难道不是得知了长孙斯远到来、便想里应外合杀了我，好和高舒夜远走高飞？”

沙曼华惊诧之极地抬起了头，看着那一支她弓上发出的金箭。

锋利的金色箭头上，果然闪着隐约的血红色冷光，狰狞可怖——血龙之毒？那是可杀神鬼的毒！普天之下，能伤到拜月教大祭司的、仅有的剧毒。

“不是我！不是我！”那一瞬间的震惊和恐惧让她几近嘶声，“我……我怎么会杀你？我怎么会杀你！”她一把夺过了那支箭，看了又看，忽然明白了什么，脸色渐渐惨白。抬起头，仿佛要说什么、然而刚一开口、却冲口吐出一口血来，向前栽倒。

“沙曼华！”风涯下意识地将她抱住，发现她脑后三处伤口汩汩涌出暗色的血来。

那般的大喜大悲，让她的脑子再也承受不住了么？祭司眼神一黯，将她放到了白狮背上，然而忽然一震！沙曼华的颈后、出现了铜钱大的血斑！是蛊毒？这个月宫里，有谁竟然对沙曼华下了蛊毒？除了杀他、有人还想杀了沙曼华？

心念电转之时，他觉得袖子忽然被轻轻拉住。低下头，便看到沙曼华睁开了眼睛，微弱地说了一句什么，随即昏死。

风涯侧耳过去，只听得一句话：“小心昀息。”

月下一场恶战，在分出生死之时、忽然被一箭解开。

拜月教主和大祭司交手，射穿风涯的肩膀，拜月教内竟是为了公子舒夜起了内讧！

长孙斯远刚走到廊下，看得那样兔起鹘落、急转直下的一幕，不由惊得几乎叫了起来——他没想到几近天人的拜月教大祭司、竟然真的伤在沙曼华手里。在风涯的手抵在公子舒夜后心的时候、他几乎就要冲过去，却被昀息制止。

“放心，他应该不会杀高舒夜……”站在回廊的暗影里，白衣少年淡淡道，“沙曼华已经出箭、他此刻再杀高舒夜，已经没有任何意义。”

在他说完这句话的刹那，远处的风涯祭司果然已经放开了公子舒夜，向沙曼华走去。

长孙斯远微微一凛，看向那个白衣少年，却听得昀息又说了一句：“他也不会杀沙曼华。他此刻应该根本不想杀任何人……真是可悲啊……除了明教教王、这世上只有一种人才能伤得了拜月教的大祭司——他真正信赖和关爱着的人。”

“这一切，都在你预计之中？”长孙斯远凛然心惊，不由问了一句。

白衣少年从长廊的阴影里走了出来，站到月光下，对他笑了一笑——那样的一笑，洁白无瑕而璀璨透明、宛如春风吹开了枝头第一朵梨花。然而少年深碧色的眼睛却是和笑容截然相反的阴沉，仿佛一口看不到底的古井，将任何落入的东西吞没。

“我只是掌握了历代祭司的魔咒。”昀息忽地眨了眨眼睛，然后转身——那边，风涯祭司的手果然从沙曼华的颈部放下了，横抱着昏迷

过去的女子，直奔青龙宫而去。

昀息指了指湖边曼珠沙华中被封了穴道的公子舒夜：“我已令所有教中弟子一律留在原地、不可阻拦。长孙先生，趁着这机会你赶快把这个人带走吧！你说过你有方法，我信——你们速速出宫，直接回帝都，莫要停留！”

长孙斯远微一迟疑：“可是风涯祭司……”

“我自然有方法。”昀息的神色淡定老练，简直不像一个二十出头的少年，扬手扔给他一个锦囊，嘱咐，“你只管一路回帝都——风涯大祭司定会来长安找你。”

长孙斯远有些不敢相信地望着这个少年——他也是出谋划策钩心斗角惯了的人、如何看不出这个昀息显然是设计了自己的师傅？如今出了这般激变、以风涯祭司的能力，难保不查出真像。而这个少年、居然还敢说有十足的把握，再让师傅成为他交易中的筹码？

十、师徒

长孙斯远刚一离开，昀息随即转身，沿着回廊向青龙宫走去。一路上教中弟子眼神惊疑不定，却无一人敢公开询问究竟发生了何事——不久前夷湘教主刚和大祭司起了冲突，为了不让此事外传，昀息一早便将所有人调离了月宫。拜月教中等级森严、高层权力斗争时不时发生，那些教中弟子已经习惯了不多问其他。

刚走到宫门口，就闻到了血的味道——风涯祭司已经带着沙曼华、在厅中等待。

果然也是聪明人。少年笑了笑，却是毫不畏惧地揽襟、迈入了厅里。

“师傅。”他从旁边案几上拿起茶壶，到了一杯茶，“你来了？请坐。喝茶。”

风涯祭司坐在厅堂里，看着缓步归来的弟子，眼神却是不易觉察地变了变——昀息变了……变得气定神闲、从容自信，甚至让人一眼看不到底起来。仅仅在一夜之间，那个恭谦聪颖的弟子身上就有了如此微妙可怕的变化！

“沙曼华身上的毒是你下的？”最终沉不住气的还是他，率先开口斥问。

昀息微微一笑，倒了两杯茶，放到桌上，然后在师傅的对面座下——他口中虽然仍称风涯为师，然而举止之间早已不以弟子自律。

风涯看着他，手指缓缓收紧、又放开，最终只是将昏迷的沙曼华放在身侧的软榻上，转头沉声：“这几天来能接触她的，只有你一人。不可能是别人下的毒。”

“不错，是我下了连心蛊。师傅，你知道么？——我早就打破了祭司不得修习蛊术的禁条。”昀息一笑，坦然承认，吹了吹茶沫，“不过下得还真是容易，她一点防范都没有。”

风涯的脸色严厉起来：“你为何要杀她？”

“杀她？我才不要杀她……杀她有什么好处？”昀息放下茶盏，忽地微笑，“我对她下蛊、只为让师傅您此刻无法杀我——”顿了顿，少年耸耸肩，看着风涯肩上不停流血的大祭司：“因为金箭上龙血之毒，是我涂上去的。我想，您此刻也应该猜到了吧？——不错，是我借了

她的手杀你！你看，像她这样的人、虽然会为了某种原因背叛您，可又怎么会做得出毒杀的行径呢？”

风涯深碧色的瞳孔陡然收缩、凝视着对面年轻的弟子，却没有立刻说话。

祭司的手按在左肩上，血无法停止地流了出来、染红他的衣衫和手指。然而风涯仿佛没有痛感，只是静静看了昀息片刻，忽然问：“为何？为何背叛我？我一手将你从流落乞讨的境地带出，教给你一切——而你等这个祭司的位置，已经等得这般不及了么？”

昀息微笑着摇了摇头，眼里忽地掠过一丝愤恨：“不为这个。”

顿了顿，少年抬起头来，看着自己的师傅，一字一顿地回答：“只为、我一门三生三世里受过的侮辱与流落！只为、有生之年若不杀你，便无法解除的厄运！”

风涯惊住，那一瞬间昀息眼里放出的光芒是如此炽热锋利，仿佛穿透了时空。

“你是...你是那个.....”他忽然隐约想起了什么极遥远的往事，脱口低呼。

“我就是那个被你所杀的、琼州鬼师的后人。”昀息说着、将手中茶盏缓缓放回案上，他动作极慢，然而那茶盏居然一分一分地被他无声“放”入了紫檀木的桌面中！

少年看着师傅，眼睛里的光芒极其可怕：“你应该知道在琼州、凡是在斗法中失败的术士会得到什么样的歧视！他的后人再也无法学习术法，也无法从事任何职业，只能乞讨为生——拜您所赐，从曾祖开始、我们世代沦为乞丐，已经过了百年！”

风涯大祭司眼神瞬忽万变、似是悲凉，却又似恍然：在苗疆有些地方、地方百姓极度崇拜精通术法之人。术士被视为可以和神灵直接对话的智者，受到所有人尊敬；然而那些术士一旦失败，便立刻失去全部的尊严、沦落为最下等的人，直到报了当初的仇、禁咒才能解开！

许久，风涯祭司才缓缓道：“怪不得你在术法上资质惊人——原来是世家出身。看来，你当初遇到我、拜在门下，早就处处算好了计策？只为在某一日，能够把我击败？”

“是。你有无限的时间等待，而我却只有有限的时间可以复仇——所以在我有生之年，不择一切手段都要杀了你！”昀息嘴角浮出一丝冷笑，似是感叹般地喃喃，“我练一辈子的术法武功、可能都不是你的对手。所以我只好修习你所没有修习过的法门：研究人的心和欲望——这些，恐怕是活了几百年的您、也无法和我相比的。”

顿了顿，少年有些感慨地摇摇头：“您知不知道，其实夷湘也是我策反的？她不过是不服您的独断、有些小小的野心，我顺便就鼓动了一下——只可惜那个笨妞居然去和你硬碰硬斗法，到最后还是死在你手上。”

“原来是这样……”风涯祭司的眼神从凝聚又慢慢散开来，居然也没有丝毫杀气，只是疲惫得看不到底，忽地笑，“十年来、你一直是我的好弟子……你们一个个都是为了各自的欲望而接近我、进而背叛我，是么？”

昀息刻毒一笑，阴阴道：“你以为有谁会真的喜欢和一个怪物在一起？”

那样的话就像那一支金箭一样直刺心底，风涯大祭司霍然站了起来，看着自己一手栽培出的弟子，杀气逼人而来。

“师傅，我劝您还是不要动手为好。我知道龙血之毒虽然杀不了你、但至少会让您重伤无力。目下您的能力、只怕和我一搏也未必有胜算。而且……”昀息只是望着他，回指自己的心口，微笑，“连心蛊啊，师傅您不会不知道连心蛊是什么吧？这颗心停止跳动的时候、沙曼华的心脉也会断——”

“我……”风涯蹙眉低喝，转头看着昏死的女子，“我为什么要管她的死活？！”

“您不会不管的。”昀息笑了起来，施施然摊开手，“不然您为什么不方才就杀了她呢？没有人比我更知道您是怎样的人——您很容易被背叛，却更容易原谅。”

长久的沉默，长久到仿佛又过了一次轮回。

这个空旷的青龙宫里，只有血珠不停溅落在地的微微响声——从风涯祭司的肩头和沙曼华的脑后汨汨流出，染红了地面。万种表情在眼底一掠而过，最终化为说不出的疲惫。

然而昀息眼里带着似笑非笑的表情：“师傅，我想您还是应该多关心一下自己的伤——被龙血之毒伤到、即便您力量惊人而不至于死亡，可同样也是无法愈合的吧？如果不解毒，血就会不停流下去，人也会一直衰弱下去！”

风涯望了自己的弟子一眼，那个白衣少年眼里有隐秘的光芒——那是他即将打出另一张牌之前的雀跃吧？这种幽暗的鬼火，以前他居然从未注意。

“我不害怕死亡——历代祭司从来都不曾害怕过死亡。”他微微一笑，看着指尖滴落的血，“我们怕的，反而是相反的事。这些，即使你再聪明、现在也还不会明白。”

那样的答案，让昀息脸色微微一变。然而他随即开口，语气恭谦、却透出了彻骨的寒意：“是。不过如果您一旦衰竭，我自然也将立新教主——那么，与您相关的所有一切都将被清洗，包括……沙曼华。”顿了顿，看到风涯骤然蹙起的双眉，昀息终于展露出了微笑：“我最了解师傅了：您不害怕死亡，但却不希望目睹别人的死亡——难道不是么？”

“你到底想要什么！”风涯终于愤怒起来，举手就将那张紫檀木茶几劈了个粉碎，从额环上一把摘下那枚象征着祭司身份的“月魄”宝石，扔到地上，“要我的命？要拜月教？都拿去就是！别再在我面前耍弄你的心计了！”

“啊，您快别生气，”昀息却是迅速阻止，正色，“一动气、龙血毒会发作的更快——这样，您就根本无法支持到去长安了。”

“去长安？为何？”风涯祭司微微一诧，脑子里闪过长孙斯远写在案上的那个名字，忽然间就静了静，仿佛想到了什么主意，半晌不语，脸色平静的抬头，看着自己的弟子：“昀息，你希望我去长安？”

昀息俯身从地上捡起月魄宝石，紧握在手心，微笑着点了点头：“是为您好呀！龙血之毒、需要另一颗同样的龙血珠来解。所以当世除了长孙先生、没人能救您了——所以您还是去一趟长安吧……”顿了顿，昀息嘴角浮出笑容：“至于如何才能从他手里拿到另一颗龙血珠，相信师傅您一定知道。”

风涯祭司眉梢一扬，有冷笑的表情：“这些，你是和长孙斯远商量好了的？”

“不敢。我们所求不同，”昀息微微一躬身，不动声色，“只不过在想让师傅去帝都这件事上，正好想法都很一致。”

“去长安？也好...我也盼着能再见那个人。”风涯祭司嘴角微微一动，浮出一个不知是笑还是悲的表情，“可是——沙曼华那般信任、亲近你，你还是想也不想地出卖了她么？”

昀息冷笑：“她那样的人、活该被利用。”

风涯祭司叹了口气，忽地伸出手来——昀息下意识地退了一步，然而那只滴着血的手却是毫无力道地轻轻按在他的肩上。

“这是我的错.....昀息，你将来该如何是好？”祭司的深碧眼睛宛如看不到底的大海，涌动着暗流，忽地低声叹息：“你跟了我十年，什么都学了，却唯独没有学到最重要的。你将来做了祭司后，又该如何是好啊。”

被那样突如其来的感喟惊了一惊，昀息迅速镇定下来：“我还没学到什么？分血大法？鬼降之术？还是残月半像心法？——不，我会的要比您预计的多得多。”

“那些东西有什么用？.....到最后只会成为你的负累。”风涯祭司轻蔑地笑了一下，看着惊才绝艳的弟子，眼里却有悲哀无奈的光，“你对天地神鬼没有半丝的敬畏；对众生也没有任何怜悯；你不会爱人、也不会被人爱——”

“我不需要这些，”昀息傲然回答，“如果我足够强。”

听得那样的回答，风涯大祭司微微苦笑起来：“记住：我们不是神，可我们也不是人，我们只是怪物.....岂无一时好，不久当如何？所有的物欲膨胀到极限后也终将消失，可在那么漫长的岁月里，如果除了仇恨内心什么也没有、你又将何以为继啊！”

昀息一怔，然后立刻微微冷笑起来。

何以为继？难道那些反复背叛他的凡人，就是支撑着将来无尽岁月的支柱？即便善良如沙曼华、也会为了自己的欲望而毫不迟疑地将箭射向恩人——一次次的背叛，一次次的原谅，直至心灰意冷！难道师傅要自己学他、为这种凡俗羁绊而陷入危境么？

知道自己一生也无法在术法或者武学上、超越几近天人的师傅，所以他只有抓住师傅心里的弱点：夷湘，沙曼华，他自己.....所有师

傅在意的、相信的、关注着的——他要一根一根地、将这个“神”内心的支柱完全敲碎！在轰然倒塌的刹那，他才能寻到机会吧？

然而此刻、师傅却想将那个致命弱点也传给他？冷笑。

“哟息，虽然我教并不提倡、我们自身也未必能做到——但你要记住：对某些‘真’或‘善’应该心存敬畏。”临走前，俯身静静凝视沙曼华沉睡的脸，风涯祭司抬起头来看着弟子，说了最后一句话，“这一点本心，是上窥天道的奠基之处……否则，便是入了魔道。”

“你知道未来有多长？看不到尽头……你将何以为继啊。”

师傅走的时候，外面已经透出了微亮的曙光。哟息推开窗，默默的看着那一袭白衣穿过开满火红曼珠沙华的圣湖畔，沿着碧水离去。灵鹫山顶的风带来木叶清冷的气息，推开窗的刹那、湿润的云雾翻涌而入，模糊了师傅的背影。

他知道、师傅是要去月神庙做最后的祈祷和告别，然后离开南疆去往帝都。

白衣少年无言地握紧了手心的那颗月魄，微微蹙起了眉头——说什么治伤，说什么龙血之毒，都不过是借口。师傅恐怕不会不知道自己如此威逼利诱他前往帝都的真实意图罢？然而，如他所料、师傅还是去了——那一去，恐怕不会再回来。因为那个人也会去帝都……普天之下，他若要死、也只配死在那个人的手下吧？

哟息想起了那些被苗疆百姓视为神明的白象——那些洁白强悍的庞然大物一生骄傲、能预知自己的死期，在死亡到来之前，它们唯一做的事情，便是离开所有人、找一个秘密的地方静静等待死亡来临。那是一种维持到最后一刻的生命尊严。

云气和晨雾涌上他的脸，微凉而湿润。

哟息回头看了看昏迷中的女子，抬手按上了脑后三处深入见骨的伤，眉头皱得更加紧——这种多年金针封脑落下的病，连师傅都没能治好，加上如今这一折腾、脑中旧伤复发，只怕内部已经积了血块吧？唯一的方法就是破颅疏通淤血——但这样又该冒多大的风险？

然而，为了以防万一、这个女子无论如何还是必须活着。那只有冒险破颅了——白衣少年的手指慢慢握紧了宝石，冷定漠然地想着。

“岂无一时好，不久当如何？……你将何以为继啊。”

那样悲悯担忧的语气、仿佛一种不祥的咒语在他心中回响。

黎明前夕，急促的马蹄声从山道上传来，惊起扑簌簌一群飞鸟。

马车上一行人纷纷惊呼怒骂、却留不住那个夺路而去的白衣公子——虽然在动弹不得的情况下被连夜带出月宫、可一旦点穴解除，公子舒夜就再也不顾长孙斯远的阻拦，立刻夺马回奔月宫！终于再次见到了沙曼华……难道又要相见不能相从地擦肩而过？

那个念头是如此强烈、以至于长孙斯远神色慎重苦口婆心地对他说了什么，旁边那些帝都来的武林高手又说了什么，他都没有仔细听；甚至也没有去想如何对付那个妖鬼般可怕的大祭司——公子舒夜只是纵身跃起、夺马、回头狂奔而去。

“公子！”旁边长安探丸郎的黑九郎沉不住气，厉声，“你回月宫只有送死！”

“别管我！”白衣公子同样厉声回答，掠上马背。

“可你就不管候爷的死活了么？你知道候爷在帝都被那个女人害成什么样？”白六郎几乎要发出暗器去击落这个奔走的人，怒骂，“你们是生死兄弟啊！大家都在长安等着公子来替我们作主报仇！可为了一个女人，你就不管——”

马背上的人似乎听到了一句两句，身子微微一震。然而转瞬马已经跑远了。

“他妈的！见了女人就忘了兄弟！”“候爷瞎了眼，认了这样的兄弟！”马车上陡然被怒骂声湮没，当下探丸郎中几个杀手便要追出去，然而长孙斯远微微摆手，阻止了所有人的躁动。“不要追，追了也追不回来。”

这个三十许男子清俊的脸上有一种深深的疲惫，把玩着手里的什么东西，淡淡道：“停车。我们在这里等他——”

“那小子还会回来么？”黑九郎愤愤不平。

“等到傍晚。”长孙斯远看着晨雾弥漫的来路，慢慢道，一贯从容的神色里却有再也掩不住的萧瑟，“如果他不回来、我们就自行回帝都。”

黑九郎恨恨：“也是。总不成没他就不救候爷了——最多大家齐心协力，和那个女人拼了！”周围的杀手们轰然应了一声，个个眼里都有不顾生死只为报君恩的坚决。

——这些，就是鼎剑候多年来网罗的江湖奇人异士里、剩下最中坚也最有力的死党了。然而这一群摆在台面上、吸引着帝都追杀的力量，也不过是一张早就打算要舍弃的牌罢了。

长孙斯远眼神微微一闪，只是垂头玩着那个东西：那是一个小小的木偶，白杨雕刻，关节上都有隼铆相连，可以随意活动。他聚精会神地挪动着偶人的双手，摆出一个个姿态，不顾旁边人诧异的眼光。

——谁也不知道这个在帝都呼风唤雨的谋士、为何身边会携带着这样一个东西。

不过半日，太阳刚到头顶，马蹄声猝然响起在远处，所有人不由精神一振，望向来路，连长孙斯远都不例外——那里，一袭白衣从浓翠的竹林中直穿而来，闪电般飘落。

公子舒夜。那个决然而去的人、不过片刻居然又重新回到了这里！

“你刚才说、墨香他出了什么事？”一掠而来，便拉起了长孙斯远的衣襟，急促地问，“再说一遍！你刚才是说……他、他被颐馨长公主给幽禁了？他怎么会被那女人幽禁！”

显然是方才心急之下没有仔细听清，奔到半路才慢慢回过神来，公子舒夜策马狂奔而回，厉声向他喝问，脸色狰狞可怖。

“颐馨长公主和明教勾结、暗中培植党羽骤然发动政变，候爷被暗算，”长孙斯远神色不动地重复了一遍，加了一句，“如今被挑断了手脚筋脉、摄去了心神，幽禁在紫宸宫里，已经成了一个傀儡——长安探丸郎多次营救、都不曾成功。”

“怎么会这样！”公子舒夜一声厉喝，将长孙斯远的领子拉紧，“墨香那家伙应该是个很精明的人！我离开敦煌不过一年多啊……他怎么就会弄到了这种地步？是不是内部有奸细出卖了他？——你这个军师是怎么当的？”

被勒得几乎喘不过气来，长孙斯远蹙眉，却不回答一个字，只问：“那你随不随我去帝都？还是，依旧要去月宫送死？”

公子舒夜一怔，松开了手，回头望着极远处那一座笼罩在云雾里的灵鹫山，天空不语。

那么象……居然那么象！和一年前在祁连雪山顶上、因为要救墨香和敦煌，生生错过的时候竟然一模一样！——咫尺之遥，却始终缘吝一面，命运的巨手拨弄着两个人，竟是从不肯给上半丝的机会。难道真的要等到来生再见？而做兄弟，却是有今生没来世。

他忽然苦笑起来，笑了许久，终于抬头对那帮看着他的江湖人说出两个字：“我去。”

顿了顿，似是下了决断，公子舒夜扬起头来，直指北方，厉声：“我们一起回去、将那个女人拉出来斩了！”

“是！”所有武士和杀手都举刀欢叫起来，声震云霄、惊得飞鸟一群群扑簌飞出。

公子舒夜回头，却看到长孙斯远的目光。所有人都在欢呼，唯独这个清俊的男人却是沉默的，看着自己、忽地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，将那个奇怪的木偶放入了怀中，对他招了招手，轻声：“上车，我有话对你说。候爷临难前、预料了将来的全盘局势，做出了安排——他留了一封密函，要我亲手交给你。”

真是一个令人看不透的人啊……公子舒夜和鼎剑候相交数十年，对他身边这个谋臣也不是不熟悉。然而以他的眼光、却一直都不能猜透，这个男子心里到底都在想什么？

他最后朝着灵鹫山的方向看了一眼，足尖一点、便飞速掠上了马车，放下了垂帘。

人生是一场负重的狂奔、需要不停地在每一个岔路口作出选择，而每一个选择、都将通往另一条截然不同的命运之路。那么多年了，从昆仑雪域到敦煌古城、从苗疆月宫再到帝都长安……一次次命运的分叉路口，他选择了舍弃。如今他们之间、已经是越走越远了么？

沙曼华，沙曼华……此次若能平安化解帝都危局、我必当返回这里来找你。

那时与你重又相逢、如天地初开。

十一、长安月

如以往中原很多王朝一样、大胤的开国之君神熙帝将国都选在了长安——这个“左据函谷二嶂之阻，表以太华终南之山，右界褒斜陇首之险，带以洪河泾渭之川，披三条之广路，立十二之通门”的地方，的确也是绂冕所兴，冠带如云。

十年来镇守敦煌，公子舒夜踏入帝都的次数不过寥寥。

然而每次踏入帝都，他都有一种说不出的窒息和快意。

那窒息、是某种压迫着他生存本能的重量，让他时时刻刻都像一头蓄满了力的猎豹窥探着左右，暴起攫人；而那种快意却是从最隐秘深心里沁出来的——在这些灯红酒绿、歌舞升平中，暗藏着暴风急雨、腐臭芳香，浓得仿佛眼前化不开的夜色。而他、就是要用掌中的剑、将这铁一般的古城和长夜斩开！

临决战、赌生死的快意直冒出来，仿佛回到了十多年前纵横西域的时代！帝都长安，给了他一种归属感和熟稔感，仿佛他就应该在这样的乱局中游走——这个杀机四伏的帝都、和当年厉兵秣马的敦煌一样，给了他最广阔、最有挑战感的舞台。

虽然他已厌倦，然而此刻巨大严峻的挑战重新点燃了他天性中冒险和搏杀的气质。

交织着权欲、杀戮、阴谋、背叛的长安，是他的舞台，而他早已能在其中游刃有余，在与人相斗中自得其乐——不同于那个青翠干净的苗疆、在那种地方，对着那个“非人”的大祭司时，他心里是完全没有丝毫的把握。那是与天相搏的空茫和无措。

“朝野多股势力蠢蠢欲动、潜流暗涌，只恐不日便要发难——此刻弟不知远在何处，各地驻军不及进京驰援，已然不及。”他想起了墨香在那一封密函里，留给自己的最后嘱托，“激变不日立至，兄苦虑多日，顺势布一局，以求反败为胜。事关重大，四顾身侧无人，唯有长孙可冒险相托——然此人心计之深、为兄多年不曾看透。无奈此刻帝都危局，托无可托。弟若闻讯归来、与之谋事，也应心怀戒备。”

想到这里的时候，他看了一眼旁边席上的长孙斯远。

那个青衣谋士一直寡言，摆弄着手中的小小木偶。然而那只诡异的木偶，却让公子舒夜眼神陡然凝聚——这个透着诡异的东西，这到底是用来做什么的？

公子舒夜忽地以筷击盏，在酒席间高歌起来，同时命探丸郎中最美的白九娘起舞——密室里所有严坐待命的探丸郎杀手都露出了惊讶的表情，看着这个纵酒狂饮的男子、候爷的生死之交。早就听说过敦煌城主是个骄奢跋扈的人、却没想到放浪形骸到如此。

白九娘抽剑起舞，然而一曲方歇、剑却急速指向了座上的公子舒夜！

白衣公子分毫不动，只是在那一瞬间翻转了手腕，剑刺中了杯底，砰然裂开。九娘执剑冷冷看着这个来客：“你是来喝酒的，还是来带我们去救候爷的？外面已经死了那么多兄弟，你却还在这里喝酒！你到底是什么意思、要安排那么多场硬碰硬的刺杀？再按你说的这样下去、我们的人不等攻入禁城，就全折尽了！”

“鼎剑候有给你们向我责问的权力么？”公子舒夜微微一笑，将酒杯从剑上拔出，“棋子不该问棋手的棋谱如何。请安本分。”

黑九郎不服：“可这一个月七场刺杀下来，已经折损了大半人马！杀的不过是一些官员外戚、根本动不了景和宫里那女人分毫！你这是让我们送死，白白便宜了那女人——你到底是不是候爷的朋友？还是早就被那女人买通了？”

“住口！”座中忽地有人低叱，是久不出声的长孙斯远终于开口，“坐下。”

长孙先生都开口了，满座登时悚然一惊，无人再敢继续发难。暴烈的黑九郎和冷艳的白九娘相对看了一眼，也退回了座中。

“明日，按计划将兵部尚书李长乾刺杀于上朝路上。”寂静中，公子舒夜扔下一句，拂袖而起，揽着歌姬扬长而去。座中杀手面面相觑，最后一致将目光投向长孙先生。

长孙斯远淡淡开口，放下了酒杯：“听公子的安排。”

不同于苗疆之月的皎洁明朗，长安的月色是迷离朦胧的，仿佛空气中浮动太多看不见的尘埃。暗廊下，遣走了歌姬，白衣公子静静负手看月，神色也有些迷惘起来。

不久背后就传来了脚步声，没有回头，他开口：“按全盘计划来说，明日黑九郎和十三娘都要死——是不是？这样一来，探丸郎里，就只剩下不到二十名杀手了。”

“是。”长孙斯远在他背后站住，声音冷肃，“这一个月来，已经折了二十一名杀手。但也拔除了八名朝中军政两界的重臣、颐馨长公主的羽翼被剪除了不少。可直至目前，她似乎还是没有将禁宫御林军和明教高手派出、保护下属的意图。”

“呵呵……端的沉得住气。这女人的确狠心忍心，”公子舒夜笑了笑，“羽翼剪了可以再长、命丢了可就什么都完了。此刻她怕的就是中了调虎离山之计，宁可看属下党羽被难、哪里敢轻易放松大内防守？”

长孙斯远同样淡然回答：“不错。她向来计算精明。”

“也是，否则墨香又怎么会轻易在她手里吃亏？”公子舒夜冷笑起来，忽地点头，“不过，我想她们那边一定也在估计着我们的损失——我们每死一个人，他们定然都有数。大约只等着我们削弱到一定程度，便要反击。”

“是。”长孙斯远点头，只道，“可他们定然没想到、探丸郎不过是明摆在台面上的一张牌，我们的实力远不止于此——天下十八路大军已然陆续接到了候爷的手谕，秘密派人进京待命。而那些中原各大门派的武林人士、也已经云集京城。”

“只是可惜了探丸郎……那可是一群忠心热血的江湖儿女。”公子舒夜忽地喟叹，眉间的迷惘之意更重，“墨香十年心血营造的这批基业、恐怕要在这场血战中消耗殆尽了。”

长孙斯远也是长久无语，许久，才慢慢道：“他们……本来也就是死士。”

死士？……报君黄金台上意，提携玉龙为君死！那种热血悲歌的慷慨死士，为了主君的安危便可毫不迟疑地纵身就死的死士，的确令他这样的人都肃然起敬——然而，他不得不将这些人看成一堆无生命的棋子，才能安之若素地将他们放到正确的位置上去。若是心心念念想着，又如何布得了这般杀局？

“希望他们死的有价值。”公子舒夜喃喃，忽地回过头盯着长孙斯远，慢慢道，“你今夜，又要进宫去么？听说那个女人很美……听说她

和你们长孙家、还自幼定了亲。”

那种目光冷锐低沉，然而长孙斯远只是淡淡回答了一个字：“是。”

然后就这样转过身，再不解释半句地离去。

—

禁城巍峨，仿佛一方坚不可摧的玉玺、压在长安城的北角。

然而坐在防卫森严的景和宫里、身侧布置了至少八百名侍卫，还有躲藏在多处暗角里的明教高手——颐馨长公主的眉头依然微蹙，仿佛脚下白玉铺就的地面如波浪般摇晃起来。她无声的抱紧了年幼的皇帝，拍着哭闹不休的孩子。

然而八岁的武泰帝依然带着一股痴傻的劲儿、从短暂的睡眠中惊醒后就再也不能平静，拼命指着宫殿外盛开着菊花的花圃，尖细地叫：“白色的小鬼！白色的小鬼……它们在跳舞！”

“阿梵莫哭……哪里有什么小鬼啊。”颐馨长公主拍打着弟弟，却微微叹了口气。

然而一想到外面的局势，颐馨长公主的眉头就蹙得更紧——帝都上下已经议论纷纷，为了一个月来七次的刺杀，为了相继死去的八名朝中重臣。那八名，全是她一手拉拢和扶持起来的党羽。她也曾犹豫过要不要分出一部分大内的人手、去保护下属羽翼，然而——长孙斯远对她说：“那是公子舒夜在引你出手，待你将人手抽离禁城、他便要声东击西。”

于是，她便硬生生按捺住了。

但如今外头已经飘摇如此，帝都若再无反应、朝野上下只怕要掀起大浪。颐馨长公主再也顾不得哭闹的武泰帝，将孩子交给了贴身侍女，便起身想去找连日不见的月圣女梅霓雅。

然而，刚一起身、就看到那个青衫男子从菊花深处走了过来。

“斯远！”略微有些惊喜地，她迎了上去，穿过那些白骨上盛放的花朵。

“明日，公子舒夜将派探丸郎于上朝路上刺杀兵部尚书李长乾。”那个人只是站在菊花深处，淡淡开口，“这次你需得早做准备

——兵部不同于其他，此刻万万不能舍了这棋子，否则帝都定将更乱。”

“正好，我也是如此打算。”颐馨长公主点头，神色冷定，“近日昆仑大光明宫总坛、已经派了派了最后一批人马前来帝都，助我完成大业。回纥一品堂也派出了高手，前来为梅霓雅公主效力。因为高连城还据守着敦煌，他们祁连山那边绕道过来，颇为艰苦，所以来得晚了——他们这一到、我方实力大增，再也无需避开探丸郎的锋芒。何况，我这几日估计着，他们也该折损的差不多了。”

冷定地说到这里，颐馨长公主的语气却忽然转柔了，摘了一朵菊花在手里拈着，看着面前的青衣男子，半晌才开口，道：“你...你这一趟去南疆去了好久——”顿了顿，脸颊忽地有些微的红，只道：“阿梵很想你。”

长孙家原本是大胤最大的外戚、也是十大门阀贵族中的翘楚，历来和皇室之间婚姻不断。而长孙斯远也是经常出入皇室、和夏雱夏梵姐弟是自小熟悉的。若不是后来四王内乱、若不是鼎剑候把持了朝政——说不定夏家和长孙家之间，早已又多了一桩姻缘。

然而颐馨长公主最后含羞吞下的半句，长孙斯远却仿佛听不出来，只是皱眉：“明教又派人来了？他们是准备把回纥一品堂和整个总坛都搬到长安来么？”

“你不是和我说、那些江湖人已经秘密云集到了长安？再加上一个公子舒夜，更不能轻敌。”颐馨长公主手握紧了，手心那朵菊花簌簌粉碎，眼里有狠厉的光，“不请明教和回纥出手，还能如何？反正也说好了交换的条件。”

长孙斯远不再说什么，只是道：“我怕请神容易送神难。”

然后他就转身离去，消失在菊花深处。颐馨长公主原本要留他，忽地又迟疑了，手里揉捏着那朵菊花，半晌，只是微微叹了口气——她真的是越来越看不透斯远这个人了。

宫里阿梵还在哭闹，彻夜不息，她只一听、心便烦躁的不得了，只狠狠地踏倒了一片菊花，踩出了地底支离的白骨来。

—

长孙斯远从一重重禁宫走出来时，外面斜月已西沉。

他从最荒僻的侧门走出来，走过宫门口那座巨大的仙人承露铜像时，他蓦地抬起了眼睛——那个仙人铜像手上托着径丈大小的铜盘，而铜盘内，却伫立着一袭白衣。斜月挂在深蓝色的天际，那个人站在仙人铜像的掌心、却有着比仙人更飘然出尘的气质，白衣胜雪、长发飞扬，仿佛飘然而来的天外飞仙。就这样站在高处、低目看过来，不说话。

“风涯大祭司！”一直表情漠然的长孙斯远终于忍不住脱口惊呼起来，惊喜。

“我知道那个人已经来到帝都……所以我也来了。”那个人微微一笑，对他伸出手来：“按照约定，先给我龙血珠。”

——在他伸过来的手上，有一滴血缓缓凝聚、啪的一声滴落。

肩上那个伤，居然一直都未曾愈合。

长孙斯远定了定神，冷静地道：“在下不曾随身带——请跟我回去拿，如何？”

天亮的时候，刺杀的结果已经传来。

似乎一反前七次的退让、这一次，禁宫大内派出了大批的好手保护兵部尚书。第八次的刺杀完全失败——不仅折损了黑九郎和十三娘，甚至连负责联络的白三郎都被杀。

“他们终于出洞了？”公子舒夜却有些惊喜、有些诧异，“该不会这么快啊。”

“因为此刻起、他们禁城内的防守已经固若金汤，自然不吝派出人手。”长孙斯远的声音在门外传来，那个青衣男子从黎明中走来，神色慎重，“公子，西域的援军已经到了。那个人、终于来到了长安！”

“谁？”公子舒夜霍然一惊，抬头问。

长孙斯远眼神凝重，一个字一个字的开口：“霍恩。”

“山中老人？！”那一瞬仿佛有某种惊悚的力量、让公子舒夜霍然站了起来，衣襟带翻了茶盏，“你说来的是山中老人？教王他、他，亲自来了帝都？”

早年的记忆如闪电照亮心底——教王，教王……那个名字曾和那一段残酷岁月一起、深埋入心底。隔了多年后提起，却依然有让他心

神颤栗的力量。那是一种深刻入骨的、反射般的恐惧，相信从修罗场里出来的所有杀手、在余生中都不能忘。

即使骄傲如他、也不能避免。

然而他很快镇静下来，冷笑：“想不到他老人家一把年纪了，还吃这种翻山越岭的苦……野心不小啊。”顿了顿，公子舒夜嘴角浮出一丝睥睨：“少不得，要和他会一会了！所有人都说他陆地神仙一级的人物、是无法打败的，我非要试一试。”

“不用试。”长孙斯远的神色依旧是淡定的，“你不是他对手。”

“谁说的？”公子舒夜冷笑。

“鼎剑候。”长孙斯远淡淡回答。

公子舒夜忽地怔住，看着这个没有表情的男子：“墨香？”

“是的。在大变来临之前，候爷曾冷静的全盘估计过形势。”长孙斯远微微点头，“候爷早知道明教会彻底卷入帝都政局，他也估量过、除了那一个人，当世无人能是山中老人的对手——所以，我一早就按照他的计划、亲自去苗疆请了那个人来。”

说到这里的时候，长孙斯远轻轻抬手，推开了身侧的窗子：“你看。”

公子舒夜的眼神定住了，穿过窗子，看到了游廊上静静伫立的一袭白衣。那个人不知何时进入探丸郎最秘密据点，正将手放在左肩上，轻轻揉着。淡淡的天光照在他身上，让这个人显得有些不太真实，恍如一梦。

“风涯……风涯大祭司！”他脱口低呼出来，不可思议。

——此刻，站在帝都微露的晨曦下的、居然是那个和他在月宫圣湖之畔生死恶战过的拜月教大祭司！怎么可能？……这个宛如天外飞仙，不沾一丝人间烟火的大祭司，也被牵扯到了帝都这场纷争浩劫中！

天下武林自古分为正邪两派，七大门派中出高手辈出，各有擅长，难分高下。百年来正派里最杰出的七位绝世高手，被称为“三皇四帝”，分别出自七大门派；然而在邪教里，却一直是西域大光明宫和南疆拜月教平分秋色。当世传闻中、拜月教大祭司和明教教王是邪派中

的绝顶人物，都号称达到了“脱魔”的境界，接近陆地神仙，足可以与三皇四帝抗衡。

而七大门派自十几年前突袭光明顶、和魔教拼得两败俱伤后，近年来人才凋零，已经不复昔年三皇四帝时期英才辈出的盛况。目下放眼天下武林、也只有眼前这个拜月教大祭司才有和山中老人一较高下的可能吧？

然而这一切的权衡估计、是片刻后才浮现在他脑海里的。在看到风涯大祭司的那一瞬，公子舒夜第一念及的，就是：沙曼华呢？沙曼华如何了？那一夜，用无色之箭伤了拜月教大祭司后，她有无受罚？是否安好？如今又怎样？

他只张开了口，尚未出声，仿佛知道他想问什么，晨曦中那个白衣祭司已经回过头来，对着他微微一笑：“她没事。她对昀息没有任何威胁力，他不会杀她——帝都这边的事情完结后，你去月宫将她带回来吧……我是不会再阻拦你了。”

那么，当时，你为什么还要如此阻拦呢？——他下意识地想。

风涯大祭司转过头去看着微亮的天际，淡淡：“因为我一个人看着这天地间的日出日落，已经很多很多年了……我很想找一个好孩子、陪我一起看。但现在，已经不必了。”

——那笑容，竟然没有半丝灵鹫山顶决战中那种压迫力和杀气，而是带着空明的、淡泊的、甚至些微疲倦的神色。

墨香·帝都赋(下)

□ 沧月

十三、探丸郎

一个月内出了八起刺杀、只有兵部尚书李长乾侥幸逃脱。长安城里已经议论纷纷，人人都在猜测到底是谁策划了这一系列的大案？也在诧异朝廷为何还不作出反应——那个一向雷厉风行的摄政王，为何此次迟迟不见露面？

——甚至已经有人说，摄政王已经死了、朝廷只是怕消息传出去引起激变，而始终不敢对外宣布。平民百姓们不敢公开说，但各种谣言还是不脛而走。

这几日，帝都里那些幽僻小巷、茶楼饭馆里多了一群群陌生脸孔的外来客，虽然操着各地方言、来自不同方向，似乎相互之间没有任何联系，有些甚至似乎来自塞外异族——但是，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：个个都带着刀剑，似乎全是江湖人。

仿佛天下武林各个帮派、此刻都选中了帝都开武林大会的样子。

而御林军暗中的调动、各路藩王打点进京了解情况的探子、十八处兵马隐秘的前来——这些，就不是那些百姓们所能看到、听到的范围了。

然而紧张肃杀的气氛一天天积累，仿佛天下的目光都投注在了长安，而这个古老的帝都上空战云密布、即将旋起巨大而呼啸的漩涡！

—

后天便是十月初十，大胤开国之君神熙帝统一中原、登上帝位的日子——

按皇室规矩、武泰帝需前往法门寺上香，在供奉着的木主前为历代先皇祈祷，然后去往太庙举行盛大祭奠。当今皇上武泰帝年幼，少不得颐馨长公主也要陪伴了去。

“十月初十，卯时，日出刹那。所有探丸郎、神武军手人从法门寺观心井暗道出、从游廊迂回，包抄大雄宝殿——佛像下已埋机关，暗弩三百，刺客九十，务必刺杀少帝与长公主于佛前！”

公子舒夜的话音是冷的，冷成一条直线、仿佛锋利之剑的剑脊。

他的手，也缓缓抚在一把墨色长剑的剑脊上——墨魂剑。那也是鼎剑候被软禁后、探丸郎组织不惜一切代价保存下来的东西。承影墨

魂，原本同时出自当年昆仑大光明宫。如今，承影剑已经毁于拜月教大祭司之手、他只能以至交留下的长剑，将那禁固着墨香的一重重铁镣斩开！

一边看地图，一边摆弄着那个奇怪的白杨木傀儡，长孙斯远无声点头，没有对这样的安排发表意见——其实，那一场最轰轰烈烈的刺杀是没什么要紧的，重要的是——

“那么，用七大门派的高手引开御林军，你就准备孤身深入大内、去紫宸殿救候爷？”长孙斯远向来如止水的声音有了一丝波动，抬起眼来看了一下公子舒夜：“实在太过冒险。或者，先调动十八路秘密进京的精英战士杀入？夺宫后，再行处置？”

——虽然曾号称修罗场杀手中的双璧，但这个白衣贵公子的作风显然和候爷迥异：他锐意、锋利、快速，仿佛一柄斩开迷雾的利剑。但两人相同的、就是同样孤注一掷的胆魄。

“不行，墨香还在他们手上，一动用大军、只怕玉石俱焚。还是我孤身潜入、先救出墨香后再号令军队夺宫。”公子舒夜微微笑了笑，忽地对着窗外点点头，“也不是我孤身一人——你也知道在禁宫内，还埋有最深的一批伏兵。此外，还有人要和我一起去的。”

两人一起望向窗外那个银杏之庭。

已经是初秋，木叶凋零。庭院里宛如铺上了黄金，而那个白衣人就靠在树枝最顶端，额环束发，黑缎般的长发垂落在秋风里，仿佛一片不受力的羽毛——那是一种不属于这个人世的高洁和遥远、让厮杀在名利场里的人心头骤然一清。

“我想他们也不会将候爷轻易留在宫里，只怕深宫里也是十面埋伏。”长孙斯远点头，收回了目光，沉吟，“虽然我们在禁宫内留有最后的埋伏，但祭司和你一起去，那的确是最好——据我所知，霍恩入宫后一直居住在紫宸殿中，只怕候爷寸步不能离开他的监视。”

“嗯。”公子舒夜淡淡应了一声，忽地道，“你从宫中打探来的事，也真不少。”

长孙斯远微微一怔，神色不动：“那自然。我给宫里那边的情报，也是相当。”

“探丸郎，便是这样被你一个个卖到屠刀底下的吧？”公子舒夜的手慢慢握紧了墨魂剑，若是武林中人在侧、便能惊觉那一瞬间散发出来的杀气——然而，一介书生的长孙斯远只是淡淡，毫不动容：“苗疆回来的马车上，我已和你深谈过，你也该看过候爷留下予你的书简，知道了全盘计划——而生死存亡的一刻上，你却是依然要疑我？”

公子舒夜蹙眉，手却放开了：“你究竟是站在哪一边……”

“这很重要么？”长孙斯远不动声色。

“自然。天下二分，胜负未定。犹如韩信，助汉则汉兴，助楚则楚霸；”公子舒夜喃喃，声音里却第一次有了难以定夺的犹豫，眼神陡然凝聚，“若自立为王，则三分天下！”

“到了最后，自然见分晓。”长孙斯远点点头，镇定自如，“莫忘了，候爷临难之时、曾将全盘危局托付于我——你是不信候爷的眼力？还是不信自己的控制力？”

一语未毕，长孙斯远转身离去，毫不介意背对着那个手握墨魂剑的修罗场杀手。

庭中金叶飘转而下，有几片落到了木傀儡身上。长孙斯远抬手拂了拂，忽地听见头顶有人淡淡道：“你手中的东西，有点意思。”

一直不动声色的长孙斯远猛然一震，抬起头，看着树梢上坐着的白衣祭司。龙血珠已经如约交付给了风涯，以便让他消除伤痛、可全力与山中老人一战——此刻、这个人又已经恢复了睥睨天下的力量吧？在他眼底下，世上所有事都无所遁形了么？

“近百年来，我以为这傀儡之术除了在我教中，外头早就已经失传了呢。”风涯低下眼睛看着他，眼神却是平静空明的：“听说你们长孙家是大胤最大的外戚，历代出过无数皇后贵妃，后宫中争宠除敌无所不用其极——这傀儡诅咒之术，便是那样传下来的吧？”

长孙斯远脸色微微一白，在这个“非人”之人的俯视之下，陡然有一种被看穿的悚然，不由脱口：“你……能看出这个傀儡系着的真身么？”

“呵呵。”风涯微微一笑，转过头去。许久，似是寥落地喃喃道：“就算我再活几百年、眼睛看到的，也不过只是这些争夺罢了……”

十月初九，长安城中战云密布。

虽然百姓不敢议论，但谁都觉出了近日帝都的不安定，东西两市胡汉商贾纷纷闭门歇业，朱雀大街一片萧条。

傍晚，长孙斯远入宫觐见颐馨长公主，带去了最后、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消息：“明日日出之时，探丸郎将于法门寺孤注一掷出动，试图劫持少帝或者长公主做人质、以交换鼎剑候。”

顿了顿，那个青衣的谋士开口，毫不动容地说出了最终的秘密：“不过，真正袭击的重点不在于法门寺。明日，公子舒夜将亲自来紫宸殿、营救被幽禁的鼎剑候。”

景合殿中对弈的两个女子同时停住了手，颐馨长公主首先低笑起来：“声东击西？公子舒夜果然也是大胆得很，居然敢孤身范险——不愧是妹妹你们修罗场里出来的顶尖好手。”

回纥公主梅霓雅将那一枚黑子放下，浓秀的眉毛微微一皱：“公子舒夜一身技艺足以震慑西域，比墨香不遑多让，绝不可大意。比起他来，探丸郎残党反而不足虑了。”

颐馨长公主招手让长孙斯远坐下，转头对梅霓雅笑道：“虽然如此，可有贵教教王坐镇紫宸殿看守鼎剑候，妾身还不太担心——公子舒夜虽允称高手、但比起教王还是要逊色吧？”

“这倒是。”梅霓雅展眉一笑，俯首将那枚黑子摆下了，“教王此次肯远道而来，坐镇紫宸殿，那是万无一失——明日，长公主和皇上不必去法门寺了，就留在宫中反而安全些。我自然会安排教中人手重重防守，等着他自投罗网。”

“可探丸郎那边呢？”颐馨长公主皱眉，“不趁着这个机会一举铲除，留着就麻烦了。”

梅霓雅按剑而起，朗笑：“有我呢！明日教王坐镇宫中，我自另外带人马去将其连根拔起！这一下、鼎剑候多年培植的力量也该彻底摧毁了。”

颐馨长公主这才展眉一笑，深深一敛襟：“如此，多谢姐姐了！”

梅霓雅连忙还礼，眼角看到一边的长孙斯远，笑道：“长公主该谢的是这位——若不是长孙先生当初相助发动政变、大胤如今说不定已

经不是你们夏氏的了。如果不是长孙先生不间断地送来重要的情报、要将鼎剑候余党一一拔除，我们也少不得要多折损千余人手。”

颐馨长公主微微一笑，低头：“斯远出了如此大力，自然是要谢的。”

“如何谢？少不得要以身相许了。”西域儿女向来爽朗，梅霓雅大笑了起来，拍着手走了出去，“好，待大事定后，你如约将玉门关外十二州连同敦煌让与回纥，我父汗便与大胤共有这天下——到时长公主大婚，梅霓雅定当以回纥国使者身份前来祝贺。”

梅霓雅的朗笑渐渐远去，颐馨长公主低下头去，脸上已泛起红晕，忽地不知说什么好。旁边的侍女识趣地退了下去，景合殿里更加静谧起来。

“你真的要将敦煌割让于回纥？”寂静中，长孙斯远却开口问了个打破旖旎温柔气氛的问题，语气隐隐肃杀，“敦煌为西域咽喉、向来为诸国觊觎。此处一失，大胤便失了西边门户，将来回纥铁骑东来，将何以阻拦？”

“现在形势严峻，少不得回纥与明教相助，暂时答应也罢。”颐馨长公主显然有些不悦，“不然，大胤就算不亡于回纥铁蹄下、迟早也被鼎剑候谋夺！”

“你宁可亡于外虏，也要先平了内患？”长孙斯远霍然回头低声问，眉宇间有怒意。

颐馨长公主总算将旖旎心思收了回来，正色：“只不过权宜之计。等鼎剑候党羽彻底清除，四海安定，自然可以派兵再将割让的十二州夺回。”

长孙斯远冷冷一笑，却没有说什么，只是转过了头去，问：“小梵呢？”

见他不欲和自己多争辩，颐馨长公主也是松了口气，然而满腹的柔情登时化成了冰冷，只倦倦道：“在紫宸殿里，和教王一起——也是奇怪，他夜里总是哭闹不休，教王一来他就乖了。你要不要去看看他？他还是一样赖着你，想让你去看他。”

长孙斯远眼色不易觉察地一冷，手指在袖中慢慢握紧，道：“你也真放心，将大胤少帝托付给回纥明教的教王？万一他对小梵做了什

么，如何是好？”

颐馨长公主一震，也沉吟不语，许久道：“那么，今夜麻烦你去照顾他，如何？”

“明日便是生死之变，我今夜若不回去，公子舒夜这边定然起疑。”长孙斯远摇头。

颐馨长公主脸色微微一变，拉住了他的袖子：“很危险！如果被公子舒夜发现了你是这边的卧底，你、你就……！还是不要回去了，和我们一起留在紫宸殿吧！有教王坐镇，那里算是最安全的地方了。”

“无论如何我得回去一趟。”长孙斯远不为所动，拉开了袖子，“此刻，半分错不得。我有朱果紫金符，可以随时出入大内——等那边事情一定、我立刻便回紫宸殿。”

青衣谋士在夕阳下转身离去，穿过那片盛开的菊花。不知为何、忽地又立足回头，看了一眼阶前目送的长公主。那一刹，一直如止水的眼睛里涌动着某种复杂的光芒。他忽然疾步返回景合殿，将那个倚门而望的女子用力抱入怀中，喃喃低语：“雱儿，别怕，就快过去了……一切都快过去了。你不要怕。”

从未见过这个寡言多谋的恋人如此举动，颐馨长公主只觉一下子脑中空白，等回过神来时，长孙斯远已经放开她、疾步穿过盛开的菊花离去。

那些菊花下、埋着一年前夺宫之变时，被杀后就地掩埋的鼎剑候亲信侍卫。

——

十月初十。朝阳亘古不变地升起，然而帝都却似换了人间。

朝霞如血，那些血仿佛从云霄直泼入地，将千年佛寺圣地染得一片血红。然而细细看去，那些血迹却是从观心井漫出的，仿佛是地下血泉汹涌，破地而出！那大股的血从井中漫出后，沿游廊两侧一路流淌，最后在大雄宝殿上弥漫了一地。

梅霓雅纵马飞跃过山门、在大雄宝殿前勒马，看着已经接近尾声的一场恶战。

亏了长孙斯远的密报，这一战她有备而来，却依然胜得惨烈。九十名探丸郎的死士个个状若疯狂，根本不顾惜自身，只想将所有侍卫

砍杀，然后带走那个金舆上的武泰帝。一个一个踩着同伴的尸体，甚至相互作为肉盾交替上前，一路伏尸、竟杀到了皇帝金舆前，一把撩开了帘子！——然而轿内万道金光激射而出，竟同样是安装了如雨密集的劲弩！

强弩之末的探丸郎人马，终于在此遭到了致命一击。

尽管带足了大内高手、又加上了明教一些人马，足有三四百铁甲、依然不能挡！若不是一早得到情报，将真少帝和长公主留在了禁宫，只怕这群疯狂的探丸郎即便不能掳走武泰帝、也能伤了九五之尊吧？一想到此，梅霓雅手心里就有微微的冷汗。

她跃下马背，踏入大殿查看情况——里面血流成河，尸体满地。门槛旁积血竟有一指厚，浸没了她的小蛮靴。

刚一脚踏入、脚跟忽地微微一紧，然后传来清脆的铛的一声，似乎有什么咬在了护踝上。大惊之下，梅霓雅想也不想反足踢出，脚上却是十分沉重，一个黑影随着她抬脚被甩了起来，重重落地，七窍流血已然气绝，然而牙齿却依然紧咬她的足跟。

那种孤勇和惨烈，让昆仑大光明宫的月圣女梅霓雅都不由暗自心寒。

然而无论如何，探丸郎今日全灭于法门寺——一念及此，她依然忍不住纵声笑了出来。

“你...以为自己真的赢了么？”已经抢到了少帝金舆前，却被劲弩射中，白十九娘撑着身体回头恨恨看着她，嘴角流下一丝血来，“我们不会白死的！你等着、等着看吧.....”

语音未毕，她伸手在一支劲弩尾部一按，噗的一声穿心而过。

看着最后一个探丸郎杀手死去，梅霓雅陡然有一种说不出的不祥预感，霍然回头看着长安北方，日已中天——探丸郎人马已经全数在此，今日一早公子舒夜只带了一人赴深宫。这般孤注一掷，势单力薄，就算能闯过十八重埋伏，侥幸到了紫宸殿也会被教王灭了才是。

然而为何禁城中、迟迟不见标志“事成”的红色烟花升起？

九重深宫里，如今又是若何？

十四、菊花的刺

十月初十，是大胤开国一百五十周年的日子。

却很少有人留心到、这也是夺宫之变发动后的一周年。

更没有人留心到，在这个深秋的夜里，深得少帝和长公主信任的长孙斯远独自来到了禁宫，穿过月下大片开放着的菊花，手里提着那个白杨木傀儡。却从袖中取出一个小小酒壶，将美酒一杯杯无声无息地浇入土中，眉间神色凝重沉痛，仿佛和土下幽灵喃喃交流着什么，隐约听去，却是“诛杀叛乱，救出主公”。

然后，他在殿外驻足了片刻，却没有进入景合殿去见颐馨长公主。如此星辰如此夜，为谁风露立中宵？青衣的谋士就这样站在菊花丛中凝望，直到天色微亮，才似下了什么决心、回头向着紫宸殿匆匆而去。

然而，他虽然离去，杀意已经仿佛已经种入了那一片土壤里，每朵菊花都开得杀气四溢。仿佛土下支离的白骨、听到了昔日主人的召唤，想要挣扎着破土而出，为之一战。

那一夜紫宸殿里少帝的哭声愈发响亮凄厉，口口声声叫着“白色的小鬼”在“菊花里跳舞”——直到天亮时分长孙斯远到来，才止住了哭声。武泰帝一见他立刻睁大了眼睛，也不知是欢喜还是畏惧，却是立刻安静了下来，神色木木的。

长孙斯远从侍女手里接过孩子，轻抚着武泰帝漆黑的额发，眸中神色转换。

忽然间，他感到有一种莫名的压迫力弥漫在空气中，凛然连退了三步，看着隔着院落的正厅方向。夜里看不出任何东西，然而那一处散发出的杀气和压力是令他这样毫无武功的人都心惊的，不由变了脸色，脱口：“谁在那里？”

“前厅里的是长公主请来的贵客，”宫女不知内情，只恭谨回禀。

“教王？……山中老人？霍恩？”抱着出奇乖的武泰帝，长孙斯远喃喃，忽地转头，便想立刻离开。因为长公主命令过不许少帝离开紫宸殿，宫女急忙阻拦，然而哪里拦得住？就在刺客，一道白光从前厅裂出，忽地将长孙斯远面前的门重重阖上。

已经被发现了么？——那一瞬间长孙斯远脸色苍白，忽地觉得咽喉透不过气来。

“把那个木傀儡交出来。”黑夜里，一个苍老的声音低低传来，近在耳边，“这种把戏骗得了别人，骗不了我。刚才你又在景合殿外菊丛中做了什么？你究竟包藏着什么居心？”

“不。”挣扎着，他回答了一句，一手抱着武泰帝，另一手却捏紧了袖中木人。

“哼。”冷笑从黑暗最深处发出，长孙斯远忽然有一种恍惚感：似乎那一团黑暗在慢慢扩散过来，把自己吞没。他竭力挣扎，然而身体仿佛被催眠了，居然丝毫动弹不得！

那团黑暗灭顶而来，一刹那、他脱口惊呼。山中老人！他终于看到了传说中的山中老人霍恩！——那个脸色苍白的枯瘦老人坐在黑暗中心，眼睛上蒙着一条黑巾，平平伸出手来。长孙斯远的眼神在刹那涣散开来，身不由己地向着教王缓缓走过去。

然而就在那一刻、那团浓密的黑暗忽地波动了一下。仿佛觉察到了什么，山中老人霍然回头，想也不想一掌挥出。那一掌无形无迹、然而半空中的流霜却忽然凝定了，仿佛一瞬间被冻结。不知是否错觉、夜空中陡然结出一条霜色的利剑！

然而那一条流霜凝成的利剑、急速前刺，却中止在另一只掌心。瞬间光华大盛。

“风涯大祭司！”那一瞬间长孙斯远回过神来，脱口。

只是一拂袖，那凌厉的气劲便被化解开来。月下额环闪烁、白衣长发的祭司手指迅速在半空中划出一个弧形，气劲同样无声无息地破开了空气，三丈外紫宸殿喀喇一声，外壁霍然碎裂！——晨曦微光洒入，照在大殿正中的金座上、垂目毫无表情的高冠锦服男人身上。

权倾天下的鼎剑候，已经被幽禁了一年有余、成了一个活死人。

“候爷！”乍一看到，长孙斯远脱口低呼，抢步上前。然而黑暗中一声冷哼，他面前仿佛就有无形的墙迅速建立起来，居然半步上前不得！

“风涯？是你？”黑暗最深处那个苍老的声音再度传出，却带了十二分的诧异，“想不到拜月教也来掺合这件事了？不容易啊，居然能请

动你出手！——嘿嘿，你我足有五十年未曾交手，这回倒正好凑巧。”

风涯没有回答，只是足尖一点、在半空一个转折，落在大殿飞檐上，缓缓伸出手来：“霍恩，你我齐名多年，今日且分出个高下来吧！——看看究竟是拜月教的秘术厉害、还是你们圣火令上的绝技厉害？”

残月下，白衣长发的祭司宛如一个不真实的剪影，翩然出尘。然而衬在深蓝色的天幕下，仿佛集中了半空残月的力量，那个剪影的周身渐渐散发出夺目的光华来，宛如梦幻。

同时，紫宸殿中的黑暗、却越发浓重起来，仿佛要吞噬一切地扩张开来。黑暗中心，那个黑衣金冠的老人忽然抬起手，解开了一直蒙在自己眼睛上的黑巾。

“闭眼！不要看！”茫然中，长孙斯远听得风涯一声厉喝，“终极慑魂术！”

仿佛是多日一直闭目冥想、积聚着力量，此刻黑巾一抽去，教王的眼睛陡然睁开，双目在黑暗中神光暴涨、发出骇人光辉来！那一瞬间、他只觉神智都被夺走，连忙强迫自己闭上了眼睛——耳边风声微动，他知道是风涯大祭司掠入，以拜月绝技直面山中老人的慑魂术。

当白光刺入黑暗的刹那，一切便快得令人目不暇接地发生了。最后长孙斯远睁开眼睛，只看得到两道影子从紫宸殿掠出，一路从屋脊挑檐上踩过，无数楼阁在足下喀喇碎裂倒塌，半空的流霜已经在落地之前融化了。在那两个人力量交错的范围内，所有事物都显得如此脆弱，仿佛纸折般不堪一击。

在长孙斯远回过神的时候，忽地看到景合殿前爆发出了一阵骇人的厮杀声！

他精神一震，霍然抱着武泰帝站起——那是...“菊花的刺”！

终于发动了么？

—

在连过十八重关卡后，公子舒夜的白衣已经成了血衣——骨子里杀手般的悍勇依然在，然而面对着显然是早就布置好的重兵，他尚未冲到紫宸殿，还是有了力竭的感觉。然而旁边的风涯大祭司却一早自顾自走开了，毫不将他当作并肩作战的同伴。

是长孙斯远……把他今日的行踪透露给了颐馨长公主那一帮人么？

墨魂剑斩入侍卫中，溅起血雨。那些侍卫有些是金发碧眼的西域胡人，应是出自明教修罗场的杀手，个个悍勇无比。他一剑削去了一个黑衣胡人的半个下颌，然而那个人竟然毫不退缩，血糊糊的残缺牙齿死死咬住了剑刃，让他一刹那抽不出剑来。

就在这个刹那、另两个明教黑衣杀手立刻扑上来，前后夹击。

公子舒夜来不及抽剑，只能脱手弃剑、任那具尸体咬着墨魂剑倒地，以空手入白刃，硬生生截断了前方那个杀手的双臂。然而此刻后心已是一冷，有一对尖锥刺破了肌肤。他足尖踢出，地上那把剑从尸体颅脑中穿出、急速插入了身后那个杀手的咽喉。

再慢得半分，他自己后心便要刺出一个透明窟窿来。

公子舒夜从尸体上抽出剑，微微喘息，显然明教将主力都留在了禁宫，此刻身周重重叠叠的护卫越来越多。景合殿外的菊花开得正好，然而那支“伏兵”却迟迟不见动静。

他妈的，长孙斯远那家伙，终究是背叛了昔日主人站到了那个女人一边？

他喘息着恨恨骂，忽地想起墨香在最后给他的那封密件里也说：“长孙斯远是无法完全信任的”——因为墨香感觉得出这个心腹幕僚对自己深怀恨意。然而因为当时生死之交离开敦煌不知所终，形势急转直下地恶化，在大局将倾的时候，除了长孙斯远、没有办法找到更好的人来托付全盘计划——所以，墨香只能冒险信赖了这个人。

然而，还是失算了么？

在看到修罗场十二黑衣再度逼近的时候，公子舒夜忽地被激发出了杀气，手指一点，墨魂剑凌空一个转折，跳入手心。当年西域第一杀手提剑在手，睥睨着修罗场的小辈们，纵声长笑起来。那样迫人的杀意和斗志、让面前的十二黑衣微微怔了一下，然而就在这一怔之间，大地忽然裂开了！

开满菊花的土地忽然裂开，兵刃的寒光从土中射出，数百苍白如鬼的脸从地下冒出来，提剑摇摇晃晃站起，身上和发间尤自带着土块

和爬虫。仿佛被地面上的搏杀声惊动，那些土下爬起的人眼神发直，面色透出青黑，不管不顾、只是对着身侧所有人砍杀起来！

所有人都惊呆了——这，分明就是一年前夺宫之变中被就地埋葬的鼎剑候侍卫！那也是鼎剑候身侧最忠心的死士，当年政变之时，这些贴身侍卫率先被颐馨长公主联合明教月圣女围杀。那些宁死不屈的侍卫们不肯变节，最后血战力竭之下，纷纷服毒自杀。因为政变之事尚需掩盖，不能外传，这些尸体在长孙斯远建议之下、被就地埋葬在花圃中。

这三百壮士的忠烈之心，虽死犹然——然而这世上，居然真的有复生的白骨？

在那一刹，只有公子舒夜脸色是如释重负的，想也不想，立刻从血肉横飞的杀场上跳了出来——因为他知道“菊花之刺”一旦复生，是会不分敌我一律将身边所有人斩杀的。

这些追随鼎剑候的死士当年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，听从了长孙斯远的劝告，服下了某种极度阴毒邪异的药，立刻气息断绝，心脉停止，尸身却僵硬不烂。但这药邪就邪在服药者人虽死，却依然保存着服药前最强烈的一念，至死不忘——只要听到那个念头的召唤，这些土下的死士便会不顾一切地回到阳光底下，以僵尸的面貌再度死战。

这种极度诡异阴毒的药物，称之为“返魂”，原本是苗疆拜月教的秘术之一。当年前任拜月教主夷湘为了想和帝都结盟，派使者带着诸多珍宝北上，其中就包括了返魂，以求取信于当权的鼎剑候——然而鼎剑候未来得及对此作出回复，长安政局已然危机四伏，让他无暇分心顾及南疆局面。

最后，拜月教主献上的这种毒药，被三百死士服下。

长孙斯远原来并没有背叛鼎剑候！——昨夜，他果然是回到这里，用药引启动了“菊花之刺”，让这一支埋得最深的伏兵猝然发动。

朝阳升起来的时候，禁宫这一场内乱进入了最诡异的局面：一群眼光发直、面色青白的复活僵尸，毫不畏惧疼痛和死亡，和周围的大内侍卫明教人马厮杀在一起。死前的最后一念在召唤着他们：诛杀作乱者，救出主公！

那是一支从地狱里返回的死士。

公子舒夜再也不顾身后的厮杀，朝着紫宸殿急掠而去。

虽然禁宫守卫的主力被那一群死士牵制，然而从景合殿奔至紫宸殿，依然困难重重。

沿路竭力掩饰自己的行踪，公子舒夜借着假山画墙的起伏掠去，终于进入了那一个禁宫内防卫最森严的殿堂——墨香一直被幽禁的地方。

然而刚一踏入，便只觉脚下一空！

幽禁鼎剑候的地方，哪能如此容易闯入？虽然在急奔中，然而公子舒夜依然保持着极度的警惕，立刻凭空提气，折身落回了门槛外，手指一扣门楣，身体立刻贴到了斗拱下方。一眼看去，他的脸色霍然一变——整座紫宸殿的地面、居然在一瞬间塌陷了！

大片的地砖纷纷陷落，掉入中空的地下，除了居中一列金龙柱、整个大殿已成了一个巨坑。地下露出了无数机关，有暗弩、有飞蝗石，更有炽热的铜汁从不知何处流了出来，瞬间填满了坑底：应该是感知有外敌入侵，地底机关便猝然发动！

塌陷的巨坑里，只有正殿里的一块地面尚自伫立不倒，成了一座孤岛。那座孤岛被从天而降的精铁笼子覆盖，里面金椅上坐着的、赫然便是黑袍金冠的鼎剑候！在木无反应的鼎剑候身边，一左一右站着一对男女，却是长孙斯远和颐馨长公主。

然而这一对本该是眷属的男女，却在处于一种极奇怪的僵持状态中。

长孙斯远应该是在机关发动之前奔到了鼎剑候身侧、然而不及解救主公，座位底下暗道已经打开，颐馨长公主从景合殿匆匆赶来，发动了机关，登时将自己和长孙斯远同时困在了重重机关的核心！

锋利的匕首抵着鼎剑候心口，颐馨长公主娇柔的脸颊却是惨白得毫无血色，定定地看着一边抱着武泰帝站着的长孙斯远，眼睛里有一种近乎疯狂的杀意。

她是一个聪明之极的女人，在菊花下死士破土而出、教王被拜月教祭司截击的刹那，她已然明白了那个莫测深浅的恋人、究竟是站在哪一边！

当年，他助她安排了杀局发动政变，甚至亲自动手、挑断了鼎剑候的手足经脉——断绝了自己的后路，让他叛变的忠心变得令人信服；而这一年来，他的确也是将所有敌方的情报都告诉了她，甚至包括今日的决战安排——他将无数同党送上了她的刀尖，用流出的鲜血证明了他消息的可靠和真实性。

然而，他唯独隐瞒了两件最重要的事情：风涯大祭司的出现、和菊花下深埋的死士！

一百件事中，他说出了九十八个真实，却独独隐去了最致命的两件！

看到菊花之刺发出的刹那，她立刻从景合殿通过暗道急奔紫宸殿，发动了地底机关，终于在长孙斯远救走鼎剑候之前将他困住。尽管内心是如何发了疯一样的痛，然而女子脸上的表情却是冷漠木然，更不曾如平常女子那样一开口就哭问情郎如何负心至此——局势已经如此，不是他死，就是她亡！

“把阿梵放下。”匕首抵着鼎剑候的心口，颐馨长公主的声音冷酷冰冷，“不然我立时杀了你的‘主公’。我知道你不会武功，若我一发动机关，你便是万箭穿心。”

长孙斯远抚摩着武泰帝的头发，那个八岁的孩子似乎被惊呆了，讷讷瞪着眼睛看着周围，忽地对着座位上的鼎剑候伸出手去：“亚父！亚父在这里呀——我要亚父抱！”

然而孩子刚一动，长孙斯远立刻恶狠狠地扣住他脖子将他拉了回来，武泰帝大哭起来。

“若要我放了阿梵，你需放了鼎剑候。”长孙斯远扣着武泰帝的咽喉，神色隐隐也透出一种绝决和狠厉，“不然我立时杀了他——”

“你……！”颐馨长公主看着情郎扣着自己弟弟的咽喉，脱口怒斥，“你敢？”

“我怎么不敢？”长孙斯远虽是毫无武功的一介谋士，此刻却冷定如刺客，看着颐馨长公主，字字句句如同匕首般锋利，“如今不是你死便是我亡，而你我手里各自扣着对方的死穴——不错，我是誓死也要保全候爷；可阿梵一死，大胤夏氏便至此而绝！你一介女流，还凭什么控制整个中原？”

颐馨长公主脸色苍白如死，她向来知道斯远深于谋略，杀人向来只凭一言一语——然而直至今刻，她才真正明白了情郎的凌厉犀利！

“哇……”武泰帝被扣着咽喉，终于挣扎着哭出声来，手足舞动，“姐姐！姐姐救我！”

“撤掉所有机关，退开候爷身侧三丈——我便把阿梵还给你。”长孙斯远冷冷看着颐馨长公主，手指再度扣紧，这一下孩子连哭都哭不出来，小脸憋得青紫。颐馨长公主虽精于权谋，冷酷决断，但自小与幼弟相依为命，此刻心中一颤，手中匕首便抖了一下。

咬牙下了决断，一踏金椅底下暗格，喀喇一声响，罩着的精铁笼子缓缓打开，周围那些暗弩机关上绞紧的弦也缓缓松弛下来。知道长孙斯远不过是一介书生，颐馨长公主到并不担心他会如何，只是握着匕首缓缓退开，眼神凌厉，嘴里道：“快将阿梵放开！”

长孙斯远抱着武泰帝一步步走近，在座位旁松开了孩子，却暗自以快得看不见的速度将一柄匕首藏入了武泰帝袖中，架起了四肢无力的鼎剑候——耸身一跃便进入了地道，在转手将地道关闭之前、忽地厉喝：“舒夜，去景合殿内接应！”没入地道之前，他回头最后看了颐馨长公主一眼，眼神已然是恍如生离死别。

地道关闭，长孙斯远的眼神一闪而没，破败不堪的紫宸殿里寂静如死。

“阿梵！”颐馨长公主低呼一声扑了上去。

“姐姐！”武泰帝跌坐在椅子旁，仿佛被吓呆了，眼神茫然涣散开来，“姐……姐。”

颐馨长公主一把抱住了弟弟，悲欣交集、立刻按动机关，由屋顶吊下一条索道来，急奔殿外而去——她必须得赶快回去和明教人马会合，以应对这急转直下的局面！

殿外，一直握剑静待时机的公子舒夜眼里杀机涌动。在这个女人抱着幼弟冲出紫宸殿的刹那，他非常想追上去、将其斩杀于当地！——然而，他必须先去景合殿接应从地道另一端出来的长孙斯远和墨香、那两个毫无自卫能力的人。

深深吸了口气，公子舒夜足尖一点斗拱，如白鹰般折向景合殿，穿过零落满地的菊花。

—

十五、挽狂澜

在一片混乱中，公子舒夜掠向了空无一人的景合殿。

里面的宫女侍从早就惊逃殆尽，华丽的房子里空空荡荡。他急速地一个个房间掠过去，只求在外头人马惊动之前找到墨香和长孙斯远——然而，他并不知道暗道的另一头出口究竟在这个景合殿的哪一处。

公子舒夜从一重软罗冲向另一重，忽然间听得外面有女子的声音尖利响起，指挥着那一帮侍卫，冷定无情：“来人！把景合殿给我围住，凡是从里面逃出来的人、统统射杀！”

“是，长公主！”外头轰然回应。

公子舒夜微微变了脸色，已经暴露了行踪、成为众矢之的，这样一来，他要护着手足残废的墨香，还要带着一个不会武功的长孙斯远离开禁宫，几乎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。

他迅速地打量着四周，寻找一切可能利用的离开途径。

然而就在此刻，他看到中庭那个白玉雕成的莲花大水法忽地裂开了。

“墨香！”他脱口低呼，迎向费力背着墨香走出地道出口的长孙斯远。长孙斯远看了他一眼，任凭他从自己背上接过了鼎剑候。文弱的谋士背着一个人疾行而来，此刻额头已经微微见汗，立刻坐在廊下喘息起来。

“墨香？墨香？”长久没有相见，此刻终于看到兄弟回到自己身侧，公子舒夜只觉声音都不受控制地颤抖起来，他试图唤回对方的神智，伸手一推，却发现墨香手足全然无力，筋脉也松弛不堪，毫无昔日精湛的内力——虽然早已知道墨香被幽禁的一年里受到了什么样的待遇，然而此刻亲眼目睹，公子舒夜还是觉得喉头哽咽，热血直冲上来。

已经毁了么？那个昔年叱咤西域的修罗场第一杀手，那个并肩出生入死的刎颈之交，已经完全成了这样一个废人了？

“今日就算冲不出去，我也要替你杀了那个女人。”死死按着墨魂剑，才克制住了此刻汹涌而来的杀意，他对依然木无反应的人一字一

字承诺。昔日若不是他为沙曼华去了苗疆，令墨香在危境之下孤掌难鸣，如今又何至于此！往事已不可追悔，只求今日同生共死便是。

景合殿外，早已战得血肉模糊。三百死士虽悍不可当，然而明教和大内也是有备而战，埋伏下的人马实在太多，以十围一、将那些复生的死士双脚双手俱一一斩断——也只有如此，才能阻止这群地狱里复活的死士疯狂般的复仇举动！

长孙斯远坐在廊下，气息渐渐平定，看了这边两人一眼，神色却复杂起来。

“这个拿去。”他的手从袖子里抽出，手心里有一串血红色琥珀般的珠子，指了指鼎剑候，“为了防止明教用毒、我一直将此物带在身侧——现在已经用不着了，你带着吧。”

公子舒夜只看了一眼，失惊：“龙血珠？怎么在你这里？”

这种由天山深处巨蟒内丹炼成的珠子举世罕有，向来为术法炼丹之士梦寐以求。当年他坐镇敦煌之时，扼守丝路咽喉，搜罗了无数普天之下的奇珍异宝，堆放在莺巢销金窟内。其中，便有西域贵霜国商人献上的此物——那一串十八颗的龙血腕珠堪称稀世珍宝，每一颗都有逆转生死、毒杀神鬼的力量！

然而当年心灰意冷之时，世间珍宝在他看来也不过灰尘过眼，就随意放在金铉里，一起秘密送去长安给了墨香——没有料到、今日居然在此地重见。

那一串龙血珠缠在腕上，公子舒夜低头一看，诧异：“怎么少了三颗？”

“一颗用来请动风涯大祭司，一颗用来给他解毒……”长孙斯远简略地解释，忽地笑了起来，“剩下那一颗，天下只有我知道它去了哪里。”

公子舒夜看着那个似是自傲的笑容，心里猛烈震动——一直以来，都不曾完全的信任长孙斯远，以为他包藏了私心、或是暗中已倒向了颐馨长公主，然而这一番血战下来、却发现他依旧事事忠于旧主。

然而这个人身上，却有着太多难解的谜，让和他搭档合作的人无法不心怀疑问。

比如，他此刻为何忽然说出这样奇怪的话来？他为何带着那个白杨木雕刻的傀儡人儿？还有他时不时看向鼎剑候的眼神、隐隐带着难掩的仇恨，又是为何？

公子舒夜正自沉吟，长孙斯远却是漠然，取出那只奇怪的傀儡木偶在手中玩弄，一边交代：“候爷中毒已久，恢复只怕要费些时候。就是毒拔出了，他手足筋脉尽断、只怕这一辈子是无法站立了……候爷一生骄傲、落得如此境地，只怕你要好好开导他才行。”

公子舒夜微微一愕，觉得这个青衣谋士语气极为复杂，却道：“那自然。”

长孙斯远继续摆弄着那个木偶，忽地抬头一笑：“你知不知道、候爷手下的筋脉，是我亲手挑断的？”

公子舒夜目光一凝，霍然按剑立起。

“我当着颐馨的面动手废了候爷的手足——若不如此，她们如何肯信我？”长孙斯远嘴角噙着一丝微笑，然而神色却冷若冰霜，“候爷是个决断的人物——在计定之时，就将生死托付给了我，我也答允他无论如何定当尽力帮他渡过危机——不过，挑断他筋脉的时候，我心里还是觉得好生解恨！”

“我恨候爷。想给他一个永久的惩罚。”青衣谋士仿佛筋疲力尽地坐在廊下，忽地笑了起来：“虽然我也知道是颐馨为了自保、主动委身荐枕——天下大局如此，她又如何？我又能如何？然而……又怎能不怀恨呢？”

如果不是鼎剑候，颐馨本该是他的妻子。

公子舒夜一惊，脱口：“可你现在还是……”

“对，我还是忠于候爷，”长孙斯远微微一笑，将头仰靠在廊柱上，望着天空，“明知我可能怀恨，却还在生死之际大局托付，那是何等心胸胆魄？——国土遇我，国土报之。这一点、你应该明白吧？”

公子舒夜不语，眉间隐隐有疑虑和杀气，看着长孙斯远手中不停摆动着的白杨木偶人，终于忍不住霍然发问：“你手中的傀儡，又是何物？！”说话之间，手掌忽地翻起，按住了鼎剑候的后背穴道——仿佛生怕背后的人受到某种操控、会霍然发难。

“你以为我是借机消磨双方实力、然后操纵鼎剑候自己独霸大权？”长孙斯远忽地仰首笑起来，摇了摇头，“你错了...我没有这个实力——你也知道、候爷在四王之乱中拥兵而起，挟天子令诸侯。如今天下各路大军、有七成是效忠于候爷的。这也是为什么颐馨她们一直不敢公开候爷被软禁消息的原因——她们害怕各地驻军哗变，所以宁可借助回纥兵力，再设法逐一剪除候爷的羽翼。”

公子舒夜听着外面的喧闹声，知道是颐馨长公主已然带着武泰帝赶到，此刻正指挥着大内御林军和明教人马，将景合殿围合了起来，厉声叫着布置箭弩、布置火攻。三百死士虽然只剩了十余，却个个状若疯狂，用身体堵着宫殿大门，不让任何人闯入。

一时间，又是一番殊死血战。

他心下不禁微微一乱，厉叱：“那么这木偶究竟是做什么的？！”

“那是...我们的最后一步棋.....”忽然间，有人低声代替长孙斯远回答。那微弱低沉的声音，竟是从他身侧发出。

“墨香！”公子舒夜霍然回头，惊喜交加，几乎不可思议，“你...你、你怎么醒了？”

“其实，我一直醒着.....”黑衣高冠的人慢慢睁开了眼睛，轻声道，仿佛太久的闭口沉默让他一时间不习惯说话，声音有些含糊，“手足虽不能动，可我心里一直都清楚。舒夜，我知道你一定会来。我等了很久。”

公子舒夜一时间因为震惊和喜悦而口吃：“可、可那些毒.....那些下的毒.....”

鼎剑候微微笑了笑，抬起筋脉尽断的右手、指了指自己的下颌：“你知道第三颗龙血珠在哪里么？.....就在这里。我将一颗牙齿凿空、把龙血珠埋了进去。”

公子舒夜霍然一惊，心里雪亮——龙血珠若内服，便可解天下一切至毒。

而这些日子里、被软禁的墨香便是口含龙血宝珠，抵抗着百毒的侵蚀吧？然而保持着神智的清明，面对着无数折磨和凌辱、却要作出永远无知无觉的麻木来，又需要有多大的定力和耐力！

他看着挚友筋脉尽断、肌肉萎缩的双手，讷讷：“可你的手脚……”

“那是真的全毁了。”鼎剑候低下头去，看着自己的双手，脸上却有一种狠厉，“我若不是以身为饵，又如何能引那些蛰伏在暗中的党羽、一网打尽？等我清扫了那些作乱逆贼、将来君临天下，又何需靠一身武功蛮力？”

为了夺到这个天下权柄，竟以身犯险一至与此么？——公子舒夜半晌没有回答，只听得殿外厮杀声声入耳，惨烈异常。

他苦笑起来：“生死劫啊……这个局，你未免布得太不留余地。”

“舒夜，”鼎剑候抬起苍白的脸看着挚友，苦笑，“我们出身修罗场的人、还谈什么留余地？哪一时哪一刻、我们不是为生死在全力搏杀？我人在局中，如何能留余地！”

公子舒夜无言以对，只是长长吐了一口气，回过头看着殿外已经接近尾声的厮杀。三百死士虽然骁勇异常，然而明教人手实在太多、一番血战下来也已无法支撑，节节退回了景合殿内。颐馨长公主一手抱着武泰帝、一手指挥着侍卫们包围了景合殿，冲了进来。

公子舒夜悚然一惊，来不及多想、点足飞掠，一剑横空，便将率先冲入的几个侍卫斩杀。重重叠叠的人马微微一阵蠕动，然后如林的刀兵都对准了这个白衣公子——现下，只要杀了这个人，便能穿过景合殿拿下鼎剑候！

“有能杀公子舒夜夺回鼎剑候者、万金万户侯！”颐馨长公主厉声下令，人群一阵耸动。

公子舒夜咬紧了牙——目下已无法可想，唯有血拼到底就是！

然而在挚友浴血奋战的时候，鼎剑候却毫不动容，只是回过头来，看着不远处的心腹谋士，嘴角有一种奇特而哀伤的笑意：“长孙，就算你霍然发难、废了我手足，我还是要谢谢你——这条命交付在你手里，我都没料到真的还能再收回来。”

“何必谢。”长孙斯远依旧将头仰靠在廊柱上，望着秋日的帝都天空，眼神澄澈而恍惚，“国土遇我，国土报之。候爷看人，向来不曾错过。”

鼎剑候微微一笑，听着外头越来越烈的厮杀声：“也非为这个吧？——我知道，颐馨她若要扳动我、除非借力于外。而以你之为人，定然不会同意她的做法。”

长孙斯微微动容，远望天空，忽地笑了：“最了解我的，还是候爷。”他的神色沉重起来，侧头看着外头聚集的西域杀手：“请神容易送神难——将明教立为国教，在普天下兴建摩尼殿六百余座，这不啻在中原给明教建了六百分坛，如何拔除？割地搬兵，将敦煌拱手送于回纥，丝路咽喉一失，内外埋下多大隐患？”

青衣谋士一直一直地望着天空，仿佛掩饰着眼里的什么神色：“说什么天下安定后再对付回纥……完全是女人见识啊。当初狄夷乱中原，生灵涂炭。先祖长孙蒙跟随神熙帝血战三十年，终于得来天下一统——我如今怎能听凭她把大胤交给回纥人？”

鼎剑候回顾自己的心腹下属，肃然点头：“你们长孙家身为开国功臣、百年来为安定中原立下汗马功劳，你自小受什么样的教导、秉承什么样的信念，我是知道的。”

“我们长孙家家训，先有民，再有国；先有国，才有君。比起来，大胤算什么？夏氏算什么？我和颐馨……又算什么呢？”喃喃低语，长孙斯远侧头看了外面远处的侍卫和长公主一眼，将那只白杨木小偶人提起，放到眼前，忽地一笑：“也该是时候了。”

“等一下！”鼎剑候的身子却一震，下意识地脱口，“或许还不至于如此——”

然而长孙斯远动手迅速，在那一句话还未完之时、已经将小偶人的手拧动，做了一个剧烈而凌厉的动作，往虚空中一刺。

在那一瞬间，鼎剑候全身一震，闭上了眼睛。

外面腾起了一声女子尖利的叫声，一片死寂，旋即又转为军士的大哗。

“长公主！长公主！”有无数宫女侍卫惊呼着，往某处扑过去。

公子舒夜血战方酣，眼里的杀气在绝境中烈烈燃烧，然而所有围攻的侍卫陡然间都停手了，震惊的看着同一个方向——一个童稚的声音冷冷响起，震慑了全场：“颐馨长公主作乱犯上，图谋不轨，竟欲谋刺亚父，特赐死——”

“小梵？”正在指挥着最后的围杀，心口被匕首一刀刺入。抱着的手颓然松开，颐馨长公主不可思议地看着怀里的弟弟，下意识的喃喃。她一松手、武泰帝便握着匕首直跌到了地上。孩子的脸色是木然的，在一刀刺死亲姐姐后也没有丝毫表情，只是一骨碌从地上站起，面对着无数聚集来的御林军，漠然举起手，继续开口：

“首恶已诛，协从罔治，所有人等放下武器，听从亚父号令，否则，均以谋反处置！”

颐馨长公主震惊地看着自己一手带大的弟弟，心口的血直流下来——她什么都防到了，却唯独忘了防最亲的弟弟！在这样险恶的动乱中，她一直将小梵带在身旁、便以为给了他最大的安全，却不妨自己居然从武泰帝手里接到了致命一刀！

然而看到孩子苍白的面容、木然念咒般的语气，她忽地明白了，小梵是被操纵了！她忍着心口剧痛，踉踉跄跄往前走，穿过空荡的大殿，抬起眼睛来往景合殿的院落里看去——那里，青衣的谋士靠在庭院廊下，仰头看着天空，手里却拿着那个白杨木的傀儡。

“是你……是你！”颐馨长公主忽地大笑起来，对着那个男子伸出手去，声音凄厉，“你发誓不负于我……为何…为何……”然而一句话未问完，再也支持不住，她踉跄倒地。

长公主骤然被皇上手刃，御林军一时间茫然无主，生怕担了叛乱的罪名，不敢再动刀兵；而明教这边由于教王还未到来、梅霓雅又带队去了法门寺，一时间也不知如何处理这种情况，只有剩余的菊花死士还在漠无表情地搏杀，大都已经四肢不全。

外面乱成一团，而景合殿内，鼎剑候却对着那个木然站立的孩子招了招手。

武泰帝失神地穿过纷乱的人群，慢慢走过大殿，走到了庭院里。

“亚父！”在走到庭院中时，仿佛控制忽然消失了，那个孩子不明白发生过什么，只看到鼎剑候睁开了一直闭着的眼睛，对他微笑招手，孩子喜悦地大喊一声，投入了亚父的怀抱。

鼎剑候微微磨娑着武泰帝的小脑袋，看着外面已经气绝身亡的颐馨长公主。

首恶已除，少帝在手。大局已定。

然而任凭局势如何纷乱，长孙斯远却一直不曾看向这边，只是自顾自地望着帝都秋日的天空，眼神澄澈。公子舒夜看着这个他一直都不曾看透过的男人，忽然明白：他一直抬仰头看天空，其实只是为了掩饰眼里渐涌的泪水。

那一瞬间，他忽然从心底发出了一声叹息。

鼎剑候抚摩着武泰帝的脑袋，许久，忽地开口：“舒夜，替我给长孙收敛遗容。”

公子舒夜霍然一惊，闪电般看向好友——什么意思？墨香要杀长孙斯远？

然而就在那一瞬间，他看到长孙斯远拿着木偶的手颓然滑落，整个人往旁边轻轻一侧，“长孙？”他讶然扶起青衣谋士，却发现他早已没了气息，面色淡定不动容，只有眼睛依然望着帝都秋日的天空，澄澈明亮，却看不到底。

这样的人，即使被斫下了头颅，眼神依然会澄澈如天空吧？

公子舒夜望着那个悄无声息就替自己选择死亡时机的人，不禁肃然，覆手轻轻阖上他的眼睑。这个刹那，长孙眼眶里一直不曾掉落的泪水，终于在他掌心里滑落。布置了这样一个杀局，利用那个无辨别力的孩子、将深爱的人诛杀；而此后鸟尽弓藏，也未必能见容于霸主——这个号称天下智计第一的谋士，已然心力交瘁，悄然为自己安排了最后的退路。

鼎剑候黯然低头，看着怀中痴痴笑着的武泰帝，喃喃：“若不是手里也握着最重要一张底牌，我如何能孤注一掷、将自己困在深宫？长孙早已想好、在帮我安定大局后，便要告不告而别了吧？”

他摸着怀中自幼疯疯傻傻的孩子，叹了口气：“不过这一年、险是险到了极处，但终究还是把朝野上所有心怀不轨的势力一网打尽了——以后，大约可以睡一个好觉了。”

公子舒夜看着墨香，恍然间竟有些陌生的感觉。

他终于明白了这个局的关键所在——就如探丸郎是摊在台面上的牌一样，自己也是一枚明着用来对付帝都势力的棋子。他的出现、牵制了所有的攻击力和注意力。然而，真正的必杀一击，却是从最难以令人预料的角度霍然发出！

外头局势微妙，然而少帝在手，挚友在侧，鼎剑候却神色不动。门外的所有侍卫，看到武泰帝落入了对方手中，也不敢再上前一步。

“都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，可哪里比得上这天下之争？——我不过是被逼到了这个地步，就下出了这一步。”鼎剑候长长叹息，看着悄然逝去的长孙斯远：“若不引出那些叛党、一网打尽，以后只怕终身不得安睡。我只能以自身为饵走这样一步险棋。”

鼎剑候苦笑着举起了自己的手，微微喟叹——腕脉上，筋肉萎缩、已然彻底残废。一年幽禁的折磨，已经让他那样精壮骠悍的男人都脱了形。以后，只怕除了勉强行走、再也不能发力做任何事情，一身惊人武艺也就此付诸东流。

只此一念，公子舒夜心中一痛，脱口：“若我当时能在侧，必不至于如此。”

鼎剑候拍着他的手背，安慰：“你有你的事情，怎好拖累？只是事急之时，除了你没有谁能号令我那一帮手下，所以才寻你回来。探丸郎……那帮孩子，如今也没有剩下的了吧？还有那三百菊花下的兄弟？”

公子舒夜默然，鼎剑候随之默然。许久，鼎剑候才道：“你们…可曾怀恨？”

白衣公子全身浴血，微微摇了摇头：“我知道，得到这个天下、是你毕生追逐的梦想。”

“好兄弟。”筋脉断绝的手拍在他肩膀上，却使不出半点力气。两人默然良久。

“罢了！一将功成万骨枯，成王败寇而已，”忽然间鼎剑候仰头大笑起来，“大丈夫生不能五鼎食，死则五鼎烹！舒夜，今后你我兄弟共享这天下。”

公子舒夜看着好友，没有说话——这一场生死搏杀下来，墨香身边的人都已经纷纷离他而去；而他自身又成了废人，就算权柄在握、也无法如同昔年那样握剑纵横西域。没有人比他更了解墨香，如今纵声大笑着的他、是在努力掩饰着内心的痛楚和失落吧？

在这个时候，他怎么可以说出他根本无意于天下大权的话来？

公子舒夜微笑了起来，拍拍他的肩膀：“说这些干吗？外头还乱糟糟呢——等处理完了再说吧！这次我是不敢再随便扔下你走了，非要你坐稳了天下才行。”

“不过，你终究还是要走的，是不是？”墨香却是低头，看着怀里的儿皇帝，笑了笑，“到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、和这个痴痴傻傻的孩子一起，孤零零地做劳什子皇帝。”

相交近二十年，感觉到墨香的手是前所未有的无力和衰弱，公子舒夜心头一酸，不由得脱口：“那好，我不走。留在你看得见的地方。”

墨香却看着血染白衣的兄弟，眼神里泛起了一种谅解和感激，忽地抬起筋肉萎缩的手，握住了公子舒夜的手腕：“我知道你志不在此，你喜欢江湖笑傲的生活。我不勉强你——从此后，我在江湖上建一座鼎剑阁、以你为武林皇帝，可好？你要找的沙曼华，天上地下，我都助你去找……你所有的梦，做兄弟的一定全部替你实现！”

沙曼华……那个名字在血肉纵横的修罗场里，恍如拂面清风。就如天下霸图是墨香的毕生追求，沙曼华也是他的梦想。他与他所追逐的梦几次擦肩而过、如今，怎可死在这个帝都？一念及此，公子舒夜霍然俯下身来，抓紧挚友的手：“趁着梅霓雅他们还在法门寺未回，我背你杀出去！”

墨香摇了摇头，缓缓道：“我已成废人，不复当年敦煌城下和你联剑的风光——你带着两个人，如何能杀出？我已全盘调停妥当，等会禁城外各地赶来的军队便要破城而入、替我诛杀叛逆——你扶着我、从地道返回紫宸殿，那里另外设有机关，可安然等待。”

公子舒夜扶着挚友起身，走向那个玉石莲花座下露出的地道。

十六、魂归

然而就在那个瞬间、忽然有一种奇异的光芒照彻了头顶的天空！仿佛天一下子黯下来，乌云四起，然而转瞬就有闪电下击，将整座禁城劈开——呼啸风起，庭院里的树木猎猎作响，景合殿外，最后一批死士倒下的地方，流满血的菊花残瓣纷扬而起，卷向虚空。

聚集在禁城内外血战的所有人，不约而同地抬头惊呼！

那样几可颠覆天地的力量交锋终于过去，天色只是一暗便重又放晴。五色旋风渐渐散开，花木枝叶零落，露出了风暴中心的两人。点足于天极殿屋檐上，白衣人收指、再也不看对手一眼，忽地如风般折身，掠下了重重高楼，直奔景合殿。

“风涯大祭司？”公子舒夜认出了来人，脱口惊呼。

鼎剑候亦为之一震——这，便是天下盛传的邪教顶尖高手、拜月教大祭司风涯？

那么如今还站在天极殿顶的人，应该就是与他齐名的明教教王、山中老人霍恩？

就在白衣祭司折身而返的刹那、禁城最高楼上站着的那个黑衣身影陡然一缩——那是极为诡异的变化。远远看去，那个人的躯体陡然间就萎缩下去！

“教王！”所有明教人马都惊呼起来，不自禁地掉头向天极殿奔去。

然而就在那一个刹那、那个蓦然萎缩的人形复又膨胀起来，在众人的惊呼中轰然碎裂、化为千百片四散开来！就宛如有极烈的火药在体内蓦然爆发，那个人转瞬就消失在空气里，只有零落的血雨洒在冲得最靠近的几名明教教徒身上。

弥漫着血腥味的空气中，一枚玄色的令符铮然落下——那是明教的圣火令。

“教王！”长老和教徒凝视着半空跌落的那一枚本教至宝，不可思议地惊呼——教王败了？那个似乎是无所不能的教王，居然败了！所有战意和杀气都在刹那间被瓦解殆尽。

在万众惊呼声里，风涯大祭司已经掠入了景合殿，轻如无物地落在庭院里。那一袭白衣依然片尘不染，额环下的眼睛却更深了，那种碧色隐隐透出某种不祥的死灰来。然而这个“非人”之人身上带着的超越凡世极限的力量，一瞬间将庭内两个人都镇住。即便是翻覆天下的鼎剑候，都怔怔看着这个拜月教祭司说不出话来。

风涯看了一眼已死的长孙斯远，眼神不变，只是对着公子舒夜伸出手来，微微一笑：“我应做的已经做完……我们走吧，你也该回月宫去找沙曼华了。”

祭司带着鼎剑候和公子舒夜扬长远去，一路上仿佛被某种力量震慑、居然没有人敢动手。大内侍卫顾忌着皇上的安危，不敢有异动；有明教弟子发怒欲狂地扑上去，想要为教王复仇、然而风涯只是一挥手，半空中仿佛有看不见的利刃斩去，立刻将那些人拦腰斩为两截！

从法门寺赶来的梅霓雅看到这般骇人的力量，立刻喝令教徒后退，声音第一次因为惊怖而发抖。在风涯祭司前进的方向上，所有明教教徒和御林军死死盯着他、却如潮水般纷纷下意识地退开。

——连明教的教王都在他手下化为齑粉，当世、有谁敢撄其锋芒？

看到了门口那一尊巨大的金盘承露铜仙人像，知道是终于走出了九死一生的禁城。到了外头，便能看到各地来勤王的军队前哨——

那一刹间，公子舒夜长长舒了口气，放开了手心已经浸满了冷汗的墨魂剑。抬头，已经是新月悬空。这一日长的如同一百年，无数的厮杀较量已经如风掠过。背上墨香也在同时吐了口气，对着当先的白衣祭司缓缓开口：“多谢。”

“外面应该有人接应吧？”风涯祭司一笑，“我也只能送到这里了。”

公子舒夜和鼎剑候忽然间都听到了奇怪的嗑嗑声，仿佛有什么在寸寸断裂开来！那声音是从祭司的白衣下发出的，他全身的骨骼如同枯木遇火，发出毁灭前脆弱之极的声音。

两人同时变了脸色，脱口惊呼：“风涯大祭司！”

“是时候了。”竟然说了一句和长孙斯远临终前一模一样的话，白衣祭司抬头望了望帝都上空出现的新月，眼神变得平静而辽远：“记得

送我回南疆。”一语未落，他忽地一拂衣襟，折身掠上了金盘承露铜仙人像，在掌中那个巨大的金盘上缓缓盘膝而坐，一手向天、一手垂地。白衣沐浴着月华，天地间仿佛一切都安静下去。

公子舒夜和鼎剑候猛然间屏息，只觉有一种光华从这个躯体里四射而出，散入月下。

“他死了么？”只有武泰帝觉得好玩，咯咯笑，“他坐在那个大人的手心里死了？”

帝都的新月挂在天际，柔和皎洁的光芒照亮了铁幕般的夜。人生代代无穷已，明月年年只相似。风行风止，云起云灭，一代传奇就在此阖然长逝。

鼎剑候和公子舒夜对视一眼，忽然觉得心中空荡，只觉天地茫茫、竟不知所为。

“武泰帝二年，秋，长公主颐馨暗许割地，勾结回纥明教谋刺摄政王。因公子舒夜归来，兼有异人相助，事遂败。帝赐其姊死，侍摄政王如故。”

——《胤书·武泰帝本记》

次年，鼎剑候将心智不全的少帝废黜，代胤自立，改国号为靖，是为靖太祖。太祖即位后在中原清扫了明教势力，月圣女梅霓雅被迫带着残余教徒离开帝都长安、回归西域。太祖随即派兵西援敦煌，为敦煌城主高连城解除回纥围城之困，将重新丝路握入掌中。同时派兵西击回纥，深入大漠三千里，杀敌十万，生擒多罕可汗，从此回纥远避，不复为患。

天下大定之时，王弟公子舒夜不愿接受任何官爵，坚决请辞。

太祖皇帝知不可勉强，赐佩剑“墨魂”与王弟高舒夜，令人在洛阳建鼎剑阁，搜罗武林至宝密集于其中，将昔日所有武林势力转于其麾下，以公子舒夜为武林之皇，尽掌朝堂之下草野江湖势力。公子舒夜知太祖不欲己离去，乃以此做挽留，终于勉为其难接受。

然而居不到一月，便扶柩去往起行苗疆，太祖不能阻拦，叹息而已，只约下了归期。

再度回到苗疆已经是次年秋，又是曼珠沙华怒放的时节。

显然是早已料到风涯必死，昀息已自行继位为新祭司，此刻率众打开月宫大门、迎接帝都派来进行册封大典的王弟。那个隐忍狠厉的少年，依然保持着表面的明朗率真，在接受了长安帝都赐予的大理王封号后，在席间和帝都使者谈笑甚欢，恍如昨日种种从未发生。

只有在将风涯祭司遗体安葬沉入水底之时，才在眉间有了一丝的沉痛和茫然。

公子舒夜却已然心如飞箭，不等此行结束，便提出要见拜月教主。

昀息祭司无语，面色似乎有不舍，然而看着大理王的玉玺和圣旨，似在权欲之间做了一番取舍。许久，才开口：“我可以带你去看她。但有一事，不知如何对你说才好……其实就在你和师傅离开月宫那一日，她脑后金针之伤复发——”

手中玉盏砰然落地碎裂，公子舒夜抬头震惊地看着昀息——他要说什么？他要说什么！难道他要说…沙曼华那一日就死了？！他说不出话来，只定定看着那个少年祭司，感觉心里一层层冰出来。然而听得昀息开口，说出底下的话来——

“我破颅释血、费了三日才救得她活。”

公子舒夜再也忍不住，喜极而呼，然而不等他站起，昀息却抬起手，点了点自己的后脑，眼里是沉沉的碧色，缓缓继续：“可是，这里……已经坏掉了。”

祭司看着呆住的帝都贵客，眼里有一丝隐秘的笑，起身：“我带你去看她。”一边走，昀息一边开口：“若她认不得你，也莫要奇怪——她现在就像个刚出生的孩子，什么都不知道。她也未必肯跟你回去。”

公子舒夜失神地站在原地，许久才跟了上去。

圣湖旁看到沙曼华的时候，正是夕阳西下的时候，湖上波光离合，宛如梦幻。

他忽然被那样璀璨的光与影炫住了眼睛，居然不敢上前。

湖畔如火的曼珠沙华中，一个白衣的女子坐在花丛中，倚靠着身侧的一只雪白狮子，正专心致志地编织着一顶花冠，眼神专注而单

纯，似乎外界一切都到不了她心头半分。她编了一只花冠，轻轻扔到水面上，定定注视着湖水下新安放好的灵柩，眼里无声的滑落泪水。

她为何哭？若是全忘了，为何她还为这个先代祭司落泪？

“阿曼。”昀息在杪椌树下驻足，用一个陌生的称呼、唤了那个人一声。

白衣女子闻声抬头，泪痕犹在，然而看到来人，却忽地绽放出一个令人目眩的笑容来：“昀息！”宛如孩子般，她从地上一跃而起，双手捧着另一顶花冠，沿着湖水向这边奔来，白狮甩着尾巴跟在她身后，也是欢欣雀跃——这一年来，飞光显然和主人一样，认可和依赖着这个月宫的新主人。

公子舒夜站在一旁的杪椌树下，看着她笑着向昀息奔去，那一瞬间，刺痛如一支呼啸响箭穿过心脏——她没有认出他来？她居然没有认出他来？

他想开口，想唤她，然而衬着夕阳湖光的白衣女子宛如虚幻——那样的笑容和雀跃、竟是他十几年前在昆仑雪域才见过的那种：那一年，他十六，她十五。昆仑。大光明宫。修罗场——那样险恶艰难的生存环境里，纯如初雪的年纪和爱恋。

那是多么遥远的岁月……遥远到、连他这个不曾失忆的人都已经模糊。

“昀息！”白衣女子直奔杪椌树下，笑容纯净如初雪，踮起脚高高举起花冠。

仿佛习惯了这样的相处，昀息微笑着弯下腰去，带着一种对孩子似的宠溺。只有对这样失忆的、孩子般的沙曼华，这个阴郁的灰色少年才会有这种全然不设防的笑容吧？

然而就在那一瞬间，女子的目光触及了树下远远观望着这边的公子舒夜，笑容忽地凝固。她张了张口。那一瞬间他的心几乎跳跃而出，只盼她如往日般宛转一笑，轻盈唤出他的名字——舒夜，舒夜。

然而，她终究未能叫出那个随着血一起流出了脑海的名字，只是怔怔站在那里。

那样咫尺的相望，却在一分一秒中让血都冷了下去——忘了么？终究还是这样全数忘记？

过了片刻，她仿佛再也不去费力寻思什么，只是微微一侧头、对着他嫣然一笑，便轻盈地跃到了他面前。“给你。”她笑着踮起脚，将火焰的冠冕戴在他的发上。她唇间温暖清静的气息吹拂在他的脸颊上，笑容清澈见底，毫无矫情犹豫：“你是谁？我喜欢你。”

公子舒夜和昀息都惊住，一时间竟说不出话来。十四年了。从昆仑到敦煌，从西域到南疆，再从帝都到这里——多少聚散离合、枯荣起落如洪流般将所有一浪浪冲刷而去，浮华过眼、锦绣成灰，唯独剩下的、便是眼前这张纯净如雪的笑颜。无论成败起落，始终不变。

沙曼华、沙曼华呵！

定定看着穿越了数十年风霜的清净笑靥，他霍然伸出手，揽住了这个纯白如雪的女子，用尽全力地抱紧。她欢喜地笑了一声，便倒入了他怀里。公子舒夜将头埋在她的发间、天空地闻着梦里萦绕了多年的熟悉香味，蓦然爆发出一声啜泣。

桫欂树下，昀息祭司脸色苍白，眼里锋芒凌厉，手指几度收紧又放开。然而仿佛顾忌着什么，却始终没有做出任何举动。费了多少心思，才得来今日在苗疆的至尊地位，他怎能因不舍沙曼华、而将这个帝都来的王弟得罪？

虽然那样纯白明亮的灵魂、令他感到难得的温暖——然而，他又怎能放弃到手的一切。

“内心什么也没有的你，将何以为继啊.....”不知为何，在作出取舍的一刹，内心里忽然回响起风涯师傅生前那句深远的叹息。

一直不畏天地鬼神的少年祭司忽然感觉到了某种不祥的意味，霍然站住身子，将手按在额心月魄宝石上，肩膀微微颤抖，似是硬生生压住了内心某种濒临破裂失衡的情绪。

沉默良久，新任祭司霍然拂袖而去，留下了那一对久别重逢的恋人。

靖太祖二年，王弟携拜月教主沙曼华从南疆归来，帝都轰动。

靖太祖亲自主持了婚典。宝马雕车、火树银花，盛况一时无两。婚礼上，男方的傧相是敦煌赶来的城主高连城；而女方身份也是显

贵，不仅嫁奁丰厚——亲自来中原帝都送她出阁的、竟是新封的大理王。

出阁礼成，青庐人定。公子舒夜坐在榻边，定定看了盛装的新娘良久，竟是不敢出声。

外面的天空被烟火映得光影变幻，街上传来帝都百姓的欢呼声。满室堆着各方送来的珍宝贺礼，壁上还挂着御赐的墨魂剑，仿佛见证着这十几年风云激荡的往事——公子舒夜只觉一切恍如梦境，用嵌着宝石的金杖挑起新嫁娘的珍珠面幕，双手竟微微颤抖。灯下丽人笑靥盈盈，清澈纯白，瞬间照亮了他的眼眸。

从别后，忆相逢，几回魂梦与君同。今宵试把银缸照，相见犹疑是梦中。

“沙曼华……沙曼华。”他轻触着她清浅温暖的笑颜，不断低唤她的名字，直到确认眼前的人并非虚幻，终于如释重负地大笑起来——

贵逼人来不自由，龙骧凤翥势难收。

满堂花醉三千客，一剑光寒十四州！

今夕，海上升明月，天涯共此时。多少的风霜困苦，终消融在一夜奢华狂欢中。

以后的年年岁岁，鼎剑阁上望出去，副都洛阳都是繁花似锦。白衣女子摘了牡丹，在花丛中回首展颜一笑。看到那样清静澄澈的笑容，倚楼远眺的公子舒夜便有一种几近不真实的恍惚感——

终得了这一日么？待浮花浪蕊俱尽，伴君幽独。

“将军谈笑弯弓，秦王一怒击缶。

□“天下谁与付吴钩？遍示群雄束手。

□□“昔时寇，尽王侯，空弦断翎何所求？

□□“铁马秋风人去后，书剑寂寥枉凝眸。

□□“昔有朝歌夜弦之高楼，上有倾城倾国之舞袖，

□□“燕赵少年游侠儿，横行须就金樽酒，

□□“金樽酒，弃尽愁！

□□“愁尽弃，新曲且莫唱别离。□□□□

□□“当时谁家女，顾盼有相逢？中间留连意，画楼几万重。

□□“十步杀一人，慷慨在秦宫。泠泠不肯弹，翩跹影惊鸿。”

□□“奈何江山生倥偬，死生知己两峥嵘。”

□□“宝刀歌哭弹指梦，云雨纵横覆手空。”

□□“凭栏无语言，低昂漫三弄：问英雄、谁是英雄？”